

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三

031. 卷三

復次，阿難！云何六入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？

前邊所講的是五陰，這個五陰：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五種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的表現。

現在佛又叫阿難！說，「復次阿難，云何六入本如來藏」：怎麼說這個六入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這都是如來藏性呢？就像下邊這六入，分別解釋這個六入，為什麼六入是如來藏性？

阿難！即彼目睛，瞪發勞者，兼目與勞，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。

佛啊，叫「阿難」：說阿難呢！「即彼目睛啊」：就是在前邊所說的這個目睛；這個眼目啊，看虛空，看的就「瞪發勞者」：這個眼睛，它瞪，久而久之，它就生出一種疲勞來。「兼目與勞」：這個兼呢，兼全這個目，和這個勞，這兩種啊，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」：這兩種的表現呢，這都是不離開這菩提瞪發勞相；在這個真性菩提裏邊呢，生出一種勞相。

因於明、暗二種妄塵，發見居中，吸此塵象，名為見性。此見離彼明暗二塵，畢竟無體。

為什麼我說這是菩提真性，菩提心裏頭的瞪發勞相呢？阿難，你要知道，「因於明暗」：因為藉著啊，明、暗這兩種的色相，這個明和暗兩種色相。「二種妄塵」：這兩種呢，這明、暗，這兩種也都是虛妄的一種前塵的境界。「發見居中啊」：那麼有這種虛妄的境界了，所以其中就發生一個這個見，這個見性。

「吸此塵象」：這個「見」，在吸收，吸收啊，這個前塵這種的形象。「名為見性」：這個叫一個見的體性。這個見性啊，不是我們禪宗講明心見性這個見性；這個見性呢，就是看見的這種體性。那麼明心見性這個見性呢，就是「明自本心，見自本性」，那個見性啊，是見到自己本有的這種佛性了。這個見性呢，只是一個見的性，而不是那個明心見性，那個見性。

「此見離彼」：這個見性啊，離開那種啊，「明暗二塵」：明的塵和暗的

塵，「畢竟無體」：它沒有實體，畢竟啊，是究竟它沒有一種實體，沒有實在的一個東西。

如是阿難！當知是見，非明暗來，非於根出，不於空生。

「如是」：阿難呢，你「當知是見」：你應該呀，知道這個見性的「見」，「非明暗來」：不是從明來的，也不是從暗裏邊生出來的；「非於根出」：也不是從這個眼根生出來的；「不於空生」：也不是在這空裏邊生出來的。

何以故？若從明來，暗即隨滅，應非見暗；若從暗來，明即隨滅，應無見明；

什麼緣故呢？阿難，啊，假設這個見性啊，若是從這個「明」，這個塵來的，啊，「暗即隨滅」：那麼明暗這兩種塵呢，是不能並立的，明來則暗去，暗來則明去，明暗不能並立的。你若說它是從明來的，啊，暗即隨滅，這個暗就滅了，沒有，不可以有暗的，「應非見暗」：那麼這個見呢，這個見性就不應該呀，再看見這個暗的東西。

那麼明去了，這個暗這個見，也可以看見暗，那麼這也不是從明來，也不是從暗來，「若從暗來，明即隨滅」：假設這個見性是從暗那種塵生出來的，那麼「明」也就不應該有了，明即隨滅；「應無見明」：那麼應該呀，也見不著這明的景象了。

若從根生，必無明暗，如是見精，本無自性；

你若說這個見呢，是從眼根生出來的，「必無明暗」：因為這個你從眼根生出來的，就沒有明和暗這兩種塵相。「如是見精啊」：你若像這樣子說法，這個見精啊，「本無自性啊」：它也沒有一個自己的體性，你若從根出；所以也不是從根生出來的。

若於空出，前矚塵象，歸當見根，又空自觀，何關汝入？

如果你說這個見精啊，是從空裏邊生出來的，「前矚塵象」：像前邊它能看見這個塵相；那麼這個「見」它若回來的時候，「歸當見根」：回來的時候也應該看見自己的眼睛才對。它向前能看，那麼回來，怎麼就不能看了呢？也沒有什麼東西擋著，為什麼就看不見自己的眼睛了呢？

「又空自觀」：又者，你若說它從空生出來的，那空自觀空，空，它自己

看它自己，「何關汝入」：這與你阿難自己的本心也沒有關連呢！你這個入不入，關空什麼事呢？所以這也不是從空生出來的。

是故當知，眼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阿難你應該知道，這個「眼入啊」：這個六入，第一個是眼入，就是眼根，那麼這也是一種虛妄而生，虛妄而滅，「本非因緣」：也不是由因緣生，也不是由因緣滅的；也不是由自然生，也不是由自然那來的，這個它的來處，都是從如來藏那裏邊生出來的。

阿難！譬如有人，以兩手指，急塞其耳，耳根勞故，頭中作聲，兼耳與勞，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。

現在講這個耳入。

阿難！比方有這麼一個人，這是根本沒有這個人呢，這樣子來開玩笑的；佛呢，就假設有這麼一個人；有這麼一個人怎麼樣呢？「以兩手指」：用兩個手的指頭，手指頭，「急塞其耳」：用手指頭啊，把自己這個耳朵堵上。

「耳根勞故」：你堵的時間久了，外邊的聲音聽不見，聽不見外邊的聲音；可是啊，裏邊呢，它作了怪了！裏邊有聲音出了；我們聽聲音都是聽外邊的，啊，現在你給把耳朵堵上啊，這耳根它外邊聽不見了，它聽裏邊的聲音，裏邊有什麼聲呢？

「頭中作聲啊」：因為你把耳朵堵上了，塞住了，耳根呢，久而久之它外邊聽不見了，它也好像你這個人總在一個房裏頭不出去，不到外邊看一看，所以呀，時間久了，就覺得好悶，就要到外邊去散散步，跑一跑，哎！這跑一跑，這耳朵它是在外邊聽慣了，你這回不叫它聽了，它就堵上，總而它聽不見了，這回它聽裏邊；頭中作聲，頭中啊，頭裏邊呢，有聲音了。

什麼聲音呢？什麼聲音，你試一試就知道了，自己呀，試一試，你堵它兩天，你看看它都聽到什麼聲音？然後你再就知道了，所以現在我不講這個聽見什麼聲音？「兼耳與勞啊」：這種的勞的相發生出來，由耳朵啊，和這個勞，兩兼著，這種的勞相啊，「同是菩提呀」：同是啊，這如來藏裏邊的這個真性菩提，真性菩提；「瞪發勞相」：這是真性菩提，由這個一念的無明生出妄來，然後才變成在耳根上啊，有這種的作用。

因於動、靜二種妄塵，發聞居中，吸此塵象，名聽聞性。此聞離彼動靜二塵，畢竟無體。

這個因為藉著啊，這個動和靜這兩種的妄塵，這兩種的這種的妄塵呢，所以「發聞居中」：這其中啊，就發生一種聞性在這裏邊。「吸此塵象」：這個動靜，這兩種妄塵，由這個耳朵裏頭又發出一種聞的性；這種聞性，吸收，好像那個吸鐵石啊，吸鐵似的，這個吸收啊，這個聽覺啊，也是有這種意思，所以叫「吸」。吸此塵象，這吸，這種塵相啊，都是不清淨的，謂之「塵」。

我們為什麼自性裏有染污？我告訴你們，就是眼睛看東西，這也吸塵相，不潔淨；耳朵聽東西，聽什麼聲音，這也吸塵相，也吸的一些個不清淨東西。我們本來自性是清淨的，沒有染污的，因為呀，吸收外邊這一些個塵境，所以自性裏邊呢，就變成有染污了，這吸收。

不要說旁的，就由這個「吸」字啊，中國人叫這個抽香菸，就叫吸煙，這吸煙那麼「嘶」，這一吸呀，把那個煙都吸到肚裏頭去；煙到肚裏頭啊，那肚裏頭啊，你看不見的，因為在肚子裏邊呢，你看不見。你吸菸的人呢，那個喉嚨啊，那個腸子裏邊呢，都有煙油漬，就好像那個煙囪啊，那個煙囪，你沒看，有那黑，黑的那個煙油漬啊；你若吸煙的人呢，你的肚裏頭也都有煙油漬。

不過你不能，沒有開刀開開看，所以你那個，甚至於這個腸子啊，喉嚨啊，都變了那個煙油漬那個色了，你也不知道！這就是吸塵呢，這吸此塵相啊，也就是這種道理。因為你吸收外邊的塵象呢，你看不見；但是對你自性上啊，都有那種油漬，有那種啊，染污的東西了，就是不光明了，遮住了。

所以那個神秀說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休使惹塵埃」。這個偈頌啊，本來說的也很好的；不過它是，不是見性的話；在沒見性啊，之前，是一個修道的位子，說修，這個時候在修道，修道啊，也就好像擦那個鏡子似的；擦這個鏡子，擦來擦去，它就光亮；這修道的人呢，就好像那個抹這個鏡子上的塵似的，這是神秀啊，他說這個偈頌。

跟六祖大師說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那是什麼事情都辦好了，修道已經證果了；所以證果之後，這些工作都不需要做了。那麼一般的人呢，就說，喔，六祖大師這個偈頌啊，說的好；神秀那個就說的不好；其實兩個偈子啊，是一樣好，都好；明白佛法的，

一切法都是佛法；不明白佛法，你說出佛法，他也不覺得是佛法。所以這個地方啊，就要認真呢，研究一下；你明白這個道理了，所以呀，一切道理都可以明白了。

「名聽聞性」：這種啊，由這個耳根吸收這種塵境，這叫啊，聽聞性，這個名字就叫一個聽聞的體性。「此聞離彼」：這個聞性啊，若離開彼，離開那個動、靜二塵，這個動的塵，和靜的塵，「畢竟無體呀」：它沒有自體的，畢竟沒有自體的，它沒有體性。

如是阿難！當知是聞，非動靜來，非於根出，不於空生。

「如是」：像上邊所說這個同是菩提瞪發勞相這種的情形，阿難你應該知道，這種的聞性啊，「非動靜來」：不是從動、靜，而生出的聞性；也不是從這個耳根裏生出來的聞性；「不於空生」：也不是從這個空間裏邊生出來的這種聞性。

何以故？若從靜來，動即隨滅，應非聞動；若從動來，靜即隨滅，應無覺靜；

「何以故，若從靜來」：還是像前邊那個意思差不多，不過我們人不要嫌麻煩，這個道理呀，是要詳細說，佛，把它詳詳細細的顯示出來，這個六根呢，這種境界。

啊，若從靜來，「動即隨滅」：若是從這個靜中來的這個聞性啊，那個動的時候，就應該隨滅，就滅了，沒有這個聞性了；那麼它在靜的時候有聞性，在動的時候也有聞性，所以呀，這「應非聞動啊」：你在這個動既然滅了，這個動聲音也聽不見了。

「若從動來」：如果這個聲音，聞性是從這個動中來的，啊，「靜即隨滅」：靜也就沒有了。啊，「應無覺靜」，也不知道應該呀，不知道啊，有靜的相，若是從動中來，就不知道有靜的相；從靜中來，就不知道，不應該知道有動的相；所以呀，這個聞性啊，不是從動、靜，這兩種的塵相生出來的。

若從根生，

若從這個耳根生出來的，必無動靜啊。

必無動靜，如是聞體，本無自性；

若從這個耳根生出來的，必無動靜啊；你這個動、靜啊，這兩種的塵呢，也就沒有了，「如是聞體」：好像上邊所說這個「聞」的體性啊，「本無自性」：為什麼呢？它若是有體的時候，就應該有一個體性；現在這個聞性啊，你也找不著它的體性。

若於空出，

「若於空出」：若從這個空間裏邊出來的。

有聞成性，即非虛空，又空自聞，何關汝入？

若是啊，這個聞性從空間裏邊發生出來，「有聞成性，即非虛空」：空它是沒有知覺的，是個無知無識的，這叫「空」；如果這空若有一種聞性的話，空若有一種聞性，即非虛空，這就不叫虛空了；這是，不是從虛空來的。「又空自聞」：這空啊，你就算它從虛空生出來的這個聞性，「何關汝入呢」：這與你也沒有什麼關連呢，與你這個人呢，沒有關係的，風馬牛不相及的。

是故當知，耳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「是故當知」：因為這個，你應該要知道，啊，「耳入虛妄」：這個耳啊，入，也是一種虛妄的，這種聞性虛妄的。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：本來也不是因緣所生，也不是自然所生。

阿難！譬如有人，急畜其鼻，畜久成勞，則於鼻中，聞有冷觸；因觸分別通、塞、虛、實，如是乃至諸香臭氣，兼鼻與勞，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。

前邊把「眼、耳」這兩種「入」，解釋已竟，現在講這個「鼻入」。

「阿難」：釋迦牟尼佛啊，叫一聲阿難，這叫阿難的意思呢，就是叫這個阿難特別注意，我給你講的道理，你要特別注意聽。

「譬如有人呢」：比方有這麼一個人，這麼一個人幹什麼呢？他沒有事幹，沒有事幹呢，自己和自己呀，來開玩笑；怎麼樣開玩笑呢？就是啊，「急畜其鼻呀」：怎麼叫畜鼻呢？就這樣（上人示範吸鼻），這麼畜鼻，這叫畜鼻，往裏抽氣，往裏縮氣，這鼻子聞，若有事情它這麼聞一聞呢；

但是這個急畜其鼻，啊，他啊，不但急，而且啊，還時間久，急畜其鼻，時間也久。

啊，「畜久成勞」：畜久啊，你別看向裏抽氣呀，向裏抽氣，你抽的時間久了，也覺得疲倦，這個鼻子，也疲倦了；疲倦了，啊，就有了一種的妄想，這鼻子也生出妄想。生什麼妄想呢？啊，「則於鼻中啊」：因為你畜氣畜久，它覺得疲倦了，它就打妄想了；打妄想，打什麼妄想呢？它也大約想，啊，休息休息了；可是啊，這個人不叫它休息，不叫它休息啊，於是乎啊，它就有了感觸了；有了什麼感觸呢？就有的，「聞有冷觸」：這個畜氣呀，這個氣呀，它覺得涼了、凍了，非常的寒冷的。

「因觸分別呀」：在這個氣的寒冷之中啊，有這一種氣到鼻孔裏邊這種觸覺啊，這種觸覺，它生出一種分別心。分別什麼呢？啊，它說，分別「通啊，塞」：我的鼻孔通氣啊，啊，是不通氣呢？或者左鼻孔通氣，右鼻孔不通氣；或者右鼻孔通氣，左鼻孔不通氣，他就分別上來了。

啊，你說沒有事情，他就找事情來幹，就生出來這麼多的分別心。「虛、實」：虛，怎麼叫虛呢？這個通，就是啊，虛；這個塞，就是實；他覺得，啊，這我現在鼻孔啊，是不是傷風了，不通氣了？有這種分別心。

「如是乃至啊」：像這樣子的，「諸香臭(丁一又、)氣」：這個臭氣呀，就是臭(彳又、)氣；這個臭氣呀，怎麼叫個臭呢？自大，自己呀，看著自己很大的，這就唸個臭字，所以說，「自大是個臭」。你怎麼叫臭呢？有的人或者不懂，不知道什麼叫臭？什麼叫香？香，他也不知道；臭，他也不知道。

我告訴你，你把那個魚呀，放到那個地方，也不要理牠，時間久了，牠就臭了；臭的時候啊，就生了蟲了，生了蟲，那時候啊，啊，這魚本來是好吃的東西，生蟲之後，再給你吃，你也不願意吃；你一想牠那個味道，啊，不要說吃啊，一想，就要作嘔了，就要吐了。

這也好像啊，那個說酸梅呀，這口裏就生水了一樣；啊，你想站那個萬丈懸崖上邊，喔，這個腳心就發軟了，就酸了，一個樣道理。啊，你若想這個臭的東西呀，就要作嘔，就要吐了，吃的什麼東西，都要吐出來。

你很奇怪的，這上海人呢，他專門呢，歡喜吃臭的，歡喜吃臭豆腐；啊，那個臭豆腐啊，上海人呢，或者，我知道我認識很多上海人，那個臭豆腐臭，臭的就和廁所那個屎，那個味道一樣一樣的，喔，他歡喜吃那個東西，

啊，你說奇怪不奇怪呢？真的，這個我不是罵上海人，不是說上海人，真是這樣子。

還有我到普陀山呢，普陀山那個法雨寺，和普濟寺，專門吃什麼呢？專門吃那個臭的甘蔗，甘蔗啊，就是做糖那個甘蔗；他把它不知怎麼樣弄的？弄的那個味道啊，臭的不得了！我到那個地方啊，本來我不選擇食的，我什麼東西，好的，不好的，一樣吃，我對這個吃東西上，這個分別心呢，這個識啊，還不用它。

那麼但是那個甘蔗臭的也很不容易吃的，很不容易吃；但是那個地方的人呢，他一定要吃那個臭東西不可，這就是各有所好，各有所好。那麼，哎，他好那個東西，你想不給他吃，他認為你虐待他。好像，啊，這個世界上啊，有很多種的東西，歡喜吃很多種的味道，所以呢，這是每一個地方人的性質不同的。

「諸香臭氣」：香和臭，主要啊，我方才講不是嘛，這個臭啊，不管它，你總而言之不要自己大，自己看著自己很大，那就臭了！那比那個臭魚呀，比那個臭屎都臭的！就沒有人敢近你了，喔，你那麼大嘛！你那麼大誰還，誰也不敢接近的；為什麼不敢接近你？不是說你大，他不敢接近你了，因為變成臭了，所以就沒有人敢親近你了。

「兼鼻與勞」：這個鼻子，這種啊，入，和這個勞，「同是菩提呀」：這都是那個真性菩提這個表現。「瞪發勞相」：這是那個真性菩提的瞪發勞相，現出來這種的境界。所以呢，這個鼻入啊，的道理就這樣子。

因於通、塞二種妄塵，發聞居中，吸此塵象，名鼻(丁一又、)聞性。此聞離彼通塞二塵，畢竟無體。

這一段文呢，是說這個鼻入啊，沒有體性。

「因於通塞二種妄塵」：它依著，因為有通，和塞，這兩種的妄想，所現出來的塵，這種啊，不清淨的東西；「發聞居中」：這其間呢，就發生一種的聞性。這個聞性，不是耳朵聞的那個聞，這個就是一種「鼻聞性」，鼻聞性啊，就是這麼用鼻子這麼聞，居中。

「吸此塵象啊」：因為這個鼻聞性啊，在吸收啊，這個通和塞，這兩種的塵相；「名鼻聞性」：這個呢，就是叫鼻聞性。這個鼻聞性啊，也不是反聞聞自性，那個聞性，不是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，觀音菩薩祂反聞聞

自性，聽自己的這個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，祂啊，得到耳根圓通。

這個聞性呢，就是啊，聽聞那個性，能聽聞那個性，不是自己這個性，是那個聞性。

「此聞離彼呀」：這個聞性啊，離開彼；彼，就是通、塞，這兩種二塵；這個通和塞這兩種的塵境，前塵，離開這兩種前塵的話，「畢竟無體」：它啊，根本就沒有一個體，沒有一個體性，自己沒有體。

當知是聞，非通塞來，非於根出，不於空生。

這還和前邊呢，那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你應該知道，阿難！啊，這種的鼻聞性啊，不是從這個通、塞，而有的這個聞性；也不是啊，從你這個鼻根呢，而生出這種聞性；也不是從虛空裏生出來的。啊，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呢？我也不知道？

何以故？若從通來，塞則聞滅，云何知塞？如因塞有，通則無聞，云何發明香臭等觸？

「何以故呢」：什麼原因呢？什麼道理呀？我說它不是從通塞和這根，或者虛空來的呢？我給你講一講啊，你聽一聽，「若從通來」：假設這個聞性是從通來的話，「塞則聞滅」：這個塞，從通來的，通和塞正是相反呢，那麼塞就不會有聞性的，塞這個聞性就會滅。「云何知塞」：既然塞的聞性沒有了，你怎麼又會知道有塞呢？

「如因塞有」：假設這種聞性是因為塞而有的這種聞性，「通則無聞」：這個通，就不會聞到這種聞性了。怎麼通也可以聞？塞也可以聞？這也不是從通來的，也不是從塞來的，這種聞性，這是啊，你應該明白了，「云何發明香，臭等觸」：既然這個通和塞都不是，那怎麼又發明的這個香，和這個臭的這種觸覺呢？

若從根生，必無通塞，如是聞機，本無自性。

「若從根生」：若從這個鼻生出來的，「必無通塞」：也啊，與這個通、塞也沒有關係了，「如是聞機呀」：這種的聞的機能啊，「本無自性」：講來講去，它也是沒有自性的。

若從空出，

「若從空出」：這個聞性如果從空出的。

是聞自當迴鼻汝鼻：空自有聞，何關汝入？

你若說這種聞性是從虛空裏出來的話，「是聞自當迴鼻汝鼻」：這個聞性啊，應該呀，在虛空出來這個聞性，它應該先聞你這個鼻子，又可以返回來呀，聞自己的鼻子。「空自有聞」：又者，有一個說法，那空它有聞，就算這個聞性是從空那來的，「何關汝入」：與你這種啊，鼻入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你想一想看，是有沒有這個道理呢？啊，沒有這個道理呀！

是故當知，鼻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「是故當知」：因為這個，你就應該知道，所以呀，然的道理。「鼻入虛妄啊」：這個鼻根生出這種鼻聞的這種能力呀，也是一種虛妄不實的，啊，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：本來不屬於因緣所生法，本來也不是一種自然生成的。

那麼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啊，我前邊不講過嘛，啊，**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都不出這個如來藏妙真如性**，這一些個技能，和它的知覺，都是在如來藏妙真如性裏生出來的。

因為一念無明，而生出種種的妄見，妄相，生出這個見分和相分，見，就是所看見的，這見分；相分，就是啊，有形相的；這都是由一念的無明，這個妄想心所造成的。

阿難！譬如有人，以舌舐(尸、丿)吻，熟舐令勞；其人若病，則有苦味；無病之人，微有甜觸。由甜與苦，顯此舌根，不動之時，淡性常在，兼舌與勞，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。

在沒有聽經啊，之前，我們自己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天天呢，和它在一起；但是天天也不知道它的來源，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孰不知啊，在如來藏裏頭啊，這麼多的東西在裏頭裝著。你說那如來藏是有多大呢？可以裝的這麼多東西。

這個如來藏啊，比什麼都大，所以才什麼都能裝；如果它要是啊，不比什麼都大的話，它就裝不了這麼多的東西，你說，這麼多東西放到什麼地方？

啊！你分類，你分開一類一類，你有你的眼入，他有他的眼入，你有你的耳入，他有他的耳入，你有你的鼻入，他有他的鼻入，你有你的舌入，他有他的舌入；你說這個每一個人若是參雜濫，參到一起，那你說，他用的時候怎麼樣再用呢？如果不參到一起，分開，一個人放一個地方，這個地方要多，要大，是不是啊！你就不要說每一個人，你就人與人呢，放到一起，這恐怕也沒有地方裝；這如來藏啊，所以我說，這個如來藏啊，比什麼都大，所以它什麼都能裝，無所不容。

我們現在都在什麼地方？都在如來藏裏邊，在如來藏裏邊。說，我們沒看見如來藏是個什麼樣子的？唉，你天天看見，你不認識！你天天呢，日用、行為，都在如來藏裏邊；你眼睛所看見，耳朵所聽到的，什麼一切一切，都是在如來藏裏邊，你不知道如來藏是個什麼樣子？

中國有那麼一句話，說：「不見廬山真面目」，沒有看見廬山是個什麼樣子的，「只緣身在廬山中」，因為什麼你沒有看見廬山那個樣子啊？那個相貌啊？那個面貌？就因為你這個身呢，在這個廬山裏邊呢，所以整個的廬山呢，你看不見。

你明白佛法的人，知道一切都是如來藏的表現；不明白佛法的呢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如來藏？他總還謗佛了！怎麼謗佛呢？你說，佛教徒盡講如來藏、如來藏的，什麼東西他都藏起來，啊，這佛的貪心呢，比誰都大，什麼東西他都收起來；他說，佛的貪心比誰都大，把什麼東西都收到如來藏裏頭；可是啊，這是錯誤的。佛啊，這個如來藏啊，不是佛的，是每一個人都有份，所以這樣的見解是錯誤的。

「阿難，譬如有人」：我再給你說一個比喻，「以舌舐吻呢」：以這個舌頭啊，來自己吻自己的嘴唇子，自己吻自己的嘴唇子，舐吻，這麼舌頭，猛吻這個自己的嘴唇子。

我再給你們說個笑話，大約這個人呢，一定是沒有女朋友，所以才自己呀，和自己來接吻，哈哈！啊；你們相信這個道理嗎？相信我講這個道理，這是實在的。啊，以舌舐吻。

「熟舐令勞」：啊，他不是就這麼一吻就得了，啊，他自己呀，總時時都吻自己的嘴唇；自己吻自己，自給吻自己；吻的時間久了，也就生出一種疲倦了。「其人若病啊」：這個自己吻自己嘴唇的這個人呢，要是有病的話，假設他若有病，有什麼毛病在身上。

啊，「則有苦味」：就會啊，吻了時間久，就會有一種苦，苦深深的那股味，苦深深的，就是苦味。這是北方一種俗語呀，說你說話苦深深的；苦深深，就苦的那個滋味，苦的很厲害。

這個人呢，有病，有什麼病呢？啊，有這種啊，中文呢，講，或者叫相思病。什麼叫相思病呢？就是啊，盡想女人，所以呀，他自己吻自己的嘴唇呢，吻的很久了，他覺得苦了！覺得，喔，這不是滋味呀，沒有什麼意思。

哈，啊，你看我講佛法，講的這個人都沒有怎麼樣的明白，一講這個問題呢，人人都懂了。

「無病之人」：沒有病的人呢，「微有甜觸」：有少少的，那沒有病的人呢，有很少很少的，微呀，甜觸，對於甜的味道。「由甜與苦」：由這個甜和這苦，這兩種的滋味，「顯此舌根」：才能啊，把這個舌根的這種的功能啊，這種的功能顯出來了。

「不動之時」：在這個舌頭啊，不動的時候，「淡性常在」：這個淡性啊，常常啊，在這個舌頭上；淡性啊，就是沒有味道，什麼味道也沒有，這叫淡性。「兼舌與勞」：這個舌和這個勞，兩種合到一起，為什麼它有這種勞，舌頭上有這種勞呢？這是「同是菩提，瞪發勞相啊」：這都是這個真性菩提裏邊生出這種妄，而有這種瞪發勞相。

因甜苦、淡二種妄塵，發知居中，吸此塵象，名知味性。此知味性，離彼甜苦及淡二塵，畢竟無體。

「因甜苦、淡二種妄塵」：這個淡呢，它自己不算一個，所以這個說，二種；因為淡它是沒有味道，淡而無味。

「白水燉白菜，淡而無味」，也沒有加鹽、也沒有加油，用這個白水燉白菜，淡而無味，沒有味道。

因甜、苦淡二種妄塵，這個淡，是雖然有這個淡字，只是它沒有味道，所以就說兩種妄塵。「發知居中」：發生一種知覺啊，在這個裏邊，「吸此塵象」：吸收啊，這個甜和苦這兩種相。「名知味性」：這個名字啊，就叫知道味這一個性。

「此知味性啊」：這種知味的性啊，性能啊，「離彼甜苦及淡二塵」：因為這個淡啊，本來是淡的，它生出這一種苦，生出一種甜；也可都可以說，

這個淡呢，也就是苦，也就是甜，所以呀，這就說兩種的塵，「畢竟無體呀」：它自己沒有體性。

如是阿難！當知如是嘗苦淡知，非甜苦來，非因淡有，又非根出，不於空生。

這和前邊那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「如是，阿難」：你應該要知道，好像上邊所說這種的味道，這種滋味。「嘗苦淡知」：你由自己呀，這個舌根知道這苦和淡滋味。「非甜苦來」：不是從甜、苦這兩種的味道生出這種的知覺；「非因淡有」：也不是因為呀，淡有這種知覺；「又非根生」：也不是從舌頭生出來的；「不於空生」：也不是從空生出來的。

何以故？若甜苦來，淡則知滅，云何知淡？若從淡出，甜即知亡，復云何知甜苦二相？

什麼緣故啊？「若甜苦來」：若從這個甜苦來的，這個這種知覺知味的這種知味性，「淡則知滅呀」：那麼淡這個知就應該滅了，沒有了；「云何知淡」：啊，怎麼他又知道有這個淡的味道呢？「若從淡出」：這個知味性啊，如果從淡這個味生出來的。

「甜即知亡」：這個甜這種的知味性啊，又應該沒有了，應該亡了，亡了，沒有了，「復云何知」：既然這個甜沒有知了，那麼怎麼它還能知道甜苦二相呢？怎麼會知道這個甜的、和苦的呢？

若從舌生，

假設這種知味性啊，要從舌頭生的，

必無甜淡，及與苦塵，斯知味根，本無自性。

「必無甜淡」：你要是啊，若從舌生，這甜、淡的味道啊，不應該有的，為什麼呢？你從舌頭，舌頭本身它沒有甜、淡味嘛，「又與苦塵」：若是又有這個苦的味道。「斯知味根」：這個這種啊，知味道這種的舌根呢，「本無自性」：知味道，知味性啊，它沒有自性。

若從空出，虛空自味，非汝口知；又空自知，何關汝入？

「若從空出」：這種的知味性，如果從空裏邊出來的，「虛空自味」：虛空自然知道它自己的味道，你怎麼會知道？「非汝口知啊」：虛空它有，從虛空出來的這個知味性，虛空自己知道，你口不會知道的，「又空自知」：那個空自己知道它什麼這個知味性，「何關汝入」：這和你這個舌入啊，也沒有關係啊！

是故當知，舌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你應該要知道，阿難，你不要再啊，這麼樣子糊塗，你不要再這麼樣子愚癡，你不要再這樣不明白。啊，怎麼呢？你要知道啊，「舌入虛妄」：這個舌啊，這種入啊，也是一種虛妄，也不屬於因緣，也不是自然性，它是啊，也是由那個真性菩提，如來藏妙真如性裏邊生出來的。

032. 卷三

阿難！譬如有人。以一冷手觸於熱手；若冷勢多，熱者從冷；若熱功勝，冷者成熱。如是以此合覺之觸，顯於離知，涉勢若成，因於勞觸，兼身與勞，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。

阿難！譬如有人，「以一冷手」：用一個冷手，「觸於熱手」：那麼相接觸啊，於這個熱手上。「若冷勢多」：譬如冷的勢，這種勢力，冷的勢力多，就是冷多；「熱者從冷」：那個熱的手也就變成冷了。「若熱功勝」：假設要是熱的功勝，也就是它啊，它的功力熱的厲害，熱多了；「冷者成熱」：這個冷的手也會變成熱。

「如是以此合覺」：像這樣子以這種的合覺，「之觸」：這個兩手相觸，「顯於離知」：這顯出來啊，這種知道的這種觸，離開了就沒有觸，合上啊，就有觸。「涉勢若成」：這種的涉勢，這種的冷、暖相若成了，「因於勞觸」：它是因為啊，也是兩個手這麼樣接觸的這種的勞。「兼身與勞」：再啊，加上這個身體和這個這種的觸覺，「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」：這個完全呢，都是這個真性菩提裏頭生出來一種瞪發勞相。

因於離、合二種妄塵，發覺居中，吸此塵象，名知覺性。此知覺體，離彼離合、違順二塵，畢竟無體。

「因於離、合二種妄塵」：藉著離開和合起來，這兩種的觸覺，這兩種的妄塵，「發覺居中」：這其中啊，就發生了一種感覺，發生這種感覺啊，

「吸此塵象」：在這個身上啊，這個兩個手，吸取這種感覺的塵象，這個離開和合起來這種塵相，「名知覺性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「知覺性」。

「此知覺體」：這個知覺性的體呀，「離彼離合違順二塵」：若離開這個離合，再離開這種的離，和合起來這種的塵，這種的妄塵，違順二塵。違，就是苦境，苦的境界；順，就是樂的境界；我們歡喜的，這就是樂的境界；我們厭惡的，這就苦的境界。那麼就是啊，離開這種的離合、違順二種境，這兩種的塵相，「畢竟無體」：這個觸覺啊，也沒有一個本體的，它沒有自體的。

如是阿難！當知是覺，非離合來，非違順有，不於根出，又非空生。

「如是阿難」：像這種啊，你應該知道，這種的知覺性，「非離合來」：雖然說他覺得有離合這個這種的塵相，可是啊，這個知覺的性啊，它不是從這個離合來；也不是從這個違順而有的；也不是於這個身根上啊，生出來的，「又非空生」：也不是從空生出來的。

何以故？若合時來，離當已滅，云何覺離？違順二相，亦復如是。

什麼道理呢？何以故？「若合時來」：要是啊，因為相合起來了，它有這種知覺性的話，「離當已滅」：離開，這兩個掌相離開的時候，應該就沒有這種知覺性，但是他還有的。「云何覺離」：那麼既然如果離要滅了，那麼怎麼還會你覺得有離呢？「違順二相」：這個違順的境界，和逆的境界，就是苦的境界和樂的境界；二相，這兩種的相。「亦復如是」：和這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
若從根出，

「若從根出」：假設你若說從身根生出這種的觸覺。

必無離、合、違、順四相，則汝身知，元無自性。

怎麼說不是從身根生出來的呢？「必無離合違順四相」：你若是沒有這個離、合、違、順這四種的形相。「則汝身知啊」：你這個身自己知道自己呀，「元無自性啊」：可是這種知覺性啊，也沒有自性的。

必於空出，空自知覺，何關汝入？是故當知，身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「必於空出」：你若說這知覺性是從空裏邊生出來的，「空自知覺」：這空它自己知道覺；「何關汝入啊」：這與你這個身入啊，也沒有關係啊，以上這種種的道理都不是，那麼是怎麼樣呢？「是故當知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阿難應該要知道，「身入虛妄」：這個身入的這種境界，也是虛妄的。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：這也是從真性菩提那個妙性裏生出來的。

阿難！譬如有人，勞倦則眠，睡熟便寤，覽塵斯憶，失憶為忘，是其顛倒。生住異滅，吸習中歸，不相踰越，稱意知根，兼意與勞，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。

阿難！「譬如有人」：比方有一個人，「勞倦則眠」：他太疲倦了，就要睡覺，「睡熟便寤」：等他睡的夠了，就會又醒了。「覽塵斯憶」：醒來的時候，他啊，看見這種前塵；覽這種前塵；覽呢，也就是看，看見前面有塵；斯憶，這時候啊，他看見什麼境界，就會想起來什麼事情，斯憶。「失憶為忘」：如果若想不起來，把這個記憶失去了，丟了，這就叫「忘」，忘了。「是其顛倒」：這個呢，就是這個意念裏頭的一種顛倒。

顛倒，這種顛倒啊，有生、住、異、滅這四種的情形。好像「睡覺」，想要睡覺這是「生」；已經睡了這是「住」；睡，將要醒的時候，異，這叫「異」；已經醒了不想再睡，那睡就「滅」了，睡就滅了。這就一個睡覺裏邊，也有生、住、異、滅。

在我們人這個「念頭」，也有生、住、異、滅；你最初想想這一件事情的時候，這是生；妳正在想的時候，這是住；在這個一個念裏邊，也有生、住、異、滅；我們正在起念這個時候，這叫「生」；你正在這個念頭，你想這個，打這個妄想，跟著這個念跑的時候，這叫「住」；你把這個想完了，這叫「異」，變異；你不想了，就「滅」；就在這一念之中啊，就有這麼四個階段。所以呢，佛法，你要是往深了研究啊，無窮無盡。

好像這個方才我講電話，這電話一來，就「生」了；正在講電話的時候，這是「住」；要講完的時候，這是「異」了，變異了；不講了，「滅」了，沒有了；也有這生、住、異、滅。無論什麼，都有生、住、異、滅。

我們這個人一生，也有生、住、異、滅；生出來的時候，這是「生」了；在世間上，這住的時候，這「住」；這異，有病了，這就「異」，變了；死了，「滅」了、沒有了。那麼沒有了，這個人生是不是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就歸空了呢？不是的。那怎麼樣呢？他又有來生的生、住、異、滅；

來生又變，另變一個環境，這生、住、異、滅。

所以這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，是在佛教裏頭啊，很要緊的。

你在什麼東西上，都可以講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。譬如這一張桌子，造這張桌子的時候，這「生」，生這個桌子了；甚至於啊，這個木頭，那個木生出來，那個時候，就它那個有這個因呢，將來成這一張桌子，這「生」；造成桌子，這是「住」；這用，用這個桌子，用這張桌子不是永遠都這樣子，用久了它就會變壞了，這是「異」；變壞以後，就又不能用了，不能用，連它的屍首都沒有了，燒火了，沒有了，什麼都沒有，這「滅」。

這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，也就是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；這個世界呀，都是成、住、壞、空。

怎麼成、住、壞、空呢？我們這個世界成，要成啊，多長時間呢？要成二十個小劫；住，住二十個小劫；壞，壞二十個小劫；空，空二十個小劫；這成、住、壞、空，也就是生、住、異、滅。

那麼每一個劫呀，是多少年呢？是十三萬九千六百年，這算一個「劫」。一千個這個劫，這算一個「小劫」；二十個小劫，算一個「中劫」；四個中劫，是一個「大劫」。這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，這經過這一個大劫，所以我們這個時候覺得，立國有幾千年的歷史囉，立國有多少年歷史了，這還連一個「劫」還沒有了呢，還沒有完呢！所以呀，我們所知道的太少了！這是這個劫，也有成、住、壞、空，也有生、住、異、滅。

「吸習中歸」：這也是吸這種的塵相，吸這種的這個睡眠呢，有這種啊，心裏有這種的塵相；中歸，歸到我們這意根裏邊去。啊，「不相踰越」：這種啊，生、住、異、滅的念頭啊，在意念裏頭啊，它也就好像那個水波浪似的；前邊那不講這個水波浪嘛，啊，不相踰越；這也是啊，不相踰越的。「稱意知根」：稱意呀，這個名稱啊，就叫「意知根」，這意根，這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嘛，這現在是講「意知根」。「兼意與勞」：兼這個意與勞，「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」：這也都是啊，這個真性菩提裏邊的一種瞪發勞相。

因於生、滅二種妄塵，集知居中，吸撮(ㄅㄨㄣˋㄨㄛˋ)內塵，見聞逆流，流不及地，名覺知性。

「因於生滅二種妄塵」：這意念裏邊呢，這是意塵，意塵呢，意緣法塵；

這法，這是生、滅，有生滅法，有不生滅法。現在它所緣的這個法，是一種生滅法，生滅，二種啊，妄塵。「集知居中」：集中啊，集，集聚到啊，在一起，這有一種知覺性啊，在其中。「吸撮內塵」：吸撮，也就是啊，吸取，吸收，一樣的，和以前那個吸收的意思一樣，吸撮內塵。

「見聞逆流」：這種啊，見聞的這種的塵，逆流，逆呀，就是逆回來到這個第六意識裏頭去；「流不及地」：那麼這種的逆流啊，到這個第六意識啊，這也可以叫流不及地，還沒有到這個第六意識裏邊，那麼這叫「名覺知性」：這在意根裏頭這種，一種知性，見、聞、嗅、嚐、覺、知，這第六，是意根裏頭的知覺性。

這個流不及地呀，也就是啊，逆流啊，流啊，說不及地，也就是啊，流回來呀，到這個心裏頭。心，這個心意識，「心」和這個「意」，在中國的意思是差不多的；所以流不及地。

這個逆流啊，什麼逆流呢？就這種的意念緣法啊，這好像有一種流似的，返回來到意念裏頭去，那麼還沒有啊，到這個第八意識裏邊，這叫啊，流不及地。在這個第六意識裏邊呢，它就有一種啊，知覺性，覺知性，名覺知性，這在第六意識裏頭。

此覺知性，離彼寤寐，生滅二塵，畢竟無體。

那麼這種覺知性啊，「離」：離開啊，「彼」：離開彼呀，那種的，「寤」：寤，就是醒了；「寐」：就是睡著了，「生滅」：和生滅這兩種塵，「畢竟無體」：這個覺知性也沒有體性的。

如是阿難！當知如是覺知之根，非寤寐來，非生滅有，不於根出，亦非空生。

啊，像上邊所說這個道理呀，阿難你應該知道，「如是覺知之根」：這種覺知性的根呢，「非寤寐來」：不是從醒了，和睡著了，和這個生啊，滅啊，和這個意根裏出來的；「亦非空生」：也不是從空啊，裏邊生出來的。

何以故？若從寤來，寐即隨滅，將何為寐？必生時有，滅即同無，令誰受滅？若從滅有，生即滅無，誰知生者？

「何以故」：什麼緣故呢？「若從寤來」：這種覺知性啊，若是從醒著時候來的，沒有睡覺的時候來的，「寐即隨滅」：這個睡著的時候它就應該

沒有了；「將何為寐」：既然睡著的時候沒有，那又叫什麼叫睡著了呢？

「必生時有」：必定生的時候有，「滅即同無」：你滅的時候就沒有了，「令誰受滅」：你還哪一個去受滅呢？「若從滅有」：要是滅的時候，才有這種覺知性；「生即滅無」：這個生的時候，也應該沒有，啊，「誰知生者」：既然沒有這種覺知性，又誰知道是生出來了呢？

若從根出，寤寐二相，隨身開合，離斯二體，此覺知者，同於空華，畢竟無性。

若說從意根生出來的，這個醒著和睡著了這兩種的相，「隨身開合」：這隨你自己身體有開、有合。「離斯二體」：離開這個開合這兩種的體性啊，「此覺知者」：這個覺知性的，「同於空華」：是等於沒有，離開這個開合等於沒有，「畢竟無性」：它也沒有自性的。

若從空出，自是空知，何關汝入？

若從空生出這種的覺知性呢，「自是空知」：這空自己它知道，和你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是故當知，意入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啊。

這個意念入啊，也是虛妄的，啊，這意根入，也是虛妄的；也不是從因緣生出來的，也不是從自然生出來的。那麼究竟你為什麼有這種覺知性呢？也是從如來藏啊，妙真如性裏邊呢，生出這種瞪發勞相。

復次阿難！云何十二處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？

「復次」：那麼我再給你說一遍，阿難！你要注意聽！什麼叫「十二處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呢」：十二處，這個處啊，就是個處所，有十二個處所。這個處所呢，也就是一個，有一個一定的地方，有一定的住的地方。

這十二處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，這叫六處；再加上啊，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，這六、六處，合起來，這叫十二處。也有的地方叫「十二入」，和那個前面那個六入啊，一樣的。不過這個十二處呢，是合起來也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這六根和六塵合到一起，這叫十二處。

阿難！汝且觀此祇陀樹林，及諸泉池，

阿難！你看一看這個戰勝太子啊，這個樹林子，「及諸泉池」：和這個這個泉和這個水池，你看一看。

於意云何，此等為是色生眼見？眼生色相？

「於意云何」：在你的看法裏邊是怎麼樣呢？於意云何，在你的意思裏邊，你的見解怎麼樣呢？這佛啊，徵詢這阿難的意見，「此等為是」：在這個戰勝太子這個樹林，和這個泉池，你看這一等的。

為是色生眼見呢？

可是啊，色生出來的，眼看見呢？

是眼生色相呢？

是這個色生出來的，這眼看見呢？

還是眼生來的，有這種色相呢？

你講一講這個道理我聽一聽，問阿難。現在相信阿難呢，又有一點頭痛，佛又有了問題了。阿難，我怎麼知道阿難這時候他頭痛？他沒有出聲，沒有講，沒有回答，這地方沒有回答，所以佛啊，就給他講了。

阿難！若復眼根生色相者，見空非色，色性應銷，

「阿難，若復眼根生色相者」：假設你說由這個眼根生出這種的外邊這種色塵，這種色相的話，「見空非色」：你看見空啊，這眼根生出色相；那麼你見著空的時候呢，「見空非色」：看見這虛空，虛空不是色相；「色性應銷」：色性啊，就應該沒有了，沒有色相了，啊，不錯。

銷則顯發一切都無；色相既無，誰明空質？空亦如是。

色性應銷，應該銷沒有了，「銷則顯發一切都無」：銷了，色相銷了，這個就顯出來一切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一切都無，「色相既無」：色相既然沒有了，「誰明空質」：又誰知道這空呢？空的這種性質呢？「空亦如是」：這空啊，也像這種道理是一樣。

若復色塵，生眼見者，觀空非色，見即銷亡，亡則都無，誰明空色？

假設你若說這個色塵生出來的眼見，是色塵呢，這個色生出來的眼見；若沒有色的時候，眼也就不能看見了，這是由色生出。

「觀空非色」：可是你這個眼睛看空的時候，空不是色呀，不是有形象的，有形色的。「見即銷亡」：應該啊，看不見這個空了，見，沒有色，這個見也不應該看見；因為這個，你說這個見呢，是色生出來，現在沒有色了，也應該沒有見，所以說見即銷亡。

「亡則都無」：見沒有了，什麼也看不見了；「誰明空色」：又誰知道這是空啊，這是色呀？誰知道呢？沒有見了，沒有見，你怎麼會知道呢？

是故當知，見與色空，俱無處所，即色與見，二處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阿難你應該知道，「見與色空」：那麼如果這個見和色、空，「俱無處所」：本來呀，這個見和色空俱無處所，「即色與見」：就現在就這個色和這個見，「二處虛妄啊」：色也沒有自性，這個見也沒有自性，這兩處啊，都是虛妄的；「也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：那麼都是由這個如來藏、妙真如性啊，裏邊生出來這麼多個妄見。

阿難！汝更聽此祇陀園中，食辦(勺勺、)擊鼓，眾集撞鐘，鐘鼓音聲，前後相續，

這是講這個「耳處」，耳與這個聲的處。3655

「阿難」：現在你再聽一聽。「此祇陀園中啊」：這個戰勝太子這個園子裏邊，「食辦擊鼓」：這個吃飯的時候，就啊，敲鼓，吃飯的時候，就是辦這個，飯辦好了就敲鼓；敲鼓，大家就吃飯了。「眾集撞鐘」：要是大家想集會到一起，就要啊，敲這個鐘。

本來在叢林裏頭啊，現在啊，不是吃飯，不是撞鐘；撞什麼呢？敲那個叫「槲」。這個「槲」啊，什麼樣子呢？就像一條大魚似的，是用木頭造的；吃飯的時候叫「開槲」，一敲那個大的魚啊，就「槲、槲、槲」，出這麼一個聲，所以叫「開槲」。

因為大叢林裏頭啊，僧人太多了，如果你沒有個聲音呢，人他都不知道來吃飯？或者有的在自己寮房裏睡覺也不一定，好像這個我有某一個徒弟歡喜睡覺一個樣；如果他睡著了，你沒有個動靜給他，他不醒，連飯也沒有得吃。

所以叢林裏頭啊，住幾，或者幾千、幾百和尚啊，到吃飯的時候，就開那個梆，「梆、梆、梆」；打很多下，不是就這麼打三下、兩下的；打的很久啊，嗯，打的越響啊，越好！怎麼呢？好把人都叫醒了，有的人睡覺啊，一聽見梆聲，他趕快，噢，趕快跑去吃飯去，要穿袍，搭衣，哈哈！穿上袍，搭上衣，這個出家人吃飯的時候，都要穿上這個袍，搭上這個衣，哦，莊莊嚴嚴的，威儀肅穆的。

到那吃飯的時候，都不講話的，在那個禪堂裏有幾千這個法師在那吃飯，你沒有一個人說話的，沒有聲音，這叫「食不語」，吃飯的時候不講話的。這有兩個意思，第一的是「持戒」，不講話，持這個戒。持什麼戒呢？「食不語」的戒，吃飯不講話的。吃飯呢，在出家人吃飯呢，的規矩，也不能吃，吃了站起來，然後再坐下吃的，都要一坐食，一坐食，這叫「一坐食」，就是坐著不起身了。

有那個行堂的師父啊，走到你旁邊，你吃沒有，什麼東西吃了了，他就給你添什麼；你歡喜多少，你歡喜一碗，他就給你添一碗；歡喜半碗，你用這個手指頭或者用筷子這麼一畫，畫一個一半的樣子，他就給你添一半，不講話的。

這個以前呢，有這麼一個老修行，他是在家人，不是出家人，他受了五戒；受了五戒，另外又受一個「食不語」的戒；可是他把這個五戒呀，都犯了，就剩這個食不語這個戒，他還沒有犯，這個護戒的神呢，就跟著他，跟著他，就希望他犯這個戒，祂好就也走了，不保護著他；但是始終他也不犯，吃飯的時候，他總不講話的。

啊，以後這個戒神呢，就給他托夢，叫他說，你怎麼，你吃飯應該講話，你什麼戒都犯了，為什麼你吃飯這個戒你不犯呢？你快點犯呢，我好也離開你了。那麼這個老修行一想，哦，這吃飯，我就守這一個食不語的戒，果然有戒神呢，保護著我；於是以後啊，他又找了一個有道德的這個法師，又重受過戒；那麼結果呢，他也修行成道了。啊，這每一個人呢，有每一個人的因緣，所以「受戒」，這是在佛教裏頭，很重要的一件事。

這個吃飯的時候開梆，據說這個「梆」啊，原來呀，是一個作惡的人；作

惡的人呢，他啊，在海裏頭啊，就變成一條魚；這條魚啊，牠身上生一棵樹，在這魚身上生一棵樹，牠專門呢，用牠這個樹的這個很大一棵樹啊，把這個船呢，給拖翻；拖翻，牠就吃這個人。以後遇著一個阿羅漢呢，大約，就把這魚超度；超度，於是乎用這棵樹嘛，就造了這麼一個槲，仿造啊，這個魚的樣子。所以呀，這一吃飯的時候，就打這個槲，這表示啊，把這個魚的罪業都給消了；那麼這個魚呀，也就托生去做人了，這都是啊，沒有什麼根據的，這傳說，我也是姑妄言之，也這麼講給你們聽一聽。

「鐘鼓音聲」：在這個又是鐘聲、又是鼓聲。「前後相續」：啊，或者先敲鐘，或者先敲鼓，這聲音都前後相續。

於意云何，此等為是聲來耳邊？耳往聲處呢？

這又問阿難，這講的「耳朵」。

說啊，這個鐘鼓的聲音，它響了，「於意云何」：在阿難你的意思裏，你做什麼感想啊？「此等，為是聲來耳邊」：此等，此等這個聲音；此等鐘鼓的聲音，為是聲來耳邊呢？這聲音呢，它走到你的耳朵旁邊，你聽見呢？啊，或者「耳往聲處」：或者是你這個耳朵啊，到那個聲音那個地方去了呢？啊，問阿難！

問阿難呢，大約阿難也沒有什麼話回答，阿難呢，現在不像以前那麼樣冒冒失失的，一問什麼，就立刻就回答了；現在，他不出聲了，不講話了，等著，就等著佛給解釋了！

阿難！若復此聲來於耳邊，如我乞食室羅筏城，在祇陀林，則無有我；此聲必來阿難耳處，目連迦葉應不俱聞，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，一聞鐘聲，同來食處？

說啊，釋迦牟尼佛說，「阿難，若復此聲來於耳邊」：說是啊，假設這個聲音來到耳邊的話。「如我乞食」：就比方啊，我去乞食去；這佛啊，自己稱自己。「室羅筏城」：到室羅筏城。

室羅筏，有沒有人記得室羅筏這個是印度話，翻譯過來叫什麼？翻譯成英文呢，或者中文呢，叫什麼，有沒有人記得？這是最初啊，講的，在六種成就裏頭講過，這是一個處成就來著。這個「處成就」，翻譯成英文和中文，怎麼樣翻譯來著？你們也都忘了？那我也想不起來了，咱們大家都把它忘掉了就好了，哼，我也沒有說，你們也沒有聽，這是「無說無聞是真

般若」，唉，這也是一個考試，我一個月有一個考試，這個就算這一個月的這個考試。

這個考試，這麼多人，沒有一個人及格的，哈哈！翻譯成中文，叫「豐德」，想，這回記得了嗎？「國有五欲財寶之豐，人有多聞解脫之德」，所以叫豐德。（豐啊，就是五穀豐收那個豐，豐滿的豐；德，就是道德的德）。

這個「室羅閱」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豐德」。豐，就是豐滿；德，就是道德，這個應該記得，這個是印度的，又叫「舍衛國」；舍衛國，室羅筏城，是一個的。

這個小小的，不記得，將來有人遇著，叫你們也講一講六種成就，這個處成就；說：室羅筏城，我記得有個室羅筏城，問問翻譯成英文怎麼樣翻譯？那我知道了？你說多倒架子！啊！啊，那你這個弘法者，你這個說法的人，被人家問住了！固然是奇奇怪怪的他問你，你就不答覆他也可以，沒有問題的；如果在這個佛經上應有的，你應該知道的，那麼你答不出來啊，這是未免太抱歉！

所以乞食，我到啊，這個舍衛國這個城裏頭去乞食；我到舍衛國了，可是這個祇陀林祇陀園，「則無有我」：就沒有我了，「此聲必來阿難耳邊」：這就表示說這個聲音呢，如果到你的耳朵，喔，這個地方來了，那怎麼他也能聽得見？它就不應該到他的耳朵邊上去。

他若是啊，這個聲音來到你耳朵這，要你去，你這個耳朵到那聲那去呢？這後邊有講的，現在不必講它。

啊，阿難耳處，這個聲音來到阿難你的耳處了。「目連、迦葉應不俱聞」：這目連，就是神通第一那個「摩訶目犍連」。迦葉，這個字本來中文是個葉（一廿、）字，但是在這個地方不讀葉，讀（尸七、），迦葉，迦葉尊者，有一些個對文字不通的人呢，就讀迦葉（一廿、）尊者，他讀迦葉（一廿、）尊者呢，就知道啊，他對這個學問呢，中國這個平、上、去、入這個聲啊，他不懂的。

啊，應不俱聞呢，到你阿難的耳朵邊上，這目連、迦葉他就不應該聽到，因為什麼呢？這個聲音到你的耳邊來了！這佛！簡直是不講道理，這聲音本來是普遍的，啊，誰都可以聽見，他這麼樣講；這就是啊，故意來問難這個阿難，和阿難呢，不講道理，看看阿難呢，他怎麼樣回答？應不俱聞。

「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，一聞鐘聲，同來食處」：何況這其中又有這一千二百五十個比丘，這些個沙門，嗯，一聞鐘聲，大家一起都聞到鐘聲了，同來食處，一起都來吃飯了，一聽見鐘聲，大家都趕快來吃飯。

若復汝耳往彼聲邊，如我歸住祇陀林中，在室羅城則無有我；汝聞鼓聲，其耳已往擊鼓之處，鐘聲齊出，應不俱聞，何況其中，象馬牛羊，種種音響？

啊，前邊呢，是說的那個「聲」，來到你耳朵邊呢，這是沒有這個道理的；它到你的耳朵邊，其他人就應該聽不見；那麼到你耳朵邊，也到其他任何人也都聞見這個鐘鼓的聲，那麼這證明啊，這個鐘鼓的聲，不是到你耳邊來。

那麼「若復汝耳往彼聲邊」：那麼或者啊，你說你這個耳朵啊，去到那個聲的那地方去聽去了，聽。「如我歸住啊」：好像我回來，回來呀，到這個「祇陀林中，在室羅城」：我到祇陀林這裏邊來了，在室羅筏城啊，「則無有我」：那地方就沒有我了，你這個你承認這道理嗎？阿難，你說我說這個對不對啊？啊，這個理由你不能辯別吧？

「汝聞鼓聲」：那麼你聽見這鼓聲了，你的耳朵啊，到那個鐘鼓那個聲那個地方去了，「其耳已往」：你這個耳朵已經啊，往「擊鼓之處」：到那個打鼓那個地方去了，你耳朵，「鐘聲齊出」：這個鐘聲啊，再響，啊，「應不俱聞」：你那耳朵已經走了，再有聲音，你不應該呀，聽見了；可是啊，那個鐘聲齊出的時候，你還可以聽見鐘聲，你不單單聽見這個鼓聲，鐘聲你也又聽見了，那麼你說你這個耳朵去了，你耳朵已經走了，那麼你現在又是什麼聽見的呢？

好像我從室羅筏城回來，室羅筏城沒有我了；那麼現在你的耳朵走了，你還能聽見東西，那你這是怎麼回事啊？「何況其中」：何況其中啊，不單單有這個鐘聲、鼓聲，其中還有啊，「象、馬、牛、羊，種種音響」：這很多很多這種聲音，你都可以聽的見，那麼你耳朵究竟走了沒走呢？你的耳朵是不是到那個聲那個地方去了呢？啊，那麼若到那個聲那個地方去，這現在這麼多種聲，你怎麼有這麼多耳朵去啊？啊，你就一個耳朵啊，你怎麼有這麼多耳朵去聽呢？

若無來往，亦復無聞。

你若說耳朵也不能到聲那個地方去，那個聲也不能到耳朵這來，沒有往

來；既然沒有往來，那麼你又聽見個什麼？應該聽不見東西啊，什麼都聽不見的！耳朵也沒有到聲那個地方去，聲也不會到耳朵這來，根本就應該聽不見的，你說這個道理是怎麼樣？

這個就是表示什麼呢？表示這個如來藏這妙真如性啊，是不生滅的，它普遍的；不是說像這個某一個人在這個地方了，就有這個人；走了，就沒有了，不是的！它是啊，沒有生滅的。

那麼這個就是顯這個根性啊，是真的；這個妄想啊，是假的。

是故當知，聽與音聲，俱無處所，即聽與聲，二處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「是故啊」：是，因為這個；因為什麼？因為上邊我所說這個道理；所以你應該知道，你阿難呢，應該知道；知道什麼呢？「聽與音聲啊」：你這個聽覺和這個聲音，「俱無處所呀」：它沒有一個地方啊，是它居住的處所，沒有地方；它也沒有一個家，沒有個家，這個聽和這個聲音呢，都沒有個居處。啊，大約和要飯的一樣，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了。啊，俱無處所，它沒有它自己住的地方。

「即聽與聲啊」：就是這個聽塵，和這個聲塵，聽覺和這個聲塵，「二處虛妄」：這兩種啊，的地方啊，都是虛妄的。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：也不是由因緣生的，也不是自然生的，啊，這是如來藏裏邊的一種表現，妙真如性的表現。所以呀，你**不要用那個分別心，來盡分別這些個塵，盡分別這些個處。**

033. 卷三

阿難！汝又嗅此爐中栴檀，此香若復然於一銖，室羅筏城四十里內，同時聞氣，

這是啊，這鼻和這個嗅覺；鼻，和這個香，這兩處。

「阿難，汝又嗅此爐中」：爐啊，就是我們這個，好像我們這個檀香爐，這叫爐。嗅啊，就是這麼聞一聞，嗅。聞一聞什麼呢？聞一聞這個香，「此香若復然於一銖」：一銖啊，按照中國的兩啊，就是**二十四銖算一兩，十六兩算一斤**。這個一銖呢，就是很少的一塊這個香。這個栴檀香呢，又叫**牛頭栴檀**，又叫「牛頭栴檀。這個香啊，據說出到北俱盧洲的。

這種香，很少的，你一點起來呀，就有四十里地以內都香了，都有這股香氣；不是說聞到它這個煙，有一股香氣；這個煙呢，昇到天上去，在這四十里地，你一點上這個香，四十里地以內啊，很快的就都聞見這個香氣了。並且啊，如果若有什麼傳染病啊，或者瘟疫流行啊，你點上這一個香，一薰呢，這個，這一些個瘟疫病啊，傳染病啊；傳染病，好像啊，有什麼病菌呢，也就都沒有了，這種香。

若復然於一鉢，就一鉢這麼多，「室羅筏城四十里內，同時聞氣」：這個一點上的時候，這四十里地以內，即刻同時啊，聞見這股香氣。

於意云何？此香為復生栴檀木？生於汝鼻？為生於空？

阿難，在你的意思裏，怎麼樣啊？你對於這種的栴檀香，「為復生栴檀木」：這個香是生在這個栴檀香木上啊？還是在你鼻根生出來的呢？「為生於空」：可是在空中生出來的呢？

阿難！若復此香生於汝鼻，稱鼻所生，當從鼻出；鼻非栴檀，云何鼻中有栴檀氣？稱汝聞香，當於鼻入，鼻中出香，說聞非義。

「阿難，若復此香啊」：假設這種栴檀香，能香遍四十里，「生於汝鼻」：這個香氣啊，是從你的鼻根生出來的；「稱鼻所生」：所以呀，就說它是鼻根生出來的。「當從鼻出」：可是啊，既然是鼻根生的，那麼這香啊，應該是從你鼻根生出來才對。

「鼻非栴檀」：可是啊，你這個鼻根呢，並不是栴檀這個木。「云何鼻中有栴檀氣」：你既然你這個鼻不是栴檀木，為什麼可以說你這個鼻中會出這個栴檀的香氣呢？沒有這個道理的。

「稱汝聞香」：那麼如果說，這個香氣是你聞著的，你這種聞性啊，聞著的。「當於鼻入」：你既然是聞著的香氣啊，應該在這個鼻孔入，入到你鼻孔裏邊去。

「鼻中出香」：要是你說從鼻孔中出來這個香氣；「說聞非義」：你說再是聞這個香氣，這個道理不對的。

因為你這個鼻孔只可以呀，聞這個入，不能啊，從鼻孔裏頭出香。

那麼這個道理呀，是本來這個香氣人人都知道，是從這個栴檀香木啊，發生這種香氣。

可是啊，這種香氣是從栴檀香生出來的香氣，那麼一點著這個香煙呢，繚繞到空中去了；可是這個香煙到空中啊，但是這個香氣呀，這個香氣，並不是香煙，不是那股煙。

香氣呀，是一點著這個栴檀香啊，這個香氣，就到四十里地以內，都聞到這個栴檀香的香氣了。

至於這個香煙呢，只在這個虛空中啊，它是昇到虛空去。

一點著這個栴檀香，這個香氣呀，就四十里地以內，都可以聞見這個栴檀香的香氣。

那麼這不要講，人人都知道這香氣是從栴檀香生出來的；為什麼佛要這樣問阿難呢？說是這個栴檀香氣是從鼻孔生出來的？是從這個栴檀香生出來的？

這任何人都知道；如果沒有點栴檀香的時候，怎麼沒有這個香氣呢？

這證明啊，這個香氣，是從栴檀香生出來的。那麼佛呀，故意這麼問阿難，來呀，看他怎麼樣答覆，所以呀，來詢問阿難這個道理。

可是這個香氣，雖然是從栴檀生出來的，但是這個聞性啊，是從如來藏那麼來的。

所以呀，這個意思啊，不是在這個「香氣」，而在這個「聞性」。這個聞性啊，是普遍，是不生滅的，在這個地方。

若生於空，空性常恆，香應常在，何藉爐中，爇此枯木？

假設你若說這個香啊，是生於虛空裏頭，「空性常恆」：這空啊，空的體性啊，是常常，它不變；常恆，就是常常不變。既然空中有這個香氣出啊，「香應常在」：這個香氣呀，就應該常常在這，它啊，不會沒有的；不需要等燒這個栴檀香木的時候，才有這個栴檀香；就在平時啊，也應該有的。

「何藉爐中」：何必藉著啊；（這個「藉」，和那個單立人的旁邊加一個

昔字那個「借」，是一樣的解法，就是借著)。借著啊，也就是因為啊，燒這個香，而有這個香氣的。何藉鑪中，何必藉著鑪中啊，「「蒸此枯木」：在這個爐裏邊呢，香爐裏邊；蒸，就是燒這種的枯木啊，就是乾木頭，這種的乾木頭，才有這股香氣呢？這也證明，這個不是從虛空啊，生出來的這種香氣。

若生於木，則此香質，因蒸成煙，若鼻得聞，合蒙煙氣，其煙騰空，未及遙遠，四十里內，云何已聞？

「若生於木」：若說是啊，這個香氣，從木生出來的，就算你從木生出來的，「則此香質啊」：那麼從木生出來的這種香氣的這種的性質啊，「因蒸成煙」：因為呀，把它點著了，它成煙了。

「若鼻得聞」：這個鼻根聞這個香氣了，「合蒙煙氣」：應該呀，有一股煙氣才對；但是這個香呢，它不是這個煙氣有香味。這個煙呢，昇到空中，但是這個普遍呢，這個所有的地方啊，都有這股香氣了；不是聞到那個煙那股香氣，沒有煙呢，它也有香氣的。

「其煙騰空啊」：這個煙呢，昇到空中去了。「未及遙遠」：這個煙呢，也沒有散到很遠的地方。但是呢，「四十里內呀」：四十里地以內，「云何已聞呢」：這個煙沒有到四十里地那麼遠，但是這個香氣啊，已經到四十里地以內那麼遠了；那麼遠的地方啊，都可以聞見這股香氣。

你說這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就問阿難。

是故當知，香鼻與聞，俱無處所，即嗅與香，二處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因為這個，你所以應該知道，啊，這個香氣，與這個嗅聞的這種覺，與這種聞的覺，「俱無處所」：沒有一定的地方。「即嗅與香」：這個嗅，這種嗅覺，和這個香氣。「二處虛妄啊」：這個鼻，是嗅覺；這鼻，和這個香啊，眼耳鼻這個鼻，和色聲香這個香，二處，這兩種處所啊，都是虛妄的。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：這都是從如來藏性裏邊，流出來妙真如性所表現的。

阿難！汝常二時眾中持鉢，其間或遇酥酪醍醐，名為上味，

「阿難」：你常常啊，在這個早晨和午中，「眾中持鉢」：你和這個大眾

啊，托鉢，到到啊，舍衛國去乞食。「其間或遇酥酪醍醐，名為上味」：在你去托鉢乞食這個時間呢，或者呀，遇著；遇著啊，酥酪醍醐，這都是啊，用牛奶做的一種東西，吃的東西。從那個牛乳裏頭啊，可以做出啊，從乳出酪，做這個酪；酪，究竟什麼樣子的？大約就和這個 cheese 差不多那種性質，或者這個 margarine，或者這個那個牛油呢，之類的。酥，從這個牛奶裏頭啊，提煉出來這個叫酪，從乳出酪；從酪呢，又出生酥；從生酥啊，又出熟酥；從熟酥裏頭啊，再提煉出來的，就是醍醐。總而言之，都是從牛奶呀，變化出來的。

這個佛說法呀，最初講《華嚴經》，最初叫「**華嚴時**」。華嚴時啊，就好像太陽啊，剛出來那個時候；太陽剛出來的時候，先照這個高山；這高山呢，就比方啊，是這個大菩薩。《華嚴經》呢，是教化大菩薩的。

所以佛說《華嚴》的時候啊，二乘的聲聞，緣覺人呢，「**有眼不見盧舍那**」，他有眼睛啊，看不見佛那個，佛現的千丈盧舍那身，一千丈盧舍那身，釋迦牟尼佛啊，現出來千丈盧舍那身。跟這個二乘的人呢，看見釋迦牟尼佛還是丈六的老比丘相，還是現一個，像釋迦牟尼佛那個本來那個樣子一樣，二乘人不見，這有眼不見盧舍那。

「**有耳不聞圓頓教**」，有耳朵啊，可聽不見釋迦牟尼佛說這個圓頓的《華嚴經》這個妙法。這個時候啊，就好像啊，從釋迦牟尼佛呀；他比方佛啊，就是像一個牛似的；這個華嚴的這種法呀，就像牛奶似的。

這種牛奶呢，大人呢，吃著相當；等這個小孩子呢，剛出生那個小孩子呢，吃這個完全牛奶啊，就好像受不了似的。所以這個時候啊，說這個《華嚴經》，專門教化菩薩的，這叫「從牛出乳」。

跟第二呢，講「**阿含時**」。阿含呢，是印度話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**無比法**」；這個法呀，已經沒有比的了，那個外道的法不能比了；外道法和這個小乘的法，已經都不能比了，所以叫「無比法」。

又叫「**阿毘達磨**」；阿毘達磨，這個是小乘。這是啊，好像從乳出酪，從那個牛奶裏呀，又提煉出來啊，那個比較那個性質沒有那麼強了，小孩子啊，也可以吃了，小孩子可以吃這個東西呀，容易消化。

這第二時，第二時啊，這表示日出了，先照高山呢，然後就照幽谷，照那個山，有山呢，有那個幽谷的地方；幽，就是幽靜；谷啊，就是山谷；言其這個低下的地方啊，也都可以照得到了，這就阿含時。

第三呢，叫「**方等時**」。(方，就是四方的方；等，就是平等的等)。這個呢，就是從酪呢，再出生酥，再啊，提煉出來變成生酥，這叫酥。酥啊，大約就是牛油之類的，總而言之，這是印度啊，有這麼多的分別，我沒有到過印度，不知道究竟什麼叫；乳是知道啊，酪啊，或者就是那個大約把那個 margarine 提煉出來了，那個牛奶呀，不強，那種的營養份呢，不太強，小孩子吃了容易消化。那麼這生酥呢，又是在這個酪裏邊又提煉出來的，這叫方等的時候。方等的時候啊，言其這個太陽啊，也將照到平地了。

第四是「**般若時**」。般若時啊，就是從生酥出熟酥，再出這種熟酥，這叫啊，般若時，第四。

第五是「**法華涅槃時**」。這個就是醍醐，這個味道啊，就是醍醐。那麼佛說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這個法就好像醍醐啊，那麼樣子，那個味，那麼妙！究竟醍醐是什麼味道？這在印度他們有的。這此地有沒有啊，我是不知道？

那麼這《法華經》啊，就好像太陽正中了，「日照中天」；所有的大地呀，無論高山呢，幽谷啊，什麼地方都照得見。所以這《法華經》在這個佛教裏頭啊，是最重要的一部經。

開智慧的是這個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啊，是給你指出這個路子，指出啊，修行的一個道路。

跟這個《法華經》呢，就是要成佛了，到法華會上啊，那人人都要成佛的，「**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**」。那個《法華經》啊，是開權顯實的，把那個虛假的都不要了，就說實在的，這《法華經》的道理。

那麼這個楞嚴經呢，就是開智慧的。所以《楞嚴》、《法華》，這兩部經啊，在佛教裏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

《法華經》那個道理呀，最玄妙了！所以天台智者大師啊，最初就是讀《法華經》，讀《法華經》開悟的，開了悟。開悟啊，那時候他就聽說有這個《楞嚴經》，你看，《楞嚴經》；他就向西方啊，天天叩頭禮拜這個《楞嚴經》，希望啊，能再看見這個《楞嚴經》；但是他拜了十八年，始終也沒有看見過這個《楞嚴經》，你說這是不是一種遺憾？

中國的古來那些個大德祖師啊，那些個行力呀，對於尊重佛法，那真是恭恭敬敬，畢恭畢敬的。有的人呢，中國有人拜《法華經》、拜《楞嚴經》，這一個字，叩一個頭，一個字叩一個頭；一天，早晨到晚間都是這樣叩頭拜經的；有的拜拜經，也就開悟的也有。所以這個修行的方法啊，有種種的不同；你無論修哪一個方法，都要專一的；你不要啊，一邊修，一邊打妄想。

好像我知道啊，有的人呢，哈，在這聽經呢，他不聽經，他就想啊，啊，一陣間我要打個電話給這個girlfriend；我要怎麼樣答覆那封信？專門想這些個問題。你說這個怎麼能，你怎麼能與這個佛法能相應呢？他還自己也不覺悟，說：啊，我現在學佛法，應當把什麼都放下，我來專心學佛法，他不這樣子。所以完了，對於我講什麼，他也不知道？有的時候知道，他說，這沒有什麼意思，這就是啊，犯這個毛病。

「名為上味」：你若得著這個酥酪，和醍醐，啊，這一天就得到這個無上的妙味了，得到這好的供養了，very good food，心裏就非常歡喜了。

於意云何，此味為復生於空中？生於舌中？為生食中？

在阿難你的意思裏邊，你說這無上的妙味，酥酪醍醐，可是這個味，是生於空中，在空中生出這個味，這個味塵？還是啊，在你舌上生出的味塵呢？在你舌根生的味塵？或者在這個吃的東西裏邊，生出這種的味塵呢？

阿難！若復此味生於汝舌，在汝口中祇有一舌，其舌爾時已成酥味，遇黑石蜜，應不推移；

阿難！你說這個味是生於什麼？生於空、是生於舌、是生於食？你說！假設你若說它這個味道生於舌，是你舌頭啊，舌根生的這個滋味；「在汝口中啊」：在你阿難的口裏邊呢，「祇有一舌」：就有一個舌頭。「其舌爾時啊」：這個舌頭啊，在你吃什麼東西那個時候，「已成酥味」：譬如你吃這個酥，啊，它就變成酥味了。

「遇黑石蜜」：你再吃這個，這黑石蜜啊，就是甘蔗造的一種糖，這種糖啊，它是硬的，所以好像石頭那麼硬。這大約啊，古來的這種造糖的方法，造的這種黑石蜜，叫黑石蜜，就是糖，一種糖。

「應不推移呀」：你這個舌頭既然變成酥味了，再吃糖的時候，它不應該再甜的。因為什麼？你只有一個舌頭；有一個舌頭，只有一個味，你不能

啊，一個舌頭，哦，你怎麼會辨這麼多味呢？你已經有著酥味，就不應該再有甜味。

若不變移，不名知味。若變移者，舌非多體，云何多味，一舌之知？

「若不變移」：假設你吃黑石蜜的時候，也不變成甜的；「不名知味」：那你這舌頭也不叫知味了，它不知道味道。「若變移者」：假設你吃酥的時候就是酥味，吃糖的時候就變成甜味；變移的話，啊，若變移，「舌非多體」：這個舌根呢，只有一個舌根，只有一條舌，舌非多體。「云何多味」：你舌頭，就有一個舌頭，你為什麼能知道，云何多味，「一舌之知」：那麼這麼多的味道，這一個舌頭就可以知道這麼多的味道；啊，甜的，它就知道甜的；酥味，它就知道酥味；什麼味道它都知道，你一個舌頭，怎麼能知道這麼多的味道？

若生於食，食非有識，云何自知(知味)？

你若說這個味道啊，是從那個吃的東西那來的，可是云何知味？

又食自知，即同他食，何預於汝，名味之知？

你若說這個味生在這個識田裏邊，「食非有識」：這個吃的東西，它沒有一種知覺，沒有一種啊，知識，「云何知味」：那麼它既然沒有感覺，沒有知識，它怎麼會知道這個味道呢？「又食自知」：又者，這個吃的東西，它自己的味它自己知道。啊，「即同他食」：這個就好像啊，它自己吃它自己似的，這個味道。啊，「何預於汝」：這與你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「名味之知」：名這個吃東西這個味，知道味道這種知覺呢？

若生於空，汝噉(勿刁、)虛空，當作何味？必其虛空，若作鹹味，既鹹汝舌，亦鹹汝面，則此界人，同於海魚，既常受鹹，了不知淡；若不識淡，亦不覺鹹，必無所知，云何名味？

你若說這個味呀，生於虛空，「汝噉虛空啊」：你嚐一嚐，你吃一口虛空，看看虛空是什麼味道？汝噉虛空，就是你咬一口虛空，看看它是什麼味道？「當作何味」：啊，這虛空是什麼味道？啊，「必其虛空」：你若一定說這是虛空。啊，這虛空啊，假設比方它就是鹹味了，這虛空是鹹味。

「既鹹汝舌」：這個鹹味呀，既然鹹到你舌頭上，你舌頭跟著鹹了，「亦鹹汝面」：那你這個臉上也會鹹了，也會鹹了，「則此界人呢」：要是你

臉上也鹹了，那你身上也鹹了；你身上也鹹了，是他身上也鹹了；他身上也鹹了，就人人身上都鹹了；人人身上都鹹了，那麼這世界的人呢，「同於海魚」：和那海裏的魚是一樣了，啊，都變成啊，這個鹹的味，有鹹味了。「既常受鹹呢」：你要知道啊，既然常常在這個鹹的味來泡著、來醃著，在這個鹹的味裏邊。

「了不知淡」：就應該不知道什麼叫淡了，什麼叫沒有味，沒有滋味，這個淡。「若不識淡」：你若不知道什麼叫淡的味，「亦不覺鹹」：那麼鹹的味道你也不知道了，為什麼？你不覺得淡，你就不知道味道了嘛！不知道味道，所以也就不覺鹹了。「必無所知」：你根本就什麼味道都不知道了，「云何名味」：那麼這有什麼理由，你又給它起個名說叫這個味塵呢？這也沒有理由的。

是故當知，味舌與嘗，俱無處所，即嘗與味，二處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你阿難應該知道，這個味和這個舌，和這個嘗，「俱無處所啊」：它們都沒有一個地方的，沒有一個一定的處所的。「即嘗與味啊」：就拿這個嘗和這個味道來講，「二處虛妄」：這兩種處啊，都是虛妄而生，虛妄而滅的。「本非因緣」：也不是因緣造成的，也不是自然造成的；是由如來藏，妙真如性表現而已。

阿難！汝常晨朝，以手摩頭，

佛教裏頭的和尚，要每天呢，早晨三摩其頭，摩三次，摩自己的頭。就是好像白文天講的，摸摸有沒有頭髮。這個頭髮沒有了，為什麼呢？哦，這是個和尚，這是個出家人。

因為啊，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啊，就很多外道人呢，皈依佛了；皈依佛之後，佛呀，為令這一些個人呢，不忘他是和尚，所以每天叫這和尚啊，每天自己呀，摸一摸自己的頭。那麼這個阿難呢，是一個很聽教的一個人，所以呀，他很實行啊，這種的制度，所以呀，每一天他都三摩其頭。

阿難！「汝常晨朝」：你呀，常常的在早晨的時候；晨朝，晨，就是早晨；朝，朝也就是早晨的開始，這叫朝。晚間呢，叫夕；晚間呢，太陽落的時候，叫夕；早晨呢，這叫朝。這個字啊，本來是個朝(彳么丿)字；但是啊，在這讀朝(出么)。

「以手摩頭」：用這個手啊，摸自己這個和尚頭，看看自己這個頭髮為什麼沒有了？這叫人呢，不忘自己的本份。所以呀，在這講到這個觸塵的時候，講這個身呢，和這個觸，這十二處啊，這個身觸兩處啊，那麼釋迦牟尼佛就問阿難，以這個手摩頭，這種的制度。

於意云何，此摩所知，誰為能觸？能為在手？為復在頭？

說這個觸覺，你說是在什麼地方？

阿難，我問你一個問題啊！什麼問題呢？你以手摩頭，你有一種觸覺發生。「此摩所知」：你這一摸，手一摸頭，你手也知道了，頭也知道了。「誰為能觸」：誰是一個「能觸」的？誰是一個「所觸」的？能，有這種能力去觸去；所觸，是被觸的，誰為能觸。「能為在手，為復在頭」：這個能觸這種的能力啊，是在手上呢？還是在頭上？你講一講！

若在於手，頭則無知，云何成觸？若在於頭，手則無用，云何名觸？

啊，我現在呀，問你，假設你若說，阿難，你說，哦，這個觸啊，在手；既然在手的時候，頭它也不應該知道，你用手摸頭的時候，只有手知道啊，這個頭不應該知道，頭則無知。「云何成觸」：既然頭若不知道，怎麼叫觸呢？「若在於頭」：你若是啊，說這個能觸的功能啊，在你頭上，「手則無用」：這個手也沒有知覺。「云何名觸」：這又怎麼叫觸呢？啊，阿難！你講來給我聽一聽！

至於這個和尚啊，**三摩其頭**，它有一個偈頌。

偈頌啊，是說的很有道理的，很好的，我現在把這個偈頌給大家唸來聽聽。他說啊，「**守口攝意身莫犯**」，守口啊，就守著這口啊，不要亂講話，這守口。攝意，攝意呀，就是攝持著這個意念，令這個意念呢，也不要東想西想，不要盡打妄想，不要盡起攀緣心，不要盡各處去啊，啊，攀緣，這攝意。身莫犯，身呢，也不要犯過錯，不要犯的罪過。

這個守口呢，口裏就沒有四惡，沒有**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**，這四惡沒有了；攝意，意裏邊呢，也不要這個**貪、瞋、癡**，不要有這三惡；身莫犯，身呢，也不要這個**殺、盜、淫**，不要殺生、不要偷盜、不要邪淫，就是想一想都不可以的，身莫犯。

「**莫惱一切諸有情**」，你不要惱亂呢，這一切的有情。什麼叫有情？就

是一切的眾生。你不要啊，就是啊，你不要令這個對面呢，對面的人呢，和這一切眾生啊，生煩惱，你不要惱亂呢，這個眾生；甚至於你在一起的人呢，或者大家同在一起修行的，更不應該惱亂，不應該呀，令對方啊，生煩惱。那麼有的時候，若是無意之中的，對方啊，誤會了，生出一種煩惱，那應該啊，找一個機會來解釋，把這個事情不要擴大，這叫莫惱一切諸有情。

「無益之苦當遠離呀」，沒有益處的這苦行，好像印度人呢，啊，學那個牛戒，學那個牛，學那個狗，睡釘床，這種種無益的苦行，把這個自己身體呀，灰裏頭去，特意呀，把這身體弄的非常的不潔淨，你說這有什麼意思？啊！這個修道，對修道有什麼幫助？你越不乾淨，你心裏也邋邋，心裏也不乾淨。外邊你弄的不乾淨，你心裏也，啊，你盡想這些個不潔淨的東西，心裏也就不潔淨；所以這叫無益之苦，無益的苦行當遠離，不要做這種無益的苦行。你要做對人世有益處的事情，不要對人世啊，沒有益處的事情不要做，這叫無益之苦當遠離。

那麼「如是行者得度世」，像這樣子，你不惱亂一切諸有情啊，你再不要做這無益的苦行，好像也不要行這個外道法。怎麼叫外道法呢？釋迦牟尼佛，是行這個中道的。他修法，叫這個弟子啊，都要吃齋，不要吃肉；就吃肉，也要吃三淨肉；三淨肉，是「不見殺」，不看見他殺這個生；「不聞殺」，沒聽到他殺這個生的聲音，不聞殺；「不為我殺」，牠這個豬啊，或者牛啊，或者羊啊，不是為我殺的，那麼這叫「三淨肉」，叫弟子吃齋。

你說這個提婆達多，他這種邪知邪見呢，就怎麼樣？哼，你叫你的弟子吃齋不是嗎？我叫我的弟子啊，不吃鹹鹽，鹹鹽都不吃，不吃鹹鹽，他說這叫「上清齋」，在道教裏頭啊，也有這個外道，就說這叫「上清齋」，吃齋的，上清齋。

其實啊，這是不合乎中道的，那麼這是提婆達多這樣子。跟佛呀，叫弟子啊，過午不食，早晨呢，吃粥，午中啊，吃飯，一天吃兩餐；佛呢，自己呢，一天是吃一餐，一天呢，只中午吃一餐，早晨也不吃，那個晚間也不吃，就吃中午一餐。

那麼提婆達多叫他弟子怎麼樣啊？修行，一百天不吃飯，你一天吃一餐嗎！我一百天吃一餐，哈，你看，比你高吧，是不比你又高了？你吃齋嗎？我連鹹鹽都不吃，我總比你高一著，他總啊，想要和佛來比，要和佛來鬥法，他總說，佛不如他！

所以他啊，挑撥這個阿闍世王，叫阿闍世王啊，殺他父親，殺他母親，然後叫阿闍世嘛，做新王；那麼提婆達多他自己呀，說，他好做新佛；釋迦牟尼佛是舊佛，是老腐敗的佛；那麼他要做一個新佛，他也要創革命，在佛教裏他要創革命，做個新佛。

你看，結果搞來搞去，搞的提婆達多身陷地獄啊，就這麼帶著這個肉身就墮地獄了，這提婆達多搞出來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啊，這外道啊，就是這樣子。那麼他專門呢，做這個和佛不同的事情，和佛教不同的；也就是換一句話說怎麼樣呢？就要爭第一，like First, like number one，這個提婆達多。所以歡喜第一，歡喜來，歡喜去，結果歡喜到地獄裏去，這是提婆達多啊，身陷地獄的這種的果報。所以呢，啊，修這無益苦行的，是沒有用的。

這首說啊，「千百年來碗裏羹，冤深似海恨難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試聽屠門夜半聲」。

這一首偈誦啊，這說的，「千百年來碗裏羹」，這個碗裏呀，這一碗肉湯，千百年呢，到現在，碗裏羹，這個碗裏，這一碗肉湯啊，或者是肉做的羹；這羹，就是湯。那麼「冤深似海恨難平啊」，就在這一碗肉湯裏邊呢，這個冤仇啊；這個冤仇啊，似海！好像大海那麼深；恨難平啊，這種怨恨心呢，不平服的。

「欲知世上刀兵劫」，在早啊，那個作戰，只用刀、槍啊，這麼打；不是像現在又用火箭、又用炮、又用槍，這個隔著多遠都可以打的。以前那是用刀槍啊，都要白刃戰，要身體相接，白刃相接，才可以殺人；現在啊，啊，更厲害了。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你想知道啊，世界上啊，這個為什麼要有打仗的這個問題？

「試聽屠門夜半聲」，你聽一聽啊，那個屠夫舖啊，就是殺豬、殺牛、殺羊那個地方啊，那個屠宰場啊，晚上那個聲音，半夜那個聲音是什麼個聲音？現在呀，這個殺這一些個畜生的這個場所啊，都離著住人的地方很遠，那麼也不容易聽見。

不過我們想一想啊，我們人呢，殺了這麼多的生靈，所以這一些個生靈啊，將來托生做人呢，互相要還報的；所以就啊，一天比一天這個冤仇深，一天比一天冤仇多，沒有法子解決了，哦，你們大家不要去做畜牲了再還報，現在就是做人，大家你殺我，我殺你的，互相啊，你以前殺我，我現在也就殺你，互相殘殺；這都是這個刀兵的劫，都因為殺生造成的。

所以佛教講戒殺、放生、受戒，這個你若一個人不殺生，這個世界上啊，就少一股的戾氣、少一股的兇惡的氣；你若有十個人不殺生，這個世界啊，這個就有這個十股的吉祥氣了，沒有那兇氣了；吉祥，祥瑞的氣。所以呀，我們這一個人呢，和天地間都通著的。你盡存這個殺心，對一切眾生啊，你不戒殺，啊，那個眾生啊，對你也沒有好感；你若愛惜這個眾生呢，眾生對你也好。

所以呀，這有人與人之間，人和這個畜牲啊，都有這個一種關係的；不過在這個楞嚴講修班呢，這時間很少，我沒有那麼多時間給你們講這些個用不著的公案，所以呢，都是少講一點，就單單這個殺生啊，戒殺，放生這個問題呀，我講三個月也講不完的，我告訴你們；不要說三個月，三年也講不完，多的很，所以現在啊，不要講了，還講這個經文。

若各各有，則汝阿難應有二身。

假設你若說這個手也有觸，頭也有觸，這兩個地方各有各的觸，那麼「則汝阿難呢」：現在你這阿難呢，你應該有兩個身體，因為有兩個身體，有兩種觸。

若頭與手，一觸所生，則手與頭，當為一體。若一體者，觸則無成；

你阿難呢，「若頭與手」：你一說，啊，這個頭，和這個手，只有一個觸，都是啊，一個觸所生出來，不是兩個觸，你現在這樣講；啊，以前你說兩個觸，現在你比方說你是一個觸，一種觸覺。「則手與頭啊」：你，可是啊，你這個手，和這個頭，「當為一體」：這是一個，在一個和一個上啊，不應該有觸覺，不應該有觸，「若一體者，觸則無成」：你若是一個，頭和手是一個觸覺，那麼你又怎麼能成一個觸覺呢？啊，你說這個，啊，你看這個道理說的啊，妙到極點了！

若二體者，觸誰為在？在能非所，在所非能，不應虛空，與汝成觸。

「若二體」：你若說是啊，不是一體，那麼一體不成觸，這個沒有這個「觸」的名了。那麼若是兩個體，你說手啊，和頭，這是兩種觸，兩個體性；啊，那麼兩種觸，兩種體性，「觸誰為在」：這個觸啊，也應該有一個，這是屬於哪一個呢？屬於手啊，是屬於頭呢？是一定有一個「能觸」，有一個「所觸」。「在能非所，在所非能」：你不能說是兩個都有觸，你有個「能觸」，一個「所觸」。

怎麼叫「能觸」呢？就是你能有這個「觸」的這種知覺。所觸到，譬如我現在觸到這個桌子上；這個桌子本來是沒有知覺的，但是我這個手呢，這是能觸；這個桌子呢，這就叫所觸。

那麼究竟這個手和頭，哪一個是能觸的？哪一個是所觸的？在這個所觸，就不是能觸；在這能觸，也不是所觸，你究竟啊，你說是哪一個觸哪一個？這兩種往一起相觸的，一個要有能、所；一個能觸的，我這能去觸去了；那個觸到的那個物質，是所觸的。

那麼你說這個頭和手兩個，哪一個是能觸？哪一個是所觸？是手能觸啊，頭所觸是所觸啊，是頭是能觸，是手是所觸呢？你講了！嗯，在所非能。「不應虛空與汝成觸」：你不能說是啊，啊，這我就一個，我這個和這虛空發生這個觸覺了，虛空根本沒有東西的，虛空不會說是和你的手啊，頭阿，發生一種觸覺。

是故當知，覺觸與身，俱無處所，即身與觸，二俱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「是故當知」：因為這個，上邊我講這種道理；這個是，當個因為講；故，所以。因為這個道理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。「覺觸與身」：這種啊，有所感覺觸塵和這個身，和你的身體，「俱無處所」：這種觸覺沒有一個一定地方，沒有處所；你不能啊，一定說它怎麼樣子，所以呀，俱無處所。「即身與觸」：即你這個身和你這個觸啊，這個兩個處所，這叫身處和這個觸處啊，這兩虛妄的，假的、不實在的，你不要著住到這種觸塵上了囉，你不要貪著啊，啊，某某這個肉皮呀，真細膩、真滑；啊，完了，就生一種貪著想。

生一種貪著的想，哦，這，貪著這什麼？虛妄嘛，你貪著它做什麼？「本非因緣呢」：這種的觸覺，不是由因緣所生出來的；也不是啊，由自然呢，虛空裏生出來的。這是由如來藏那個妙真如性啊，所流出來來的，但是這都是虛妄的；你不要著住到這個上，你要返本還原呢，回到自己那個如來藏，把這個妄相都放下，歸回到自己那個真的根性上。

034. 卷三

阿難！汝常意中，所緣善、惡、無記三性、生成法則，

阿難！現在我再給你講這個「意緣法塵」這個道理。

「汝常意中啊」：你這個常常在意中裏頭啊，「所緣」：所緣這個緣呢，它是攀緣的緣；所以我們修道的人呢，最要避免的，就這個攀緣。這個攀緣心一有啊，就是障道的因緣；由這個第六意識啊，它作怪，生出一種攀緣心呢，你很難修道。你做多少的善事，你用攀緣心來做，那都是假的；你就度了多少眾生，你用攀緣心來度眾生，那也是假的。

所以呀，這個你阿難呢！你常在你這個意裏頭啊，所緣的，有這個善性、惡性，和無記性。善性呢，就是一切的善法；惡性呢，就是一切的惡法；無記性呢，就是非善非惡，也不是善也不是惡，平平常常的，這叫無記，這叫無記性。

由這三種的性，「生成法則」：由這個善性、惡性，和無記性這三種的性裏邊呢，生成這個法塵，有這個法塵；這個法，不是這個佛法的法，是法塵。則，而有一定的規律生出來這個法塵。

此法為復即心所生？為當離心別有方所？

這個意所緣的這種的法，這個法呀，你說它是就在心裏所生出來的這個法？還是在離開你的這個心，這個心就是第六意識，就是那個「意」。「別有方所」：離開你這個第六意識，另外它有一個方向和住所嗎？你講！你的意思怎麼樣啊？講一講啊，阿難！

這阿難呢，現在，啊，莫測高深，對佛的境界，他不敢窺測了，不敢講了！所以呀，佛在這個問了之後，阿難也沒有回答，所以佛啊，又叫了一聲阿難。為什麼他叫一聲阿難呢？就是叫阿難來注意，聽他的話；不然的時候，他說出來阿難若睡著了，你是說，也白說了，沒有人聽了，所以他叫阿難啊！叫了一聲阿難，這把阿難呢，從夢中給驚醒了，不會再去睡覺！

所以呀，說，阿難！若即心者，法則非塵，非心所緣，云何成處？

「若即心者」：你說啊，這個「法」就是從心裏生出來的，就是心，就是第六這個意識。「法則非塵」：在你心裏生出這不是塵了，與「塵」沒有關係。「非心所緣」：既然不是「塵」，你那個心本來是緣那個塵境啊，那麼不是塵你心也緣不到了，既然緣不到，你連緣都沒有地方緣，又怎麼能有一個地方呢？所以呀，這「意緣法」，沒有一個地方的。

若離於心，別有方所，則法自性，為知非知？

啊，說是啊，「若離於心」：離開這個心；這個法呢，「別有方所」：另外有個地方；那麼另外有個地方，可是這個「法自性」：那個法的它自己的性，「為知非知」：它知不知道它自己是法呢？它知道它是法，是不知道它是法呢？你講啊！

知則名心，異汝非塵，同他心量，即汝即心，云何汝心，更二於汝？

「知則名心」：如果你說啊，這個法它知道，有知覺的；有知覺，這個就叫「心」，知則名心。「異汝非塵」：那麼心它就沒離開你，異呀，沒離開你，沒離開你就不是塵；這個異，當個「離異」講；心沒有離開你；沒有離開你，那它就不是塵。

「同他心量，即汝即心」：你若說，啊，這個是心，和啊，其他人這個心量是一樣的，這個法塵。即汝即心，那麼你在你這個心裏頭。「云何汝心，更二於汝」：你這樣講，說是啊，這個知道啊，和其他的人的心量一樣的，那麼就在你這，就是你的心；云何汝心，你怎麼可以說你這個心，更二於汝，和你分成兩個呢？若知道就是心，心，它怎麼會和你分成兩個呢？

「若非知者」：你若說它不知道，若非知者，此塵既非色聲香味，離合冷煖，及虛空相，當於何在？

「若非知者」：你說這個塵呢，照我前邊這個道理這麼樣一講，你又說它不知道。「此塵既非」：那麼不知道這個塵，也不是「色聲香味」：和前邊呢，那五塵的境界不同，那麼他這是個法塵，也沒有色、也沒有聲、也沒有香、也沒有味，「離合冷煖」：也沒有這個觸覺所知道的離、和合、和冷、和暖，這種的覺。

「及虛空相」：它也沒有個虛空相，虛空還有個虛空相啊，「當於何在」：你說這個法在什麼地方？在什麼地方？這問阿難！這回阿難呢，啊，總也不敢講話了！

今於色空，都無表示，不應人間，更有空外；心非所緣，處從誰立？

「今於色空」：現在在這個色空這兩種的塵相。「都無表示」：在色上，這個法塵也沒有表示；在空裏邊，它也沒有表示。「不應人間，更有空外」：不應該啊，在人間呢，更有空外，「心非所緣」：在這空的外邊，又啊，

心也不能啊，緣它這種的法塵。「處從誰立」：那麼這個法它的處所在什麼地方建立呢？啊，是誰給它建立的呢？

是故當知，法則與心，俱無處所，則意與法，二俱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你阿難，你應該知道，這個法，這種規律，與這心，「俱無處所」：這兩種也是沒有處所的，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找的。「則意與法呀」：這個意緣法這種的道理呀，「二俱虛妄」：這兩個處所也都是假的。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，也是從如來藏妙真如性裏頭啊，一種狂妄所化現的。

復次阿難！云何十八界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？

釋迦牟尼佛又對阿難說，說什麼呢？說，怎麼叫十八界也都是這個如來藏妙真如性呢？這十八界，什麼叫十八界呢？這十八界就是，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，這是六界；再加上啊，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這六塵，又是六界；再加上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」，這又是六識；這三六、一十八界，這十八界。

那麼這六識是從六根、六塵中間呢，生出來的，這叫六識；這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。這六根對著六塵，中間呢，這生出的六識。這個識，就是以「分別」為義。根呢，是以「生長」為義；言其呀，它生長在我們身體上，這叫六根。六塵呢，這個塵是以「染污」為義，不潔淨，這就叫塵，不清淨。這個染污，染汙什麼呢？染污到這個六根的根性上。

在這個六根對著六塵，相對的時候啊，就生出一種識來；眼睛看見色，就分別這個色是好看、和不好看；歡喜這個顏色、不歡喜這個顏色，生出一種分別心。

耳聽這個聲音，也是聽這個聲音好聽、和不好聽；或者歡喜這個聲音，或者不歡喜這個聲音；生出啊，種種的分別心，那麼這就叫「耳識」，生出這種分別心這就叫耳識。

鼻，鼻嗅香、和臭；這個香、臭這兩種塵，分別啊，這是香的東西，是臭的東西；或者自己歡喜這個氣味，或者不歡喜這個氣味，生出一種啊，「鼻識」來。

舌，是分別味道的，因為這個舌根對著這個味塵，就分別這個味；這個味啊，是香味，是臭味；是歡喜這個味，不歡喜這個味。那麼這個「味」呀，和那個香，和那個香塵呢，鼻嗅香塵，是不同的。

這身根對著觸塵，貪這個滑膩了，或者粗澀，或者歡喜這種觸覺，或者又不歡喜這種觸覺；身根對著這個觸塵，生出一種分別這個觸的，觸覺的這種識，這叫啊，身識。

那麼意，意根對著法塵；在前五塵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都是有形相的，那麼是可以有所表現；唯獨這個法塵，它是啊，無形無相，無所表示；可是雖然無所表示，也是啊，在這個意根對著這個法塵裏邊，生出一種分別心；於是乎啊，也有一個識。這是啊，六根對著六塵，中間生出六識，這叫「十八界」。這十八界，可是啊，雖然分開是十八界，那麼合而言之啊，也都是在這個如來藏性這個妙真如性裏邊呢，包括著的。

阿難！如汝所明，眼色為緣，生於眼識。

阿難呢！就好像你以前所明白這個道理是一樣的；眼根對著這個色塵，「為緣」：生出啊，這麼一種因緣，眼根對著色塵這種因緣；生出這種因緣來，那麼又「生於眼識」：於是乎中間呢，就生出來一種眼的識。

此識為復因眼所生，以眼為界？因色所生，以色為界？

可是這個識啊，六根對著六塵，中間生出這個識；這個識啊，以眼為界。「此識為復因眼所生」：是因為眼睛生出這種識啊，「以眼為界」：以這個眼根做它的界限呢？「因色所生，以色為界」：是因為啊，這個色塵所生出這種的眼識啊，是以這個色塵做它的界限呢？

阿難！若因眼生，既無色空，無可分別，縱有汝識，欲將何用？

阿難，假設這個識，這個眼識，「因眼生」：因為眼呢，而生這個眼識；與這個色呀，空啊，毫無關係，所以呀，也就沒有色、空的因緣，而有這個眼識。「無可分別」：那麼既然沒有色、沒有空，也沒有所分別。

因為你要對著這個色才能有分別，或者你對著這空也可以有分別；現在色也沒有，空也沒有，那麼你有什麼分別呢？是沒有所分別的。「縱有汝識」：你就算你呀，假令算你有這個識，「欲將何用」：又有什麼用處呢？你要它來做什麼用呢？沒有什麼用處啊！

汝見又非青黃赤白，無所表示，從何立界？

你這個見，眼看這個見，你眼看見呢，這個色，能生出一種識；你這個能見這個見，也不是青、黃、赤、白這種的顏色；也沒有所表示，「無所表示」。「從何立界」：你在又從什麼地方立出這個界限呢？

「若因色生」：假設你若說，啊，這個眼識啊，是因為色而生的。

若因色生，空無色時，汝識應滅，云何識知是虛空性？

你若說啊，你這個眼識是因為色塵而生出來的這個眼識，「空無色時」：在這個空什麼也沒有的時候，「汝識應滅」：你在那個時候，你沒有所分別，你這識就應該滅了。

「云何識知是虛空性呢」：你怎麼又能知道它是虛空的性呢？你能知道這是虛空的性，你這個識還沒有滅；既然沒有滅，你這個識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你說從色這生來的；到空的時候，沒有色了，那麼這識也應該沒有；但是現在也不是這樣子，到空的時候嘛！你還知道是虛空；你知道是虛空，你這還有識啊，你這個識也沒有滅！

若色變時，汝亦識其色相遷變，汝識不遷，界從何立？

你說，因為色，生的眼識，如果這個色有所改變的時候，「汝亦識其色相遷變」：你呀，也知道它這個色相遷變了，這個色的形相遷變了。「汝識不遷」：可是你這個眼識沒有遷變。

「界從何立」：那麼你如果若從這個色生，色改變了，你這個識也應該改變；但是現在這個色改變了，你這個識可沒有改變。既然你識沒有改變，沒有跟著這個色去改變，這個識的界限，又從什麼地方立呢？

你應該，這個識從色生，應該在色那方面立界限了；現在色改變了，你識也沒有改變，沒有跟著它去跑，那麼究竟你這個識的界限在什麼地方呢？

從變則變，界相自無；不變則恆，既從色生，應不識知虛空所在。

啊，「從變則變」：你若說是，前邊這說是這個識不變。你如果說，這個遇到這個色變呢，這識也就變了。「界相自無」：所以呀，也沒有個界相，

它隨時變動的，所以沒有界相，就像這個。「不變則恆」：如果不隨著變的話，就是永遠存在的。

「既從色生」：既然說是這個識是從色生出來的，「應不識知虛空所在」：從這個有形相生出來的這個識，它就不應該啊，知道虛空所在；虛空在什麼地方，它不應該知道；因為它的界限在這個色相上，有這個色質的東西上；那麼在有色質的東西上，它有這種識，它不應該知道虛空的，虛空在什麼地方，它不知道。

若兼二種，眼色共生，合則中離，離則兩合，體性雜亂，云何成界呢？

「若兼二種」：假設你若說是啊，它這個識啊，也變、也不變；亦變、亦恆，你若這樣講。「眼色共生」：這個眼根對著這個色塵，兩種啊，生出來的；兩種啊，一起生出來的。「合則中離」：可是啊，兩種共同生出這個「識」，合則中離，你兩個合到一起的話，中間它一定得(勿入V)要有一個縫，因為它不是個整個的。你是啊，眼睛也生識，是這個色塵也生識；那麼色塵是無知覺的，眼根生出來是有知覺的，色塵生出來是無知覺的。

那麼這一個有知覺、一個無知覺，若合到一起的話，因為它不是，兩個不是都有知覺的，也不是兩個都不是有知覺的；那麼既然這樣子，合到一起的時候，中間一定要有個縫，要離開一個縫子。「離則兩合」：若是如果離開這一半根，是一半塵；也是一半呢，有知覺的，一半沒有知覺的；那麼若離開的時候，它又要啊，離開；那麼你這半根和半根相合，半塵和半塵相合，這又變成兩合了，離則兩合。

「體性雜亂呢」：這一種啊，講法，這個體性就亂了，就不會有一個系統了。所以「云何成界」：那麼它自己本身這個界限都分別不清楚，怎麼會再有這一個識的界存在呢？也是沒有界限的，這個界限也不能成立的。

是故當知，眼色為緣，生眼識界，三處都無，則眼與色及色界三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你阿難呢！應該知道，知道什麼呢？知道這眼根對著色塵，互相為緣，互相啊，來借重，互相啊，為緣。「生眼識界」：中間呢，就生出一個「眼識」的界來。「三處都無」：你詳細追究這個道理呀，三個地方都沒有處所，沒有一定的處所。

「則眼與色呀」：這個眼識和色塵呢，「及色界三」：和這個色，這種界

限，這三種；就是「眼根、眼識、色塵」，這三種啊，「本非因緣」：本來不是因緣所生，也不是自然所生出來的；這是如來藏妙真如性的表現而已。

這呢，這個地方啊，都不太重要了，總而言之就是它眼根，和這個眼識，和色塵這三種，這三種啊，這叫有三個界限。眼根是眼根的界限，眼識是眼識的界限，色塵是色塵的界限，這三種這個眼根，和這個眼識，和這個色，與色界三，這個與色界三呢，不過這是文法上的關係，不怎麼重要的，所以這是文法它這麼樣加上一個這個色字啊，這還是四個字一句的，不太重要的。

阿難！又汝所明，耳聲為緣，生於耳識。

阿難！你這個你平常也知道的，這個耳根，和這個聲塵，互相為緣，而有這個耳根，聽見這個聲塵，這互相啊，發生一種因緣。這種因緣呢，發生了之後，就生出一種耳識來，由這個耳啊，又生出一種分別性來這叫耳識。

此識為復因耳所生，以耳為界？因聲所生，以聲為界？

你說這個識，這個識它是啊，可是因為耳朵生出來的，叫耳識啊，以耳來作它的界限呢？是因聲所生出來的，以聲塵作它的界限呢？你說是以什麼做它的界限呢？

這是徵問阿難呢！看他的意思怎麼樣？可是阿難呢，也沒有話講，因為對這個道理呀，越講他越覺得不明白了，所以呀，也就不敢講話了！

釋迦牟尼佛又說，叫了一聲「阿難」：說，阿難呢！若因耳生，動靜二相，既不現前，根不成知，必無所知；知尚無成，識何形貌？

阿難呢！「若因耳生」：假設你若說這個耳識是因為耳生出來的。在耳生出來要有「動靜二相」：或者有動的聲、有靜的聲，有這兩種的相貌。「既不現前」：可是這個動、靜兩種的相啊，當著這個動靜二相沒有現前的時候，「根不成知啊」：單單耳朵啊，它沒有知覺，它不知道的。

「必無所知」：那麼一定這個耳朵啊，不能知道這個有這種聲塵。因為動、靜二相啊，既然沒有了，也就沒有聲了；沒有聲了，那麼一定無所知。「知尚無成啊」：這個知都不能成，「識何形貌」：那麼你這個識在什麼地方來呢？識又是個什麼樣子呢？這識也是沒有的。

若取耳聞，無動靜故，聞無所成，云何耳形，雜色觸塵，名為識界？則耳識界，復從誰立？

「若取耳聞」：假設你說這個耳朵啊，不是因為耳生出來的，但是是因為耳朵有聞性，所以呀，這個識啊，是這個聞性生出來的。「無動靜故」：這個耳聞呢，若是沒有動靜的時候，「聞無所成」：沒有這個聲音，動聲、靜聲沒有的時候，你也沒有所聽見，聽不見什麼；既然聽不見什麼，「聞無所成啊」：這個「聞」，這個名目也不能成立的。

「云何耳形」：你怎麼可以說耳朵這個形相，「雜色觸塵」：這個耳朵你可以呀，參雜上這個色塵，啊，與這個色塵發生接觸，這是沒有的。「名為識界」：你若說這個耳朵夾雜這個色塵，和這個塵界接觸了，名為識界，這算一個耳識界。「則耳識界，復從誰立呢」：你，可是啊，你這樣講，那麼這個耳識界，倒是從哪一邊立出來的呢？是從耳這邊立出來的？是從那個聲塵那邊立出來的呢？啊，它一定要有一個，從哪一邊呢？你這現在是從哪一邊立出來的呢？復從誰立。

若生於聲，識因聲有，則不關聞；無聞則亡聲相所在。

你若說啊，這個耳識是從這個聲音生出來的，「識因聲有」：這個耳識界，因為這聲才有這耳識界。「則不關聞，無聞則亡」：那麼你若是啊，沒有聞的時候；也沒有聞的時候啊，這個也沒有這個識，也沒有這個聲了；沒有聞就沒有聲了；沒有聲，那麼這個識也亡了！

「聲相所在」：這個聲相，沒有聞呢，這個聲相，沒有聞，這個聞亡了，既然沒有聞了，這個聞也就亡了，沒有，滅了；聞既然滅了，「聲相所在」：這個聞性都沒有了，你這聲相也沒有了，也沒有聲了。因為什麼沒有聞呢？就因為沒有聲；沒有聲，所以呀，你又怎麼會有個識呢？有會有個聞性呢？

識從聲生，許聲因聞，而有聲相，聞應聞識，

識啊，這個識，你若說它從這個聲音生出來的，「許聲因聞」：我可以呀，這樣說，說是啊，這個聲音就因為啊，聞性而有的；「而有聲相」：也就生出這一種的聲相。可是若這樣子，這個「聞應聞識」：這個聞性啊，也應該，聞識，聽到自己這個識的是個什麼聲音！

因為你說這個識是從聲生出來的嘛！那麼沒有聲，也就沒有識了。你現在

因為你聞到這個聲，也應該啊，聞到這個識。

不聞非界，聞則同聲，識已被聞，誰知聞識？若無知者，終如草木。

「不聞非界」：那麼你這個識啊，因為聲生出來的，有聲才可以有識；那麼沒有聲，就沒有識。如果你若聽到這個聲，就應該聽到這個識；不聞非界，你若不聞呢，不聞見這個識，它就沒有一個界限。「聞則同聲」：如果你若能聽著，聽著也就是聲嘛！也就不能叫識了，所以呀，聞則同聲，就是個聲。

「識已被聞」：這個識已經被聞了，「誰知聞識啊」：誰知道啊？那個識才能知道，這個聞識；那麼識已被聞，這個識已經被旁人聽去了，聽了；那麼又誰知道這個，這個識又是誰的呢？這個識又是誰呢？識已被聞；誰知聞識？誰又知道，哦！現在我聞到這個識了，這又是誰知道呢？

「若無知者」：如果說是啊，沒有人知道，再沒有另外一個識啊，知道這個聞識的這種的情形；「終如草木」：那麼這個你就聞到識這個聞，也等於草木無知一樣了嘛！所以這個道理也不成立的。

不應聲聞，雜成中界；界無中位，則內外相，復從何成？

可是啊，你不應該呀，這個聲又聞聲。「雜成中界」：這麼雜亂無章的，啊，一點也不清楚了，把這個界限也搞得不清楚了！「界無中位」：這個界限沒有哪一邊，沒有一個目標，沒有一個中立的位置。「則內外相」：內相、外相，也沒有個中間相，「復從何成啊」：那麼這個識的界限倒從什麼地方成立的呢？沒有地方成立的，所以這個識沒有界限的！

是故當知，耳聲為緣，生耳識界，三處都無，則耳與聲，及聲界三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你阿難應該知道，這個「耳聲為緣呢」：這個耳和聲這種因緣，是互相生出這種因緣，又生出一種耳識的界限來。「三處都無啊」：耳識界，耳根這個界，和這個聲塵的界，三處都沒有一定的處所。「則耳與聲」：即這個耳根的界限，與這個聲塵的界限，與這個有聲音這種識的界限，這三種的界限呢，界三，「本非因緣」：本來也不是因緣，也不是自然性；也是從如來藏妙真如性啊，的表現而已。

阿難！又汝所明，鼻香為緣，生於鼻識。

阿難！「又汝所明」：你以前聽過這種權乘的教法；權乘教裏邊講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那麼這個道理你都明白了！可是那時候講的這十八界，是度二乘人和這個外道所說的這個方便法門；現在我再給你詳細來講解這種道理，你不要著住到這種的法塵上。「鼻香為緣」：講到這個鼻和這個香，互相發生一種因緣，互相發生一種緣；由這個鼻，聞這個香；由這個香，又到這個鼻根上；互相啊，就有一種緣，有一種因緣。「生於鼻識」：互相因為有這種的因緣，就生出來了鼻識來；這鼻識啊，生出來了，究竟你說它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個鼻識呢？到底有沒有這個識呢？

此識為復因鼻所生，以鼻為界？因香所生，以香為界？

你說這個這種鼻識啊，它是因為這個鼻根生出來的，以這個鼻根作為它的界限呢？還是因為這個香塵所生呢？以這個香塵作為它的界限呢？什麼地方是這個這種鼻識的這個界限？

阿難！若因鼻生，則汝心中，以何為鼻？為取肉形，雙爪之相？為取鼻知，動搖之性？

阿難！「若因鼻生」：若是啊，因為這個鼻根所生出這種的香塵中，所生出來的這種識，由這個鼻根和這個香塵，中間呢，生出這種的鼻識。「則汝心中啊」：那麼如果這樣子呢，在你的心裏邊，「以何為鼻」：你以什麼是你的鼻子呢？

啊，你說這個佛，在這個地方，本來就是這就是鼻子，他還問以什麼為鼻子？大約佛的意思啊，叫阿難說以眼睛為鼻子，或者以耳朵為鼻子。那麼阿難呢，對於這個道理呀，沒有瞭解，所以呀，現在佛也問他以什麼為鼻子？

「為取肉形雙爪之相」：是啊，取這個肉的鼻子啊，好像有兩個爪在這個鼻子這個地方之相這為鼻呢？「為取鼻知動搖之性」：可是啊，你取這個能鼻，有一種鼻覺，這麼鼻；這有了嗅覺，這就有了動靜了，動靜知性，是以這個性啊，做鼻子呢？

若取肉形，肉質乃身，身知即觸，名身非鼻，名觸即塵，鼻尚無名，云何立界？

那麼佛呀，又對阿難講，說是假設你若以這個肉形，肉質，以這個肉形，

做這個鼻識的話，「那個肉質啊，乃身」：這個有肉的這個這種的東西啊，都是人的身體。「身知即觸」：身所知道的呢，這就叫觸，不叫鼻識，這是觸了。「名身非鼻」：這個觸，這叫一個「身」，它的名字不叫「鼻子」。這個肉質的，是個身；有所觸的，這就是一種觸塵；根本就沒有一個鼻子的名義。「鼻尚無名」：鼻，也沒有一個鼻子的名。

「云何立界」：連個鼻子的名都沒有，你怎麼能給它立個界限呢？佛就是不講道理！你誰都知道他自己有個鼻子；現在他把這阿難的鼻子給弄沒有了！啊，佛呀，沒有問問阿難！說是你的鼻孔究竟是衝下、是衝上啊？問問阿難鼻孔衝下、是衝上沒有問！

那麼我現在問問你們聽這個《楞嚴經》這些個人，你說每一個人的鼻孔是衝下、是衝上？如果你若答的出來這個問題的話，這也當啊，一個月的總考啊，合格了，你若答得出！答不出的時候，那就還是像那個舍衛國似的，像那個室羅筏城似的，一個樣。

所以呢，**人的鼻孔究竟衝下、衝上呢？**

若取鼻知，

「若取鼻知」：你若是啊，取它這個鼻知，

又汝心中，以何為知？以肉為知，則肉之知，元觸非鼻。

「若取鼻知」：你若觸這個鼻覺這種知覺性啊，為你的鼻識。「又汝心中」：在你的心裏頭，「以何為知」：以什麼算一個知呢？「以肉為知」：說是啊，以這個鼻香，你如果以這個肉作你的知，「則肉之知，元觸非鼻」：肉所知道的這個名叫「觸」，不叫一個鼻，非鼻，不是叫鼻子的名字。

以空為知，空則自知，肉應非覺，如是則應虛空是汝；汝身非知，今日阿難，應無所在。

阿難！「以空為知」：譬如你說以這個虛空為知，這個空呢，這個虛空啊，是講啊，接近鼻孔啊，這個虛空，這個空；說，在這啊，在這個鼻孔啊，和這空氣相接近呢，這就是鼻識。「空則自知」：如果若以空為知，空它自己知道它的空，空則自知。「肉應非覺」：你以空為這個鼻識，那空它知道它自己本身，你這個肉啊，就不應該有所知覺！

「如是則應虛空是汝」：因為這個你說這個識啊，是虛空由虛空生出來的，若如果這樣子的話；如是則應，應該啊，虛空是汝，虛空就是你阿難的身體。因為什麼呢？你這個識，在虛空裏頭嘛！這虛空，知道它虛空的本身。如果你自己不知道這個識，和這個識也沒有什麼關係了；如果你若是知道這個識，你認為這是一種分別的識，那你的身體就應該啊，也是虛空了！

「汝身非知」：你是虛空，那麼你這個身體呀，就應該不知道；啊，如果是這樣子，你這個阿難呢，「應無所在」：你阿難呢，根本呢，就不應該有個站的地方，應該沒有你站的地方，你是虛空嘛！

以香為知，知自屬香，何預於汝？

如果你若是以這個香啊，香塵，說你這個鼻識啊，是從香塵生出來。「知自屬香」：那麼既然是由這個香生出這種知啊，這種的識啊，那麼這個識也就屬於香，而不屬於你。那麼又與你有什麼關係呢？「何預於汝」：與你沒有關係啊！

若香臭氣必生汝鼻，則彼香臭二種流氣，不生伊蘭，及栴檀木；二物不來，汝自鼻，為香為臭？臭則非香，香應非臭。

這個香，本來香、臭；那麼這個字啊，可以讀「嗅」，也就和那個有嗅覺那個嗅是一樣的音。這個字也可以讀(ㄉㄨㄛˋ)，也可以讀(ㄊㄩㄛˋ)；嗅啊，在這呢，這就本來應該讀(ㄉㄨㄛˋ)；不過這個臭一說出來這個味道，大家就有一種的這種感覺！這個味道不好！所以都是讀「嗅」好。「若香臭氣」：或者這個香的味道，或者不香的味道這股氣，「必生汝鼻」：你一定說是啊，這個味道是由你鼻生出來。

「則彼香臭」：就是說那個好的味道；香的味道，和不香的味道；「二種流氣」：這兩種的這個氣，氣味。「不生伊蘭，及栴檀木」：就不應該啊，生到這個伊蘭；伊蘭，是一種樹啊，這種樹呢，是最臭不過！就好像什麼那麼臭呢？就好像那個死人呢，那個屍首；在熱的天呢，擺到那，或者三個禮拜、五個禮拜啊，那個這個人的屍首臭的很遠很遠的！

這種木頭呢，出那種的味道啊，就和那個腐爛的屍首啊，那個味一樣的，最臭的一種木頭。它這個開花呀，開的紅花；這花呢，非常美麗；可是啊，這種花人若是吃了這種花，就很快就死了，它的毒的性質很大的，所以這種木頭。

栴檀木，這個栴檀木啊，前邊不講啊，叫「牛頭栴檀」，據說出在北俱盧洲。這種栴檀香的木啊，一點著就可以香四十里，四十里地都聞見這種香。這個栴檀木，有的時候也和這個伊蘭呢，生到一起，這種東西生到一起；如果有栴檀木啊，這個伊蘭這個臭氣就沒有了。這也就是啊，臭到極點，就該香了；香到極點，又該臭了。所以呢，那大約伊蘭樹啊，是臭到極點了；一有栴檀香木啊，就把它那股臭氣給避開了。

好像啊，這我們這個人呢，這個地方盡是惡人，就等於臭氣一樣的，大家都有臭氣；這惡人裏頭又有個善人了，啊，把這一些個人呢，都給影響啊，變成善人，那麼也就等於啊，有栴檀香氣一樣的。所以這個「物極必反，否極泰來」，什麼事情啊，壞到極點，就該好了；好到極點，又該壞了。

你，好像我們現在這個世界，一般人呢，說發明科學，發明；發明的東西多了；等發明到極點，不是嘛！這個世界也壞了，就沒有了，那該壞了！啊，壞到壞了，然後這個人又都什麼也不知道了？什麼也不知道！然後再發明；發明，知道東西多了，又該壞了！這個世界就這樣子循環的。

「二物不來」：這個這兩種的香和臭，這兩種的氣味，這兩種的物的氣味不來，「汝自鼻」：你自己呀，鼻你自己的鼻。「為香為臭」：是香啊，是臭啊？「臭即非香」：這個味道不好，就不是香。「香應非臭」：如果若是這個味道好味道，就不是這個臭氣。

若香臭二俱能聞者，則汝一人應有兩鼻；對我問道，有二阿難，誰為汝體？

「若香臭二俱能聞者」：假設你若說這個自己聞自己，也可以聞到香、又可以聞到臭，這兩種啊，都可以聞得見的。「則汝一人」：那麼你現在一個身呢，「應有兩鼻」：你應該有兩個鼻子。

為什麼呢？你聞這個香，前邊那不講嗎！香，就不是臭；臭，就不是香；臭應非香。你如果說一起聞見了，那麼你就應該有兩個鼻子。為什麼你一個鼻子，可以聞兩種的味道呢？「對我問道」：你現在啊，對著我問這個佛法的，「有二阿難」：應該有兩個阿難。你有兩個鼻子嘛！兩個鼻子，也就應該有兩個阿難！「誰為汝體」：這兩個阿難，哪一個是你的身體呢？

035. 卷三

若鼻是一，香臭無二，臭既為香，香復成臭，二性不有，界從誰立？

「若鼻是一」：你若說啊，這個一個鼻子，不是兩個鼻子。因為你沒有兩個身體啊！所以你就說這個鼻子只是一個。「香臭無二」：香，也就是臭；臭，也就是香；啊，沒有什麼分別，這不是兩個。「臭既為香」：臭，既然呢，你就說它是香，香也就變成臭。「二性不有」：也沒有香、也沒有臭了。因為你這個香和臭兩個氣味合到一起，那麼哪個性也不存在了；你香也不香了，臭也不臭；這二性不有，二性那個本來的那種的香臭的性啊，不存在了；既然這個兩種的性都不存在，那麼你這個界限又從哪個地方立呢？從哪一個地方你能立出界限來呢？

若因香生，識因香有，如眼有見，不能觀眼，因香有故，應不知香。

你若說呀，這個識，因為香生出這種識。「識因香有」：這個識啊，是因為這個香氣而有這個鼻識。「如眼有見」：好像這個眼睛啊，有見，能看見的見，「不能觀眼」：眼睛這個見不能啊，迴光返照，看見自己的眼睛。「因香有故」：那麼你因為這個香有這個鼻識。

「應不知香」：你就在你這個鼻識上啊，本身就不應該知道這個香，知道有香氣了。因為你有香，因香而有啊，你識因香有，識因為香有，所以呢，它就應該不知道這香；你怎麼還又知道香呢？既然知道香，這也不是從香生出來這個識。

知即非生，不知非識，香非知有，香界不成，識不知香，因界則非從香建立；

「知即非生」：你，如果你知道這個香，就不是，這個識啊，就不是從香生出來；好像我說這個眼睛，這個見，不能回來看這眼睛。你如果這個識從香生出來的，它也不應該知道這個香；如果你說知道，知道，就不是從香生出來的。「不知非識」：你說它又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這又不是識了。識是以「分別」為意啊，應該知道的；不知道，這也不是識。

「香非知有」：可是那個香啊，香塵它沒有知覺的，香非知有。「香界不成」：所以在這個香，立這個識的界限呢，這也不成了，「識不知香」：你如果若是說這個識從香生出來的，它不知道香。「因界則非呀」：你在這個地方立這個識的界限呢，「則非從香建立」：這個識，也不是從香啊，建立而成這個識的。

既無中間，不成內外，彼諸聞性，畢竟虛妄。

「既無中間」：也沒有中間；「不成內外」：也沒有個內、也沒有個外。
「彼諸聞啊性」：這個鼻的聞性，「畢竟虛妄啊」：沒有處所的。你說它是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呢？也不是從香生的，也不是從鼻生的，也不是啊，從這個空生的；所以它畢竟啊，虛妄，是個虛妄的。

是故當知，鼻香為緣，生鼻識界，三處都無，則鼻與香，及香界三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「是故當知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你阿難應該知道。「鼻香為緣呢」：鼻和這個香互相為緣呢，互相為這種姻緣呢，「生鼻識界」：說啊，生出這個鼻識界來。「三處都無」：這個也沒有這個鼻根界、也沒有這個香塵界、也沒有這個香識的這種界，這三種的界限都沒有，三處都無。

「則鼻與香」：你這個鼻根，和這個香塵，和這個你所知道這個香塵這種識，這三種的界限呢，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啊」：這也是都從如來藏裏邊呢，那個妙真如性的表現，並沒有一定的處所。

所以呀，你不要執著我以前講這個權乘的法門，又有「十八界」、又有「十二處」，這都是虛妄不實的；不過以前，啊，為接引這個小乘的人，不得不說出來這麼多個法門，這麼多個處所，根本就沒有的。現在啊，講這個要講這個實相法門呢，第一義諦，這楞嚴大定，所以把以前這些個理論呢，你不能再拿來啊，和現在這第一義諦的法門來相比較的，所以呀，以前這些個界限都是不成立的。佛說了法又不算，現在，哈！又說他說這個以前這個那些個道理都不正確的。

香，知道香啊，就不是從香生出來的；你若不知道，就不是識；那麼這是現在講這個識，鼻識；那麼你知道啊，就不是這個識；就不是從香生這個識；你若不知道，說不知道這個香，在香生出來，它就不知道這個香了，那麼這又不是個識，識是知道的。你說這個識在什麼地方？

明天是禮拜六了，Tomorrow is Saturday，禮拜六要放假；那麼每逢一放假，我就覺得這個人心呢，就發散！那麼在放假的這一天呢，也要收攝身心，不要太散！要啊，把這個考試的題目，認真了研究研究，把這文章啊，作的好一點，不要馬馬虎虎的。

那麼還有啊，在這個本堂啊，這一次《楞嚴經》的法會，講修班呢，有人要求啊，要受五戒，有的又要受八戒，有的又想要受菩薩戒。受五戒和八戒，這都叫啊，優婆塞、優婆夷；如果受菩薩戒，就叫菩薩，受過菩薩戒

的人呢，就是菩薩。這個菩薩，本來是出家人受菩薩戒，但是啊，因為菩薩，他是自利利人的，就是在家人也可以受這個菩薩戒。

在佛教裏呢，受戒是很要緊的！我們現在啊，每一個人如果想要受戒的都可以，不要錯過機會。你受一戒也可以，受兩戒也可以，受三戒也可以，受四戒也可以，受五戒也可以，受八戒也可以，不能受十戒在家人；十戒，是沙彌戒，那麼可以受菩薩戒。菩薩戒呢，是十重四十八輕戒。

受一戒，這叫啊，「少分戒」。(少分，多少的那個少)。受兩戒呢，這叫「半分戒」。受三戒呢，這叫「多分戒」。受五戒呢，這叫啊，「全分的戒」，全分受五戒。所以你不能，譬如我若殺生，我不能戒殺生，你可以呀，受這個不偷盜的戒。

你不能，歡喜飲酒，好像我有個酒徒弟，歡喜飲酒，哈哈！不願意受這個酒戒，你可以不受這個酒戒，你可以呀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，這都可以的。你，說是啊，我歡喜講大話，這個講大話這個戒我不能受，你可以受這個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飲酒，都可以的。

你要是，說是啊，我不能戒殺生，有的時候，那個螞蟻呀，和這個小蚊蟲啊，啊，無意中啊，我就把牠這個生命傷了；這我若受了戒，然後再犯戒，這就更有罪了！那麼你也可以不受這個不殺生戒，這個隨自己的便。你就受一戒、兩戒、三戒、五戒都可以的，所以呢，不要錯過這個機會。

我告訴你們，若在中國呀，受戒的話！你受一趟戒，沒有兩百塊錢，你受不了的。為什麼呢？那就像作生意似的，你一定要給錢的。我現在呢，那給錢不是說講這個現在做衣袍啊，這個錢，不是這個，這個要你自己做的，那你用多少錢，不管你的；你歡喜做好的，用多一點錢；歡喜做不好的，用少一點錢。

你就是就單單受一受戒，供養師父，又供養這個廟上啊，通通要差不離兩百塊錢這都不多的這樣子；所以我現在在這啊，我們不單減價一半，根本就不收錢的；你們有沒有錢，都沒有問題的。並且我預備啊，紀念這個楞嚴法會啊，凡是來學這個《楞嚴經》的人呢，我每一個人呢，送給你們一對這個羅漢鞋，這個羅漢鞋。

這羅漢鞋，不是叫你們去行羅漢道啊，只知自利，而不利他；這是叫你們記得這個羅漢呢，他是小乘，你們要走這個大乘的路；穿著羅漢鞋，要行菩薩道的！那麼這一對鞋啊，我告訴你們，在這個差不多做這樣的鞋，差

不多都要八塊錢的樣子；這八塊錢呢，我送給你們，每一個人送你們一對。你只要好好的來學《楞嚴經》，我歡喜，怎麼樣都可以的，這個錢根本不成問題的。

阿難！又汝所明，舌味為緣，生於舌識。此識為復因舌所生，以舌為界？因味所生，以味為界？

佛啊，叫了一聲，「阿難」：說是阿難呢！「又汝所明」：你啊，在以前我給你所說這個小乘的佛法，教化權教的眾生。我所說的這個十八界裏頭，有一種啊，是舌和味的這個界。

「舌味為緣」：這個舌頭，和這個味，互相為緣。有這個舌頭，才知道味；有這個味，這舌頭才知道；這互相啊，為緣。「生於舌識」：在這個舌根，對著味塵呢，中間生出一種分別心，這就叫「舌識」。

可是這個舌識，它的界限究竟在什麼地方呢？「此識為復因舌所生」：這個識啊，是因為舌頭上生出來的，「以舌為界」：這個舌識啊，是以舌識為它的界限呢？還是「因味所生」：或者是因為這個味塵所生的，以這個味塵做它的一個界限呢？阿難！你講了！

阿難！若因舌生，則諸世間甘蔗、烏梅、黃連、石鹽、細辛、薑、桂，都無有味，汝自嘗舌，為甜為苦？

阿難！若是假設這個舌識，是因為舌根所生出來的這種的識，「則諸世間呢」：這所有的這一切世間，「甘蔗」：甘蔗，就是一種造糖的東西，叫甘蔗。「烏梅」：烏梅啊，就是前邊所說那個酢梅，口裏生水那種梅，烏梅。怎麼烏梅呢？因為它是黑色的，所以叫烏梅；這個烏啊，就是黑色的。

「黃連」：又有一種藥材呀，叫黃連。這黃連呢，是最苦的，黃連是苦到極點！這苦。「石鹽」：石鹽呢，就我們所吃的這種鹽，這叫石鹽。「細辛」：細辛，也是一味藥材；「薑」：薑，就是這個ginger，薑。「桂」：桂，就是肉桂。這幾種的都是藥材的名字。

「都無有味」：這所有甘蔗、烏梅、黃連、石鹽、和細辛、薑、桂等啊，什麼都沒有味道了！為什麼？這個舌識，是因為舌而生啊！因舌而生啊，這些個藥材的味道啊，都不應該有了。「汝自嘗舌呀」：你自己嚐嚐你自己的舌頭，啊，「為甜為苦」：還是甜呢？是苦啊？

這佛啊，叫阿難自己嚐一嚐他的舌頭，究竟是個什麼味？

若舌性苦，誰來嘗舌？舌不自嘗，孰為知覺？舌性非苦，味自不生，云何立界？

阿難！你自己呀，嚐一嚐你自己的舌頭，是甜的、是苦的？假設你這個舌頭若是苦的話，「誰來嘗舌」：那麼這個舌頭它不能自己嚐自己，那麼又誰來嚐的這個舌呢？誰來嘗舌？「舌不自嘗」：舌自己不能嚐自己。「孰為知覺」：那麼這個知覺的這個舌識，又是誰知道的呢？誰知道這個舌識的這種知覺呢？

「舌性非苦」：如果這個舌頭它自己的本性不是苦的，「味自不生啊」：自然就沒有一個味生出來。既然舌它自己本身上沒有味生出來；那麼這個舌識又在什麼地方立出這個界限呢？它的界限究竟在什麼地方呢？

若因味生，識自為味，同於舌根，應不自嘗，云何識知是味非味？

「若因味生」：你說啊，這個舌識，假設你若說它是因為這個滋味而生出這種舌識，「識自為味」：那麼因為味生出這種識，這個識，也就是變成味了！「同於舌根」：也就是啊，舌既然是，這個味既然變成識了，也就和那個，同於舌根，和那舌根是一樣的。

「應不自嘗啊」：這個識啊，從味生出來的，那麼在這個味上，它自己本身不知道它自己的味道；也和那個舌，不能自己嚐它自己的舌一樣。那麼這個味呀，這個識是由這個味自己生出來的；那麼這個味也不能自己嚐它自己這個味。譬如這苦味，它不能說自己嚐嚐，哦，我自己這個味道是苦的：**根本這個味它沒有知覺**！那麼你說這個識啊，這個識是從味生出來的，那麼味它也自己不能嚐自己，和那舌根一樣的，應不自嘗。

「云何識知」：那麼這個味它沒有知覺的，你怎麼會它又有一種分別的識呢，在這裏邊？啊，「是味非味」：是什麼味，和不是什麼味呢？或者是甜味啊，不是甜味啊？是苦味、不是苦味啊？這個味的本身，它不能自己嚐自己的。啊，所以不能嚐自己，它又怎麼知道是什麼味道呢？

又一切味，非一物生，味既多生，識應多體。

那麼你說這個識啊，是從這個味生出來的；可是啊，這個味不是一種味，是有很多種味。「又一切味，非一物生」：所有的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，

這種種的滋味，不是啊，從一種東西啊，生出來的，從啊，很多種東西生出來的。

「味既多生」：這個味道啊，是從很多種東西生出來的；譬如，辣椒，就是辣的；烏梅，是酸的；甘蔗，就是甜的；那麼黃連，就是苦的；鹹鹽，就是鹹的；那麼不是一種東西，生出來這麼多種味；是啊，很多種東西，生出來很多種味。

那麼味既然有這麼多種東西生出來的，這個識也應該有多種的體，體性。啊，這個地方啊，也就是表示這個識啊，它是不變的，「隨緣不變、不變隨緣的」。所以啊，你雖然有多種的物，生出多種的味，而這個識啊，並不跟著這個味這麼多體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故意這麼樣子來講啊，令阿難，啊，他明白這個識啊，是由如來藏生出來的，並不啊，依據味呀，和這個舌根而生的這個識。

識體若一，體必味生，鹹淡甘辛，和合俱生，諸變異相，同為一味，應無分別；

你如果若是說這個識啊，的體，就是一個，沒有多。「體必味生」：可是啊，這個一個體呀，它就不能生出多種的味；那麼這個味，也一定由這個體而生出來的。「鹹淡甘辛」：這個鹹的、和淡、和甘的、和辛的；辛，就是辣的；淡呢，就沒有味道；甘呢，就是甜的。

那麼鹹淡甘辛這種種的味道，「和合俱生」：這個大家混合到一起，來生出啊，這個味道來。「諸變異相」：但是和合的時候，會有一種變化的相。「同為一味」：是啊，既然變化了，應該都是變成一個味道。「應無分別」：沒有分別，也沒有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這麼多的味道，應該就是一味。

分別既無，則不名識，云何復名舌味識界？

在這個很多的味呀，滋味都合成一起，把它那個本有的那個味啊，都失去了！它，譬如，辣的東西，你摻上甜的，它就沒有那麼辣了；那麼甜也就不那樣甜了，它這味都改變了！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，你通通都摻到一起，把它那個本有的那個滋味都變了；所以呀，本有的味沒有了，那麼又都變成啊，一種味；這種味呀，也沒有分別，沒有什麼可分別的。

既然沒有分別，「分別既無，則不名識啊」：這個識，就是有所分別的；

但是在這，它沒有分別了；沒有分別，這就不叫一個「識」，你不能給它起個名字啊，叫「識」了。

那麼識的名字都沒有，「云何復名舌味識界」：那麼識的名字既然沒有了，你怎麼能還給它起個名字叫舌味識界呢？根本這不可以稱這個名字的。

不應虛空，生汝心識。

可是啊，你這個舌識啊，也不是，也不應該呀，是從虛空裏呀，生出來，「生汝心識」：在虛空裏頭生出來你一個這個識，生出你這麼一個心來！

舌味和合，即於是中元無自性，云何界生？

「這個舌味呀，和合」：舌和這個味呀，這兩種和合起來。「即於是中」：在這和合之中啊，「元無自性」：它本來沒有自己的自性的。「云何界生」：這個你又怎麼可以給它命名，立出來說是啊，舌意識界呢？嗯！根本立不出來名字的。

是故當知，舌味為緣，生舌識界，三處都無，則舌與味，及舌界三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因為這個，阿難呢！你應該知道；所以阿難你應該知道，這個「舌味為緣」：舌和這個味互相啊，發生這種的因緣。「生舌識界」：能生出來這舌識的這個界限呢，「三處都無啊」：你說這個識，生於舌根上，也不是；生於味塵上，也不是；也不能生於啊，它這個舌識的本身上；所以這三處啊，都沒有它的體性。

「則舌與味啊」：這樣子一講啊，你知道這個舌，和這個味道啊，「及舌界三」：及舌這個識界，這三種，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：這也不是由因緣所生的，也不是由自然所生的。

你若是由因緣所生的呢，就是啊，落到有上了；你若從自然呢，所生，就落到那空上。這個空、有兩種啊，都不是中道了義，都是啊，這個權教所講的「因緣」、外道所講的「自然」。

那麼這個舌識界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這也是從如來藏妙真如性裏邊所表現而已。

阿難！又汝所明，身觸為緣，生於身識。此識為復因身所生，以身為界？因觸所生，以觸為界？

阿難！「又汝所明」：在你以前呢，所聽的這個小乘的權教這種的道理。「身觸為緣」：這個身和這個觸塵，身根和觸塵呢，相接觸，那麼生出一種的緣來。由這種緣呢，就「生於身識」：有生的分別這種識也生出來了。

「此識為復因身所生」：這個識，是因為身體所生出來的這種識，「以身為界」：以這個身作為這個身識的一個界限呢？還是「因為觸所生」：因為這個觸塵所生出來這種分別心，而有的這個分別的識呢？「以觸為界」：以這個觸塵作這種分別識的一個界限呢？

阿難！若因身生，必無離合二覺觀緣，身何所識？

阿難！「若因身生」：你若說呀，這個識啊，是因身生出來的。「必無離合」：你這個身，和這個識，是沒有離合的，是總啊，在一起的，不會離開再合起來。「二覺觀緣」：沒有啊，這種的覺觀緣，沒有啊，這個離開，和合起來，這兩種的這個覺觀。覺啊，就是感覺；這兩種啊，感覺的觀緣；觀呢，這種因緣。「身何所識」：那麼既然沒有這二種的離合這種感覺了，這種的因緣；你又怎麼會有一個識呢？怎麼會有這個身又有識呢？

若因觸生，必無汝身，誰有非身知合離者？

「若因觸生」：你假設若是說啊，這個觸啊，生出這種識；「必無汝身」：那麼這個觸，是觸生出這種識，這和你身是沒有關係的，不是在你身上生出來。「誰有非身知合離者」：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一個說不是在我身上的感覺，另外又有一個身，有這種能知道這種離合的性這種的感覺嗎？這也是沒有這種的！

阿難！物不觸知，身知有觸啊；

為什麼我這樣講呢？因為阿難你要知道啊，「這個物啊，不觸知」：物啊，它沒有一種知覺力，沒有一種啊，分別性；那麼你說這個分別識是從物生出來的，這是一種錯誤！

如果呀，能知道這有所觸，有觸塵，這就是一個是你的身體。如果不是你的身體，它怎麼會知道這個有觸呢？這個觸，是對你身體而接觸，你有這種感覺。可是啊，那麼在你這種觸和這個身，身根和觸塵中間生出這種識，

究竟是以身為它的界限呢？是以這個觸為它的界限？

知身即觸，知觸即身；即觸非身，即身非觸；

我都不知道講的是什麼？哈哈！

你看，「知身即觸」：你知道有分別這個識，這是啊，你知道你這個身。這種的知道啊，是因為觸而知道這個身。

怎麼因為觸而知道這個身呢？這個觸，是個「能知」；這個身呢，是個「所知」；所以呀，你這個識啊，知道這個身，這有一個觸覺，是從這個觸覺生出來的。

「知觸即身」：你這個識性，分別這個識知；這個知啊，就是這個「識」。這個識，你知道有一種觸覺，就是啊，從你這個身生出來的這種觸覺。

「即觸非身，即身非觸」：你這個觸啊，單單這個，講這個觸，觸塵。這個觸塵呢，是單單有這個觸塵，而不是啊，這個身；你身，也不是觸塵。所以呢，你在這個身，和這個觸中間，你找一找這個識，究竟在什麼地方？

你如果在這個地方啊，能一定說是這個識，是在哪一邊；是在身這邊呢？是在觸那邊呢？哪一邊呢？你找不著的！所以呀，你找不著在這個身和觸這個中間，你也找不出來這個識的存在，那麼你又到什麼地方去找這個識呢？

「身觸二相」：這個身和觸這兩種的相，本來也沒有一定的處所。身觸二相，元無處所，合身即為身自體性，離身即是虛空等相；

「身觸二相」：你找這個身相，和這個觸相，究竟啊，在什麼地方？「元無處所」：也沒有一定的地方，「合身即為身自體性」：你，這個識啊，和身呢，你若說啊，從身生出來的，即為身自體性，就是啊，身的一個體性。「離身即是虛空等相」：你若是啊，離開這個身體，你說這個識離開身體的話；離開身體就是虛空；啊，你也找不著這識的體相，所以這個識啊，也是沒有一個體相的。

內外不成，中云何立？中不復立，內外性空，則汝識生，從誰立界？

「內外不成」：你說這個識在內邊也不是，在外邊也不是，在這觸塵也不

是，在這身根也不是。所以呀，「中云何立」：內、外也沒有，中，又怎麼能有個中的表現呢？中也不能立住了！

「中不復立」：中，你也分別不出來哪個地方叫做中，中不復立；「內外性空」：中也沒有了，內、外也就沒有了，性空。「則汝識生，從誰立界呢」：那麼也沒有內、也沒有外、也沒有中，那麼究竟這個識從誰立界，在哪個地方可以立個界限呢？

是故當知，身觸為緣，生身識界，三處都無，則身與觸，及身界三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因為啊，上邊所說這個種種的道理，找這個識的界限呢，也找不著的，沒有它的界限。

「是故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你阿難呢！應該知道。「身觸為緣」：身和這個觸塵呢，互相為這因緣。「生身識界」：在以前那個權乘的教裏頭，說生出來一種身識界這個道理呀，「三處都無啊」：這三個處所呀，都沒有的。「則身與觸」：則這個身呢，和這個觸塵，身根和觸塵，和這個身識界，身識啊，這個界限，這三種。

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：這都是啊，從如來藏妙真如性的表現，你不能啊，找出來它一定處所的。所以你不要以前呢，我所說的道理，所說那個權乘的教法，你和現在呀，我所說這個實教的真實的道理來相比。

以前呢，說的是方便法，現在我說的法，是第一義諦，中道了義的教法；和以前呢，那個法門是完全不同的。

這個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這種種的都不是因緣，不是自然性。這個佛啊，因為以前呢，用這個因緣法來破外道的自然，所以阿難呢，就執著這種因緣法啊，不能放下，捨不得放下。

他認為呀，那種的以前佛說這種法呀，就是不能更改的，不能變的；為什麼佛現在把以前所說這個道理又都否定了；否定，就是不承認？不承認呢，佛自己不承認自己以前說的法，這豈不是自宗相違嗎？佛自己呀，和自己自相矛盾了嘛！

所以阿難呢，由這個地方啊，就生出種種的懷疑，問這個、問那個！所以佛呢，現在把這個告訴他，告訴阿難，說以前呢，所說的因緣法，是破外

道的自然法的；那麼並不是究竟的，並不是啊，徹底的法門。所以現在說這個中道了義，第一義諦，現在要講真正的法門了！所以以前那個方法，都不能再用了，不能再保持下去！那麼阿難呢，不明白這一點，所以左問右問的！

阿難！又汝所明，意法為緣，生於意識，此識為復因意所生，以意為界？因法所生，以法為界？阿難！若因意生，於汝意中，必有所思，發明汝意；若無前法，意無所生，離緣無形，識將何用？

阿難！「又汝所明」：你在以前呢，你聽過這個法；「意法為緣」：這個意念呢，你這個意根，和這個法塵，互相生一種緣；互相生一種緣，其中啊，就生出一種意識，生出這種意識。可是「此識為復因意所生」：這個識是因為意生出來這個意識啊，「以意為界」：以這個意做它一個界限？是因為法所生出來的這個意識呢？，以法做它這個界限呢？

阿難！「若因意生」：你若說這個意識啊，因為意生出來的；「於汝意中」：在你這個意根裏邊呢，「必有所思」：你一定啊，有一種思想；在你的思想裏邊，「發明汝意」：再啊，發揮出你這個意根的這種意識。「若無前法」：你若沒有這個思量；前法，就是你思量。

你若不思量的話，「意無所生」：那麼你要是意根裏邊不思量這種的法塵呢，意無所生，就沒有這個法可生。「離緣無形」：離這種的意，和這個法塵，和你這種思想，這種因緣；無形，根本沒有個形相。你若意緣法，你說它的形相是什麼樣子的？沒有的。

啊，離開你這種攀緣的心，就沒有形相了。「識將何用」：那麼形相都沒有，這個識又在什麼地方？它又有什麼能力可以發揮它這個識的作用呢？

又汝識心，與諸思量，兼了別性，為同為異？同意即意，云何所生？異意不同，應無所識。若無所識，云何意生？若有所識，云何識意？唯同與異，二性無成，界云何立？

「又汝識心」：這個佛呀，對阿難說，說，你這個識心；「與諸思量」：和這個思量的意根；「兼了別性」：那麼並兼這個你這個了別性。「為同為異」：就是你這個識心和意根呢，你這種的性質啊，是一樣啊，還是不一樣？「同意即意」：如果你說這個識心，和這個意根相同；相同，這就是這個意根，不能談到是識了。

「云何所生」：那麼既然是意根，你這個識心就是意根；那麼又怎麼能說，在這意裏頭，這個識是意生出來的呢？「異意不同」：如果和這個意根，你這個識心，和這個意根，不相同的；「應無所識」：如果不同呢，它啊，就不會有這種識心。不同是什麼樣子呢？不同，就是同法塵去了；同法塵呢，法塵也沒有分別的。

你的意根呢，是有分別；這個識，也是有分別。那麼如果異意不同，和這意，不是由這個意生出來的，那麼就不同了；不同，就應無所識，就沒有啊，這個識了。

「若無所識」：假設你這個識也沒有了的時候；「云何意生」：你連個識都沒有了，這個意又生出什麼，怎麼會生出你這個識來呢？「若有所識」：假設你若是說有所識的時候，「云何識意」：你又怎麼，你這個意，又怎麼會知道你自己這個意呢？云何識意呢？

「唯同與異」：所以呀，你這個同，和這個異，這兩種性；「二性無成啊」：你這個同也不成，不同也不成，這兩種的性啊，不會成立的。「界云何立」：你這個識心，和這個意根；兩個，你說它同，也不可以；說它異，又不可以。那麼這個兩性啊，是不成的；不成，你怎麼會在其中又立出一個界限，說有一個意識界呢？

若因法生，世間諸法，不離五塵，汝觀色法，及諸聲法、香法、味法，及與觸法，相狀分明，以對五根，非意所攝。

「若因法生」：假設你若說是這個意識啊，是因為意緣法啊！是因為法生出來的。「世間諸法」：這個世間呢，就是有情世間，和器世間這兩種世間。諸法，一切的法。「不離五塵呢」：都離不開啊，這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這五種塵的境界。「汝觀色法」：你現在呀，看一看這個色法。

「及諸聲法」：和這個聲的法，「香法、味法，及與觸法，相狀分明」：它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各有各的相狀，很清楚的。「以對五根」：對著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；沒有意。這五根，對著這五塵，「非意所攝」：這都不屬於這個意根所攝的。

那麼這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對著這五根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；生出這種的五塵。哪一個法也不屬於這個意根所攝，所以說非意所攝，就不屬於你這個意根。

汝識決定依於法生，汝今諦觀，法法何狀？

那麼在前五塵呢，你這個識，這個意識啊，是沒有關係的，與你這個意識。那麼現在你呀，以這個意識決定，「依於法生」：你呀，認為它是依這個法所生的，這法塵所生的。「汝今諦觀呢」：你現在呀，你詳細諦審而觀，你詳細好好看一看！「法法何狀」：這個能生法塵這種的法是什麼樣子，什麼相狀？是有所表，是無表？

若離色空、動靜、通塞、合離、生滅，越此諸相，終無所得；

假設你若離開這個色塵，和這個空塵，和動靜、通塞、離合、生滅，這種種的法。「越此諸相」：你要是啊，離開這種種的諸相；越，就是與這以上所說這一些法呀，沒有關連了，脫離關係了。越此諸相，你離開這以上所說這種種的相。「終無所得」：你怎麼樣看，也恐怕沒有什麼所得的；因為這個法塵它是無形的，所以呀，你找它的形相，是找不出來的。

生、則色空諸法等生，滅、則色空諸法等滅。所因既無，因生有識，作何形相？相狀不有，界云何生？

「生，則色空諸法等生」：那麼上邊所說這個色空等法，若是生，它就同生。「滅則色空，諸法等滅」：滅的時候，這些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滅的時候，它也都滅，同著滅。「所因既無」：那麼所因的這個法塵沒有了，你找不出來的，所因既無。

「因生有識」：那麼法塵既然沒有了，怎麼會再生出來有這麼一個識呢？根本沒有的，因生有識，這個識也就不會有的。它根本這個所生的法塵都沒有自體性，它沒有自體的。這個法塵也沒有自體，你又到什麼地方去找出有這麼一個識來呢？這個識也根本不能有的了。

這個識，譬如有的時候，那麼這個識，你「作何形相呢」：這個識是什麼樣子的？有個形相嗎？沒有個形相啊？「相狀不有」：既然沒有形相可找，「界云何生」：這個識連個樣子都沒有，你怎麼能給它立一個界限呢？所以這個意識界，這個界線也是沒有的。

是故當知，意法為緣，生意識界，三處都無，則意與法，及三界三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「是故當知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你阿難應該知道這種的道理。什麼道理呢？

「意法為緣」：這個意緣法這個界限呢，這個十八界裏邊這個意緣法，「生意識界」：中間呢，就生出一個意識界。「三處都無啊」：也根本你也找不出一個意根的界、也找不出一個意識界、也找不出一個法的界限，三處都無。「則意與法呀」：那麼這個意，和這個法塵，和這個意識界。

這三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：本來也不屬於這個因緣法所攝，也不屬於外道那個自然的性所包括。它是什麼呢？這意識界，意和這個法塵，中間生出這個識，這都是啊，如來藏妙真如性的一部份所表現的。

036. 卷三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來常說和合因緣，一切世間種種變化，皆因四大和合發明。

阿難呢，又對佛說，世尊！「如來常說啊」：說，如來你呀，常常講！講什麼呢？講這和合法，和這個因緣法。你說這個和合和因緣呢！這一切的世間；這世間，也是有情世間，和器世間。「種種的變化」：種種不同的情形和變化。「皆因四大」：都因為啊，這四大，「和合發明」：在這個四大和合而發明出來的。四大是什麼呢？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。

我們這個人身體呀，就是由四大和合而成的。怎麼叫，身體怎麼是屬於四大呢？地、水、火、風呢？

我們這個身體，有堅硬的地方；這堅硬的地方啊，就是屬於地大。

我們這個身體，又有一種啊，熱的力量；這熱的力量，就屬於火大。

我們這個身體，有這個口有口水、眼有眼淚、鼻有鼻涕，這屬於水大。

我們有呼吸氣，這又屬於風大。

等我們現在生存的時候，這身體呀，是由我們來支配；等到死了之後，這四大分張，熱的力量，就歸於火大；濕的這種濕性，就歸於水大去；堅硬，這種堅硬的性質，就歸於地大；我們的呼吸氣，就回到風大那個地方去；各有所還這也是。

所以呀，我們對這個身體不清楚的人，以為啊，幫著這個身體來做一切的事情。你可不知道啊，你這個真心呢，給這個假的形骸作了奴隸了，你還不知道呢？每一天呢，顛顛倒倒，奔奔波波，東奔西跑的，究竟為的什麼呢？究竟又有什麼意思呢？你一問他，他也好像那個阿難似的，張口結舌，說不出來所以然了！說不出來個理由來！所以呀，這就因為沒有認清楚這個身體，來呀，盡在這個死物上用功夫，不在活物上用功夫。

什麼叫「死物」呢？我們這個身體呀，現在雖然我們生存，可是啊，這已經是個死物。什麼叫「活物」？我們這個性靈，現在雖然我們不覺得它生存，可是啊，它是一個天真活潑的，是我們自己本有的這種佛性。可是人都不知道研究自己的佛性，就在自己這個身體上用功夫。

啊，一天到晚幫著這個身體吃點好東西，這是被這個身體來支配！幫著這個身體穿點好衣服，啊，你說，這個身體是個什麼東西？我告訴你們大家，啊，你承認不承認呢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！

這個身體呀，要是好喝酒的人，這個身體就是個酒囊；好吃好東西的人，這個身體就是個飯袋；好穿好衣服的人，這個身體就是個穿衣服的架子，沒有什麼可取的。你不要把它看的那麼重要，放不下、看不破！

你看不破、放不下，等到死的時候、四大分張的時候，你看不破都要破了！那時候你看不破也沒有辦法了！時不我待，也沒有時候啊，再說，你等我，等一等！也不能等了！所以呀，我們這個身體就是四大和合的。

這個阿難呢，說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，這世界一切的變化，種種的變化，都是由這個「四大和合」發明出來的。

云何如來，因緣、自然，二俱排擯？我今不知斯義所屬，

佛，你說這個四大，世間一切因為四大和合發明出來的這種因緣，那麼現在佛您為什麼又說這個，因緣和自然這兩種都不對了呢？這個阿難呢，這種執著心呢，不小！因為以前呢，他聽佛所說這個因緣這個道理呀，這本來是個權教；權教，就是權巧方便不是真實的。

現在佛說的真實的法門呢，他反而不相信了，反而啊，對以前的方便法門，他相信的很堅固！那麼真實的法門呢，生出疑惑了！所以說，「二俱排擯」：這因緣和自然，佛你自己都把它批不對了，豈不是自相矛盾嘛！您自己立的宗，自己破自己的宗嘛！自己破自己的理論嘛！「我今不知斯義所屬」：我現在呀，我不明白這個道理識什麼道理？所屬，所屬哪一個法門，哪一宗，我現在我不懂了？

惟垂哀愍，開示眾生，中道了義，無戲論法。

「惟垂哀愍呢」：我現在唯獨啊，希望佛您哀憐我們，生一種慈悲心，對

我們這一切的眾生，開示一切眾生。開示什麼呢？開示這個中道了義的這個道理。「無戲論法」：不是講啊，笑話的法門，要講真的！

這個什麼叫戲論法呢？這戲論法，所有的這個權乘，和外道這個法門，都叫戲論法。那麼現在啊，講這個實乘，講這個真實的法門，這叫「中道了義」。中道了義，中道，就是不落於「空」，也不落於「有」。

這個自然的，這外道就是啊，落於空了；因緣呢，這屬於有。所以呀，現在也不講空、也不講有，這中道了義的法門，沒有戲論法。

爾時世尊，告阿難言：汝先厭離聲聞緣覺，諸小乘法，發心勤求無上菩提，故我今時，為汝開示第一義諦，

「爾時世尊呢」：佛啊，又告訴阿難，說啊，「汝先厭離聲聞緣覺」：你呀，以前你生一種厭離的心，厭離這個聲聞和緣覺這二乘的法門。「諸小乘法」：這個阿含法。那麼「發心勤求無上菩提」：你現在啊勤求無上這種的覺道，這個菩薩法。

「故我今時」：所以呀，我現在，「為汝開示第一義諦」：我給你開示啊，給你講啊，這個實相的法門。第一義諦，就是實相，實相法門。實相有三種，實相，什麼叫「實相」呢？無相實相。第二呢，無不實的實相。第三呢，無相無不實的實相，這三種。這三種呢，說是三種，也就是一種，就是實相；實相者，無相也，無所不實也。那麼這裏頭這個道理呀，也就是那個真空妙有的法門。

講到極點了，本來什麼都沒有；在什麼都沒有了，又什麼都有了。所以這個什麼都沒有，這是個「真空」；什麼都有了，就是一個「妙有」。現在呀，所講這個道理，往後邊呢，講到七大的時候，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塵、識」，啊，都是啊，周徧法界。

在前邊這個「五陰」、「六入」、「十二處」、「十八界」，都是講的如來藏妙真如性，沒有講到啊，周徧法界。這個後邊這個「七大」，講到這個正文上就都知道，就會講到，這是周徧法界。

如何復將世間戲論，妄想因緣，而自纏繞！

佛問阿難呢，你最初發心厭惡這個小乘這法門，你才啊，發大乘菩薩心，求無上菩提。我所以開示你這個「第一義諦」實相的道理。

「如何復將世間戲論，妄想因緣，而自纏繞」：如何呀，是責怪之辭。就說你怎麼還講這個世間這個戲論，世間呢，所說這個不實在的道理，「妄想因緣」：這種妄想因緣，「而自纏繞」：你自己把你自己綁上了，自己把你自己呀，好像用繩子啊，網上了似的，得不到自由，得不到解脫。

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呢？我給你講是第一義諦，你為什麼還不明白呢？

汝雖多聞，如說藥人，真藥現前，不能分別，如來說為真可憐愍！

「汝雖多聞呢」：阿難你呀！你雖然記憶力非常強，你讀誦的這個經典也很多，你博聞強記，多聞善記。「如說藥人呢」：可是你好像什麼呢？好像那個數藥方的人，念那個藥，某一種藥可以治什麼病；好像念〈藥性賦〉似的，啊，可以念的出哪一味藥是治什麼病的！哪一味藥是入哪一個經的！你念的很熟，啊，如說藥人。

「真藥現前」：你等到啊，那個真正的藥啊，你看見的時候啊，你還不認識，真藥現前，啊，「不能分別」：你也不能分別這個真藥是不是真的？啊，或者是假的？你不能分別了！為什麼你不能分別？就因為你只注重了口頭禪了；在口頭上啊，說的是很好，那麼實地呀，一測驗，你就不懂了！「如來說為真可憐愍呢」：這樣人呢，這是世尊說，是真正真正可憐愍的人呢！

汝今諦聽，吾當為汝分別開示，亦令當來修大乘者，通達實相。阿難默然，承佛聖旨。

「汝今諦聽」：你現在啊，你不要再馬馬虎虎的了！你要注意審視而聽。「吾當為汝啊」：我現在啊，我當為汝阿難呢，「分別開示」：我很詳細分類來開示你。「亦令當來呀」：也使令啊，當來；當來呀，你、我現在啊，都在當來的數目之內了，我們現在都是啊，佛當時的「當來」。佛當時啊，知道將來啊，在這個美洲第一次講《楞嚴經》啊，有這些個人；那麼我們現在都是當來眾，都是當時的「當來」。

「修大乘者」：我們現在都是修大乘的，不是修小乘。修大乘啊，「通達實相」：明白這個實相的道理。實相，前邊不講了，實相，什麼叫實相？「實相者，無相也」，說無相啊，那還有什麼？什麼有。無相啊，是沒有那個虛妄相；實相者，無相也，沒有虛妄相，完全是實在的了，這是實相。

「阿難默然」：阿難呢，在這時候，聽佛要開示這個實相的道理，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叫實相？這實相，是個新名詞；當時啊，佛啊，講的是個新名詞，他不懂？啊，不懂！於是乎啊，就「承佛聖旨」：就啊，在那注目凝神的，等著聽佛說法。

阿難！如汝所言。四大和合，發明世間種種變化。

阿難！好像你所說的似的！「四大和合」：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四種的四大和合，「發明世間」：那麼發明啊，出來世間種種的變化。

阿難！若彼大性體非和合，則不能與諸大雜和，猶如虛空，不和諸色。

阿難呢！假設它那個「大」的那種體性，「體非和合」：它那個本來的體性啊，不是和合的，那又怎麼講呢？「則不能與諸大雜合」：它呀，就不能和這一切的這個「大」互相夾雜、混和到一起。「猶如虛空，不和諸色」：就好像什麼呢？好像那個虛空啊，不能和這個有形質的東西相和到一起；合到一起，就不是虛空了！所以呀，這個大的性啊，也有這樣的問題。

若和合者，同於變化，始終相成，生滅相續，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，如旋火輪，未有休息。

「若和合者」：假設你若說這個四大可以和合的話；「同於變化」：和這個一切啊，夾雜到一起而有所變化。「始終相成啊」：由始至終，由終至始，啊，互相啊，變化，而相成就。「生滅相續」：生了又滅、滅了又生，生滅相續。這個相續呀，不斷的這樣子。

於是乎啊，在這裏邊就有生了又死、死了又生；生生死死，「如旋火輪」：好像啊，這麼旋轉一個火輪似的，「未有休息」：總也不停止，是不是這樣子啊？

阿難！如水成冰，冰還成水。

阿難呢！你要知道，這個真如的自性啊，是隨緣不變的，不變隨緣的。啊，怎麼說呢？這個真如自性，也就是這個如來藏，也就是這個實相，也就是我們這個真心。啊，「如水成冰啊」：它是隨緣的，隨緣，就像那個水可以變成冰，「冰還成水」：啊，那個冰又可以化成水。

我以前常常給你們講這個道理，我們這個人呢，自己這個佛性啊，就是那

個濕性，就好像那個水呀；那菩提就是水，煩惱就是冰。你這個菩提呀，這個水對人人都有用處，它不會害人的，人呢，都需要水的。說，那個法師！你講這個道理，我不同意的！為什麼呢？水大了，一樣可以淹死人！啊，你是很聰明的！你知道水大了可以淹死人；那麼若沒有水呢？你知不知道也可以渴死人呢？所以呢，這個水，對於人人呢，都需要的；當然你若太多了，對人也是有害處的。無論什麼東西，你若是太多了，對人都是有害處的。

我們不吃飯，就要餓死了；如果你天天不停的吃飯，你看看你那個肚皮能不能裝，有地方裝了呢？那一樣也是太過，也是不及！你吃的太飽了，和那餓得太厲害的時候，是一樣的。

那麼水若變成冰，我常講啊，這一碗水呀，你照著人身上潑，潑到人身上，他也不覺得怎麼痛；你若一塊冰啊，拿著照著人頭上一打，一定把人就會打死的。這一個冰可以把人殺了，一碗水不能殺了人。一樣的東西，冰就可以殺人，水就不可以殺人，所以呀，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把這個煩惱啊，就比成冰，那個菩提呀，就比成水。

我們所以在佛經上說，「煩惱即菩提」，煩惱就是菩提，也就是啊，那個冰就是水。那個水外無冰，是冰外無水；那個冰，也就在那個水的裏邊；那個水，也就在那個冰的裏邊，所以呀，冰還成水。可是啊，要用一番的功夫；冰變成水要用一番功夫。要什麼呢？要用陽光來照耀它；照耀，它就冰還可以變還成水。

這就我們天天呢，我們打坐、參禪，這就是陽光啊，照去我們的煩惱；照去我們的煩惱啊，就又變成水了。

我還有一點呢，重要的道理和每一個人講。我們現在呀，這個法會呀，這是很微妙的一個法會。怎麼說呢？我這用中文講經，傳話的呢，就用英文傳話，翻譯；這個佛法，啊，也用了這兩種的語言來講。可是啊，在聽經的時候啊，我們無論聽的懂不懂，都要特別注意的。

第一的，我們要每一個聽經的人，要啊，感謝釋迦牟尼佛。為什麼要感謝釋迦牟尼佛呢？釋迦牟尼佛在數千年以前呢，就說出這樣的妙法，給你、我現在呀，這苦惱眾生，預備著一個黑夜的明燈！就好像晚間呢，得到一盞燈的光明這個樣子。令我們能以呀，離苦得樂，離開這種的煩煩惱惱啊，而啊，明白這個道理，生出一種快樂。令我們有很多的煩惱的人，變成啊，一個沒有煩惱的人；把我們這個冰啊，都變成水了，返本還原了。這是要

啊，對釋迦牟尼佛，要啊，生一種啊，感謝的心！

第二，要啊，感謝阿難尊者。為什麼要感謝阿尊者呢？阿難尊者當初啊，若是他自作聰明，啊，就說，佛你不要講了，我懂了！您這個想要說什麼，我已經明白了！他這樣一自作聰明，他說他明白了，佛也就不會說這個法了，不會說這個《楞嚴經》的法了！所以我們現在呀，想明白這個道理，也就不容易的。所以第二點要多謝阿難尊者呀，就好像給我們預先呢，來請法，請求釋迦牟尼佛啊，為我們說法，這第二。

第三呢，我還要告訴你們一件不很重要的事情，什麼呢？又要啊，**感謝這個講經的法師，就是我！**哈，你們不要忽略了啊！我說不太重要啊，但是你們也不要拿著，不要看的太輕了！

我這個法師啊，本來是一知半解的法師，講不好經的。說，哦！原來你是個講不好經的，到這來，來給我們這個不懂佛法的人呢，來講；那麼講，難怪我們也聽不懂了？原來你就是一知半解！可是啊，佛法你若能有一知半解這種的程度啊，已經算不錯！因為什麼呢？佛法深如大海！你若想完全都明白呀，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！

我學了佛法呀，這學了幾十年呢！三、四十年的過程。我自己呀，總覺得，在這個大海裏頭的一滴呀，這個海水，我都沒有喝完！因為佛法太深！太妙！所以我說我是一個一知半解的法師。你們以後到外邊呢，有誰問你，跟誰學的佛法？你說，我跟那個一知半解的法師學的。

我現在啊，我是完全都知道，我是完全都啊，解了！說，為什麼呢？你說啊，我這是青出於藍呢！有狀元徒弟，沒有狀元師父；我的師父是一知半解，但是我這個弟子啊，啊，學的很不錯了！你應該這樣講。

那麼這是啊，對於這個法師講經啊，給你們講經，你們應該生一種感謝的心。這第三。

第四呢，又要感謝一個翻譯經典的這個居士。無論哪一位翻譯經典，你都要啊，注目凝神的，那麼畢恭畢敬的來聽他翻譯。聽翻譯，他無論翻譯的一字、一句，那一個意思，你都要特別注意。

因為我講的經典呢，我這用中文講啊，你們多數都聽不懂；所以必須要藉著這個翻譯經典的這種的功德，你們才能啊，聽見這個《楞嚴經》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對於翻譯經典的人，也要生一種感謝的心，千祈呀，不要生一種

輕慢的心！無論任何人呢，翻譯，都要生一種啊，感謝的心。

為什麼我今天呢，我這樣講呢？因為我看這個有這個人呢，寫這個summary（摘要）；summary那說，啊，我在這聽經啊，法師講我也不懂，翻譯的呢，和這個抄事錄這個相比較啊，抄事錄這個那個翻譯的那個英文本呢，反而很圓滿！所以呢，就不在這學了，也走了！

這個是誰呢？我現在不妨啊，對你們大家講明了，就是那個Garry George他的太太。他的太太本來呀，這個很聰明的一個，可惜呀，有點聰明反被聰明誤。為什麼這樣講呢？因為她沒有耐性，沒有耐性。這個聽經啊，你就是懂不懂，你都應該要有一種耐心在這聽。在這個法會裏邊呢，這個薰呢，薰習呀，這叫薰；好像那個香煙它薰，這個薰習、薰習，這麼薰來薰去呀，你那智慧光啊，就會開發了！在這個聽經開悟的人呢，是很多的。你不要啊，把這個聽經啊，看的太馬虎！

我在香港，有一個七十多歲的一個老年的女人，她根本就不能聽經；耳朵聾，你說她怎麼能聽經呢？耳朵聾！但是每逢我講經，她一定要去聽的。上山呢，上三百多級的山，她七十來歲，你看，一個人，這麼樣上山去聽經；然後聽完了經，晚間也是九點多鐘，又回去。來回都要搭車，要搭這個Bus，這麼大年紀！她是一個聾子，你說她怎麼會聽經？她也聽！你說聽，很奇怪的，聽有一個多月之後，她居然就不聾了，聾子聽的不聾了！你說，講起這個好像很神話似的，實際上啊，這個一點也不出奇的，因為她有一種誠心！我聽不著，我也要聽，啊，結果她聽著了！

你就由這個七十多歲的這個老太太，能有這樣的感應！我們每一個人呢，你若有一種誠心的話，你就懂不懂，都會懂的！你不要怕，以為暫時不懂，你只要有誠心，終究有一天你會懂的。你若沒有誠心，說，我聽來聽去也不懂，啊，我做五千退席之一了，我也退席了！那你退席，你退席，你不够德行，你的道德，德行不够；所以呀，這個，進這個法會裏邊這個人呢，多數要有道德的。沒有道德的人，坐這個地方坐不住的；坐著，覺得，啊，坐著就又要站來，站起來又要坐，啊，心裏也著急了，就要走！

為什麼呢？就是他孽障鬼呀，扯著他！那個鬼來，你不要在這了，在這不行的，啊，我們作好朋友，你還都還跟我們這個去造孽去好了！這是這四種的問題呀，我們在聽經的人呢，都要注意的。要感謝這個翻譯經典的人，並且又要對這個同參道友，大家這個聽經一起同學的，都要和和氣氣的。大家都要啊，生一種歡喜心！那麼這是聽經啊，這是要緊的一種道理，我們都不要忽略！

汝觀地性，麤為大地，細為微塵，至鄰虛塵，析(下)彼極微，色邊際相，七分所成；更析鄰塵，即實空性。

「汝觀地性」：現在啊，我給你講這個「地大」。阿難！你要特別留心，特別注意，不要像以前那樣子忽略定力，而注重多聞了！現在我給你講這個定力的本體的道理。

你看一看這個地的性質，「麤為大地」：麤，就是啊，多數，這個麤，就是啊，多了；多了，就叫，這個名自叫麤；就很多的微塵，集中到一起了，這叫麤。這個細呢，「細為微塵」：最細的，最小的那個東西，這叫微塵。

「至鄰虛塵」：這個鄰虛塵呢，是這個微塵裏邊最小、最小的，和這個虛空啊，為鄰的，和虛空做鄰居，和虛空啊，差不多的。虛空裏頭什麼也沒有啊，那個鄰虛塵呢，也是最小的一種的微塵，眼睛啊，所看不見；你番夫的眼睛啊，看不見的，這鄰虛塵。

說是我們太陽啊，照進來，有個孔啊，有個隙孔你看見那個微塵呢，這麼忽上忽下的！那你還能看見呢！這鄰虛塵呢，根本就是啊，肉眼所看不見的，這叫鄰虛塵。

「析彼極微」：在這個鄰虛塵呢，再把它分析為最微小的；「色邊際相」：在這個有色的這種東西裏邊呢，是一種最微細、最微細的，再沒有那麼小的東西了，這色邊際相。可是啊，它雖然是小，但是還是有色相可尋的，所以這叫色邊際相，它還有這個這種相，色相。

「七分析成」：那麼把這個最小的這個鄰虛塵呢，再把它分成七分，這個最小的再分成七分。「更析鄰塵」：在這個鄰虛塵已經就很小、很小的了！在這個每一個小的鄰虛塵，再把它分成七分，這更啊，鄰虛的鄰虛了。「即實空性」：這個時候，就是這實實在在的空性了，根本沒有色相了！這是講這個地的性質。

阿難！若此鄰虛析成虛空，當知虛空，出生色相。

阿難！「若此鄰虛」：這個鄰虛塵呢，雖然它是很小的，可是啊，它還有形質可見，還是啊，有東西。「析成虛空」：若把這個鄰虛塵碎為七分，那麼這就是實實在在是虛空的體性了。那麼這樣子啊，你應該知道，「當知虛空」：你應該知道啊，「虛空出生色相啊」；這個色相，也會變成虛

空；這虛空裏邊，也含著色相。

汝今問言：由和合故，出生世間諸變化相。

你現在啊，你問，說是啊，由這個和合的緣故，「出生世間諸變化相」：有種種的變化相。

汝且觀此一鄰虛塵，用幾虛空，和合而有？不應鄰虛合成鄰虛

「汝且觀此」：你呀，看看這個，這個什麼呢？這一個鄰虛塵，用多少虛空和合啊，而成一個鄰虛塵呢？這個鄰虛塵分開就是虛空了；可是你再用多少虛空和起來成一個鄰虛塵呢？「用幾虛空」：用多少虛空再和合而有，有這一個鄰虛塵呢？

「不應鄰虛，合成鄰虛」：可是啊，你不應該說啊，這個鄰虛塵又合成鄰虛塵了！這是空合成鄰虛塵，你說用多少空，可以合成啊，這一個鄰虛塵？是不是還用，這一個鄰虛塵可以分成七分就變成虛空了，那麼虛空，你又可以用多少虛空，再和合成一個鄰虛塵呢？問阿難！

又鄰虛塵析入空者，用幾色相合成虛空？

又者，你這個鄰虛塵呢，析入虛空，把它分開了，「析入空者」：把它和這個空，虛空和合了。啊，「用幾色相，合成虛空呢」：又用多少色相合成這整個虛空呢？用多少色相？用多少個鄰虛塵來合成這一個虛空呢？問阿難！這個數目，不是個小數目！

若色合時，合色非空。若空合時，合空非色。色猶可析，空云何合？

「若色合時啊，合色非空」：你若說用這個色相來合這個色相，可是啊，你合這個色相的時候，就不是虛空了。「若空合時」：你若用這個虛空來合這個，你若用這個鄰虛塵來合鄰虛塵，前邊不說，不應以鄰虛再合成鄰虛了！你現在又說？假設你若說用鄰虛來合成的時候，合成鄰虛；但是這不是空了！那個鄰虛塵已經變成空了，你怎麼又會還有這個鄰虛再合到一起？

若空合時，你若是啊，說用這個空再合成鄰虛，既然是空，它怎麼會又有個形質呢？又有個色相呢？「色猶可析」：你這有色相的，可以把它再粉碎了它，分為啊，微細、微細的；可是這空，它既然是空，你怎麼有方法

可以把這空再縮成到一起呢？再合成到一起呢？

「空云何合」：你這空，你怎麼把這虛空再合成到一起，已經變成虛空了，你還可以把這虛空合到一起？啊，再變一個鄰虛塵，可以有這個道理嗎？

汝元不知如來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，

你阿難呢！你本來不知道啊？「如來藏中」：在前邊呢，講如來藏，沒說如來藏中，現在啊，講是如來藏中了。這如來藏也就是個真心，也就是個實相。你不知道前邊所說這個空和鄰虛塵的問題呀，你若溯本窮源，追究它的始末，你追究不出來所以然的！

可是這些個道理呀，都是在如來藏中啊，這是「性色真空啊」：性，那個空性到極點！那個色相到極點，就是真空；那個空性到了極點，也就有真色；所以說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。「清淨本然」：本來是不垢、不淨的；本來是不生、不滅的；本來是不增、不減的；啊，本來是不動、不搖的；本來是周徧法界無欠、無餘的；無欠無餘的，也不多一點，也不少一點；它的本來性質是這樣！

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

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：這種的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；這種的妙用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隨著啊，每一個眾生的心，而應所知量，每一個眾生他所應該知道的這種的量。

循業發現，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，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，分別計度(勿又ㄛ、)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

這個度字啊，讀(勿又ㄛ、)，度量。

「循業發現」：在這個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啊，然後循業發現；循呢，就是「順著」；順著啊，他每一個眾生的這種業，發現呢，這種的量，他所應該知道的這個數量。「世間無知啊」：在這個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這種的情形之下，所以啊，也就隨順著啊，每一個眾生的這種業感，而發現呢，他這種的應得的這種的報。

世間無知，這個世間上啊，有一些個無知的人。這無知的是什麼人？就是一些個外道，和這些個權乘，和這個凡夫，他們沒有智慧。「惑為因緣呢」：

他們迷惑了。迷惑呀，這種的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這個如來藏性的，他們不認識，認為啊，是一種因緣；這是小乘啊，所執著的因緣法。「及自然性」：和這個外道啊，他所執著的自然性。這都是受了什麼騙了呢？上了什麼當了呢？

「皆是識心呢」：這個都是小乘，和外道，凡夫啊，這種啊，分別的識心。「分別計度」：他啊，用這種啊，思量，分別，來呀，計。計啊，譬如沒有實現這個事情，他計劃想做一件什麼事情；度，就度量。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啊」：可是啊，你這個識心、妄想、分別、計度呀，你就講因緣或者講自然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，這都是啊，不實在的一種道理，沒有真實的道理可說的。

037. 卷三

阿難！火性無我，寄於諸緣。汝觀城中未食之家，欲炊爨(ㄉㄨㄛˋㄎㄨㄢˋ)時，手執陽燧(ㄩㄥˊㄨㄞˋ)，日南求火。

這個這兩個字，欲炊爨時，這個炊爨兩個字認識不認識？

阿難！「火性無我」：這火性啊，無我，火性啊，是沒有體性，沒有啊，自體的。它是啊，要有一種的因緣呢，才能生出來，所以呀，才說這個火性無我。這個「我」，不是「你我」的「我」，就是那火那個自體；不是說火性無我，我沒有火性，說我沒有脾氣，不是！你若沒有火性啊，哎，那就是菩薩了！菩薩就沒有火性。

「寄於諸緣」：這個火它沒有自體，它這個體是存在到一切的因緣上。有這火的因緣，就會有火的發生；若沒有火的因緣呢，就不會有火發生。那麼火的性在什麼地方呢？這火的性，也是徧一切處。它雖然沒有自體，可是啊，沒有一個地方沒有火的。

「汝觀城中」：阿難呢！你看看這室羅筏城的裏邊。「未食之家」：沒有吃飯的這個人家。「欲炊爨時」：炊爨，就是啊，廚房裏邊呢，做飯、做菜，這就叫炊爨。中國的炊爨室，炊爨室就是廚房。那麼這個廚房，就是做飯、做菜的用。

那麼現在這個印度室羅筏城這個城裏頭啊，有的家裏還沒有吃東西；沒有吃東西，就想要做飯囉！做飯的時候，炊爨時。這個時候啊，你要知道，是在啊，有太陽的時候，不是沒有太陽的時候；沒有太陽的時候啊，那麼

這個火啊，它就取不來了。

「手執陽隧」：這個陽隧呢，就是一種火鏡；火鏡啊，是用這個一種火石造成的。「日前求火」：這個手裏拿著這個火鏡啊，對著太陽啊，來取這火。那麼一個手拿著火鏡，一個手拿著艾子，對著太陽這麼一打呢，這個艾絨啊，就會生出火來。這是啊，古來沒有這火柴這個老法子，就對著太陽來要火。你看，太陽就會有火生出來！

那麼這後邊就說了，這火究竟是從太陽生的？是從這個鏡裏生的？是從那個艾子上生的呢？後邊講！

阿難！名和合者，如我與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，今為一眾，眾雖為一，詰(ㄐ一ㄝˇ)其根本，各各有身，皆有所生氏族名字：如舍利弗，婆羅門種，優樓頻螺，迦葉波種；乃至阿難，瞿(ㄍㄨˇ)曇種姓。

阿難！「名和合者」：這個世界你給它起個名字叫「和合」的這個東西，它一定要有一種表法。怎麼樣和合呢？是啊，多種的東西混合到一起，這叫和合。「如我與汝啊」：好像我和這個阿難你，乃至啊，這一千二百五十個比丘。「今為一眾」：現在啊，都混合到一起，這叫一眾。

這一眾啊，不是啊，一個；那麼是啊，一幫的大眾。「眾雖為一」：這個大眾雖然合成一起了，這叫和合，眾雖為一。「詰其根本呢」：你問一問；詰，這個詰，就是問字講，或者查問，糾問。你查一查，調查調查，他每一個人的這根本。

「各各有身」：雖然說是一眾，但是可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身體。不單有他的身體，還各有所生的氏族、名字。姓張的，就在張家生出來；姓李的，就在李家生出，各有各的名字。

舍利弗，這個舍利弗啊，在前邊已經講過了，他的母親呢，眼睛好像那個秋鷺鳥啊，那個眼睛那麼美麗，所以呀，這個秋鷺鳥就叫舍利，在印度話。那麼這個舍利弗，又叫舍利子，就是啊，那個舍利之子。他是啊，「婆羅門種」：這個婆羅門呢，是印度的四大種姓之一，他是貴族。

這個婆羅門呢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淨裔」。(就是清淨的那個淨；裔呀，就後裔的裔)。就是啊，清淨那個種子，就是清淨的種子，種子是清淨的。這是他那個姓啊，這麼樣講；實際上啊，這個人的種子就沒有清淨。人這個性啊，是清淨的；這個種子啊，都是不清淨。不過他這個

翻譯叫淨裔，又叫「淨智」。說是啊，以前他那個始祖是從啊，梵天上來的，所以淨裔，這婆羅門種。

「優樓頻螺，迦葉波種」：這優樓頻螺，翻譯中文叫「木瓜林」。木瓜，就是吃的那種木瓜；在那種木瓜林裏邊，他在那木瓜林呢，旁邊修道，所以呀，也就自己起個名字叫木瓜。哈哈！叫木瓜，不知道有沒有人吃他？或者有這個鄉下的人呢，一聽說木瓜，啊！或者就想買，去摘幾個，火者是買一點呢，拿回去吃。孰不知到那一看，還是一個不能吃的老比丘！

啊，這是啊，中國的人那有的人呢，這個人很愚笨的，說老木瓜！叫老木瓜。這個優樓頻螺啊，迦葉，不知道是不是一個老木瓜？木瓜林。這個「迦葉波種」：翻譯到中文就叫「龜氏」，就是因為啊，以前他那個始祖嘛，在那有一個龜啊，浮著一個圖，龜呀，背著一個圖，現到他前，所以就叫龜氏。

那麼「阿難」：阿難，梵語叫慶喜了；梵語阿難呢，中文叫「慶喜」。他是啊，「瞿曇種」：瞿曇種姓呢，就釋迦牟尼佛啊，也叫瞿曇，瞿曇種姓。那麼以後啊，才改的「釋迦」，釋迦種姓；以前叫瞿曇種姓。這個瞿曇呢，翻譯到中文叫什麼呢？就叫「甘蔗」。

甘蔗，就是前幾天我不講那個造糖那個甘蔗，可以造得糖的，長有這麼高。也不知道他原來的始祖啊，是種甘蔗的？可是好吃甘蔗呀？是怎麼樣的？總而言之啊，他以甘蔗做他的種姓。這是啊，阿難的種姓啊，是瞿曇種姓。

那麼這樣說起來啊，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氏族、名字，不同的。雖然混合到一起，啊，合為一眾，可是啊，還是每一個人呢，不同的；各有各的名字、各有個人的相貌、各有個人的身量，也是不同的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說這一段文呢，這就啊，準備形容啊，這個火的大；這種啊，雖然合起來，然後那麼也有不同的地方。

阿難！若此火性因和合有，彼手執鏡於日求火，此火為從鏡中而出？為從艾出？為於日來？

阿難！「若此火性啊」：若是這個火性因為和合而有這火性的話，這是因緣和合呀！啊，因緣和合，就有這個手，有這個銅鏡，有火鏡，又有太陽光，又有這個艾，那麼這三種的因緣和合而有這火！

現在我問你啊！「彼手執鏡」：彼，就是那個取火那個人，他手啊，拿著一個火鏡。「於日求火」：對著太陽啊，來求這個火。「此火為從鏡中而出」：這個火，你說它是由這個火鏡裏邊出來的？「為從艾出」：是從這個艾子上生出的火？還是「為於日來」：是在太陽那個地方來的呢？這火，你說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啊，這也是和合，有火鏡、有太陽、有這個火絨；火絨，就是這個艾了。這個艾呀，也很容易著火的。那麼究竟這個和合法，你說這個火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

啊，你若說單從太陽來的；如果太陽出火，你說這個世界上啊，都會被火燒沒有了！這說從太陽來的，也不成立。如果你說從火鏡裏出來的火；那火鏡，人手拿著那火鏡，火鏡根本就是連熱都不熱，火是熱的東西啊！那火鏡，它不熱！你說這是從火鏡裏出來這火，也不合理。你說從這個艾子上出火，那個艾子它自己若沒有這個鏡，沒有太陽，它怎麼也不出火呢？這也是和合。雖然和合，但是還也有分別的。

阿難！若日來者，

「阿難！若日來者」：你若說呀，這個火是從太陽來的。

自能燒汝手中之艾，來處林木，皆應受焚。

阿難呢！你若說這火是從太陽裏邊生出來的火，「自能燒汝手中之艾」：它這個太陽的火呀，它能燒你手裏拿的所拿這個艾，這個艾絨。「來處林木，皆應受焚」：那麼太陽離這很遠，那麼經過有很多樹林呢，這個木，皆應受焚，都應該呀，被這個太陽的火燒了。太陽可以燒這個艾子，為什麼不可以燒那個草木呢？但是它可沒有燒！

若鏡中出，自能於鏡出然於艾，鏡何不鎔？紆(𠃉)汝手執，尚無熱相，云何融泮？

「若鏡中出」：你若說這個火呀，是從這火鏡裏出來的。「自能於鏡，出然於艾」：它既然從鏡中出來的這火，它自然也就能啊，從這個鏡裏出來啊，燃這個艾。可是鏡裏有火，這火，火是剋金的，這叫火剋金。

怎麼叫火剋金呢？這個金呢，金、銀、銅、鐵，這都屬金的，在中國這五行的道理。這火啊，一燒，這個金就會熔化。啊，「鏡何不鎔」：你這個鏡，既然是火從鏡裏啊，生出來的，那個鏡它怎麼不熔化呢？「紆汝手執」：那麼何必要等著你這個手來拿這個艾，才可以燒這個艾呢？

啊，況且啊，「尚無熱相」：這個鏡子本身呢，連熱相都沒有。「云何融泮呢」：這個鏡子它怎麼就會熔化呢？能有其中變化呢？熔化了呢？所以你說從鏡出來這道理，也是不成立的。

若生於艾，何藉日鏡，光明相接，然後火生？

你若說這個火呀，是由這個艾生出來的，生於艾，「何藉日、鏡」：何必藉仗著這個太陽，和這個火鏡，「光明相接」：這個太陽的光，和火鏡這種光，照到這個艾子上，然後才火生呢？如果若從這個艾生出火，艾本身它也就應該啊，生出來火的；不需要一定等到這個太陽光啊，和這火鏡取火，才能生火。所以呀，這你說這火是從艾生出來的，這也是沒有道理的。

汝又諦觀，鏡因手執，日從天來，艾本地生，火從何方遊歷於此？

你呀，再詳細看一看，這個鏡子是在手裏拿著，太陽是從天上來的，這個「艾本地生」：這個艾呀，是在地下生出來的這種的東西。「火從何方遊歷於此」：那麼太陽，有太陽來的地方；鏡，你手裏拿著；艾，從地生出來；究竟這個火，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啊，火從何方遊歷於此？這個火是從哪裏呀，啊，遊歷到這個地方來的呢？它是什麼地方放的它假，它到這個地方來度假來了呢？這火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

嗯！前邊這三個地方，都沒有理由來，那麼現在問阿難，是從什麼地方來？

日鏡相遠，非和非合，不應火光無從自有。

「日鏡相遠」：這個太陽，和這個鏡子，和這火鏡，相隔的很遠很遠的！「非和非合」：不能和合；也不能說是「和」、也不能說是「合」，啊，這兩個合都談不到的。談不到，啊，它因為什麼？沒有到一起嘛！怎麼合啊？合，要到一起。啊，我們現在一千二百五十個大比丘在這，這都在一起。你說那個太陽，和這個鏡子怎麼到一起呢？相隔的很遠！非和非合。

「不應火光，無從自有」：可是不應該啊，那火光，啊，無所從來，它自己就有了！啊，這個火啊，無所從來，自己就有，我可見過！它自己就著火了，不必你點，也不必太陽光、也不必這個鏡子。今天沒有時間，時間不夠，講這個，我說這火自己來的，這自來火講不完！不要講它，無從自有。我說我啊，想要講這個火啊，自來火啊，這個story講不完的，所以今天晚間不講了！

汝猶不知如來藏中，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，

阿難呢！你還不知道呢，在如前邊所說這個道理，都是在如來藏裏包含著的，你到什麼地方去找呢？「性火真空啊，性空真火」：性具的火呀，性具的這個火，裏邊自然是真空；性具的空，裏邊也就是真火。「清淨本然呢」：這個本來是清淨的，「周徧法界的」；這種的火大，是周徧法界的，到處都有的。

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

這種的妙用，隨著這個眾生的心，應所知量。

阿難！當知世人，一處執鏡，一處火生，徧法界執，滿世間起，起徧世間，寧有方所？

阿難！你應該知道啊，世人一處執這個火鏡啊，就一處火生。「徧法界執」：這個滿世間所有的人，每一個人執著這個火鏡，就有每一個地方都有火生出來。這世間呢，啊，滿世間起呀！「起徧世間」：這是間都有火。啊，「寧有方所」：你說這火在什麼地方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啊，所以這個叫火大，是周徧法界的！

循業發現，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，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，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無實義。

和前邊那一樣的講法。

阿難！水性不定，流息無恒。如室羅城，迦毘羅仙、斫(出又乙ノ)迦羅仙、及鉢頭摩、訶薩多等諸大幻師，求太陰精，用和幻藥。是諸師等，於白月晝，手執方諸，承月中水，

阿難！你水性不定，上邊呢，所說的是個火，地、火。現在講這水，水大。為什麼說它是大呢？它大，就是啊，任何的地方都有，那麼無窮無盡，所以呀，就叫大。

「水性不定」：這個水的性質啊，它沒有一定。所謂：「掘諸東方則東流，掘諸西方則西流」。這個水，在這個水池裏，或者把江、河、湖、海。你把那個岸上那個土掘開，它就向哪一邊把它掘開；掘開，就是把它挖開，

把它開開，它就向哪一邊去流去，沒有一定的方向，所以說水性無定。

「流息無恆」：流，流就是啊，流通，流到什麼地方去；息，息就是停止；無恆，沒有啊，一個恆常的規定；有的時候它就流了，有的時候它又不流。

「如室羅城啊」：好像啊，這舍衛國，這個城裏頭，這個豐德國的城裏邊。

「迦毘羅仙」：這個迦毘羅仙，是這個黃髮的外道。在這個講摩登伽女的時候，不是有講這個摩登伽女，她的母親呢，跟著個黃髮外道啊，這個幻師，去學這個先梵天咒，所以呢，她叫黃髮外道。這個呢，也就是那個黃髮外道啊，就又叫這個黃赤色。黃赤色呢，也就是說他這個這種外道是這個髮呀，都是黃色的，那麼所以呢，他就叫這個黃髮外道。

專門呢，教人一種邪術，他呀，也是修的這種邪術；這種邪術呢，專門令人呢，顛顛倒倒，沒有正知正見；專門呢，生出一種邪知邪見來，就是做那個壞事；做壞事啊，最有本事，這是啊，一種外道。

仙，仙呢，在中國的說神仙。這個仙呢，怎麼叫仙呢？這個仙字，「人」，加上一個「山」字，這人住山呢，就變成仙了。這仙就講什麼呢？講長生不老，講不死了！不死啊，他總啊，看著這一個肉身，看這個肉身呢，非常重要！他認為啊，這永遠活著這是最好！所以呀，修長生不老法。

「斫迦羅仙」：斫迦羅，也是梵語，此云叫「輪」。就是啊，（六道輪迴那個輪）。這個斫迦羅，因為啊，他自己呀，認為他見的理呀，是圓滿的，能摧毀呀，其他人的這種的宗，可以呀，和旁人辯論呢，他所說是圓滿的，所以呀，這他自己認為呀，自己是見的理最圓滿。

「鉢頭摩」：什麼叫鉢頭摩呢？這〈楞嚴咒〉上也有，「南無般頭摩俱囉耶。南無跋闍囉俱囉耶。南無摩尼俱囉耶。南無伽闍俱囉耶」，這個也有這個般頭摩，也就是這個鉢頭摩。鉢頭摩是個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叫「紅蓮花」。叫紅蓮花，這也是一個外道的一種名字。

「訶薩多」：訶薩多呢，叫「海水」。這個海水，他大約啊，在這個海的旁邊修道，所以呀，也就自己起個名，他就叫海水。他認為那海水最多了、最大了、無窮無盡。那麼他大約也是這個外道啊，歡喜大，歡喜呀，無窮無盡，所以他就說他自己就是海水。

「諸大幻師啊，等」：這個等啊，就以上所說這四個大幻師。那麼還有其他呢，不單單就這四個，很多很多的，不過，他的名字太多，也不能完全

都提出來，所以說等。諸大幻師啊，幻師啊，就是不真的、虛妄的。「求太陰精啊」：他想啊，得到太陰，就是月光的那個精華。「用和幻藥」：用這種精華呀，他配那一種的迷人的那種藥，迷人的這種幻藥。這種幻藥啊，嗯，人吃了，好像現在來講啊，好像LSD，它雖然不是用月光那個精華配的，但是啊，都是近於這一種類的。

總而言之，你吃了，就令你呀，神經錯亂呢，精神也不正常了，就有種種的幻化來變現呢，令你，哦！神乎其神了！以為自己呀，已經成了神仙了。所以呀，這配這種幻藥，令人呢，麻木人的精神，令人的精神呢，顛倒，不正常。「是諸師等啊」：這一些個幻師等。「於白月晝」：白月晝啊，就是十五那一天，就十五那天晚間叫白月晝。

「手執方諸」：這個方諸啊，方，是四方的一個盤子；諸啊，這個諸，也就是一個珠子，就是一個水晶珠。據說呢，這水晶珠在八月十五那一天呢，對著月光一照啊，就有水出。有水出啊，他接呢，用個方的盤子啊，接著那個水；用那水就來豁藥、來配藥。那麼這一定沒有多少水呢，這大約不太多。「承月中水」：承這個月光裏邊的水。

此水為復從珠中出？空中自有？為從月來？

這個方諸承接這個月中的水；那麼有這種的方諸，在這個白月的晝，就有這個水；那麼這個水，可是從這個珠中出的？還是從空中有這個水呢？「為從月來」：是從月光裏邊來的呢？

阿難！若從月來，尚能遠方令珠出水，所經林木，皆應吐流，流則何待，方珠所出？不流，明水非從月降。

阿難呢！現在你再想一想，這個水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啊，這個水，「若從月來」：假設你說這個水是從月光而來的，是月裏的精華，啊，從月來。「尚能遠方令珠出水」：這個月亮啊，裏頭來的水，它能在很遠的地方，就使令這個珠子能流出水來。

「所經林木」：所經過的，前邊那火，也經過林木啊，應該受焚呢！現在這個林木，啊，「皆應吐流」：皆應吐流啊，就是都應該有水出，都應該啊，所經過什麼地方，就應該有水出。「流則何待方諸所出」：如果若是林木都有水出，那麼就不必等著有這個方諸，才能出水。

「不流」：如果若是林木沒有水流的話，不流明水，你就應該明白啊，這

個水，「非從月降」：不是從月光裏頭降落的這個水啊！

若從珠出，則此珠中，常應流水，何待中宵，承白月晝呢？

「若從珠出」：你若說這個水，是從珠子裏出來的水。「則此珠中啊」：那麼這個珠的裏邊，「常應流水」：常常應該有水流出來，因為你說是從這個珠子裏流出來啊！流出，它常常應該有水。「何待中宵」：怎麼要等到半夜的時候，又借著啊，這個白月晝呢，要等到那個十五月圓滿這個時候，來接這個月，接這個水呢？珠子裏若出水，無論什麼時候都應該出水的！所以這證明啊，這個水也不是從月光來的，也不是從這個珠子裏生出來的。

若從空生，空性無邊，水當無際，從人泊天，皆同滔溺，云何復有水陸空行？

你若說這個水呀，是從空生出來的。「空性無邊」：那空性啊，是沒有邊際的。你說哪個地方是空的邊際？你找一找！找不出來的。空性既然沒有邊，這水從空中來的，「水當無際」：這水也應該沒有邊際。空性無邊呢，空裏邊有水出，那麼這個水也應該沒有邊際了。那麼水既然沒有邊際，「從人泊天」：從這個人世上，到這個天上。「皆同滔溺」：就都變成啊，汪洋大海了！這個人呢，都會淹死；溺，溺就是溺死了，都會被水淹死了。

「云何復有水、陸、空行呢」：你說，這個佛在幾千年以前已經說有空行了，這空。那時候，沒有飛機，但是啊，也說有空行。啊，云何？怎麼還可以說這個世界上它有這個水、又有陸、又有空呢？這陸、海、空這三種的航線呢？行，就是這種在陸上走、在空中走的、在海裏走的，水、陸、空行。如果從人間到天上都變成大海，這只有水行了，沒有陸、也沒有空了，那麼現在還不是這樣子。

釋迦牟尼佛早就知道會有飛機的，可以在空中啊，有航線的，所以在幾千年以前，就說出了水、陸、空行。

汝更諦觀，月從天陟(出、)，珠因手持，承珠水盤，本人敷設，水從何方，流注於此？

「汝更諦觀呢」：你再詳細審查看一看。「月從天陟」：那月光啊，在天上走。陟，這個陟，當一個「行走」講。月在天上啊，行走；這你不要一定說月在天上行走，不過這個文法是這樣說；那麼究竟啊，月在天上走，

它走一步走多遠呢？又走多長的時間可以走完呢？這個不要管它！

「珠因手持」：這個珠子啊，在手裏拿著。 「承珠水盤」：那麼承接著這個珠子的這個水盤，接著水這個盤子， 「本人敷設」：這個水盤是人呢，放好的，放到那地方。那麼這個月，和這個珠，和這個盤，各有方所，都有一定的地方。

可是這個「水從何方流注於此」：這個水，是從哪一個地方來的呢？前邊已經講了，是從珠子來的？是從月來的？是從這個空來的呢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那麼這個水從什麼地方來遊玩？好像我們人去旅行似的，旅行到這個地方來了呢？水從何方流注於此，它流到這個地方啊，到這個水盤裏了！

月珠相遠，非和非合，

這個月，和這個珠子，你若說它們兩個和合有這個水的，它離著那麼遠，怎麼可以合到一起呢？不可以合到一起啊！非和非合！

不應水精無從自有。

這也像那個火似的，那個火也不應無從自有！啊，這水也是那個道理，也是不應該那個水精，這個水沒有地方來，它就在這個盤裏呀，自己生出來的，沒有這個道理的！

汝尚不知如來藏中，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，

阿難呢！你還不知道呢！你尚且不知道，不知道什麼呢？「如來藏中啊」：在這個如來藏的裏邊呢，這個「性水真空」：性具的水，那個性啊，水，就是真空；性具的，就是那個**水性裏本來具有的**，就是在那個真空裏邊有。

「性空真水」：那性具的空裏邊呢，也有這個真水。所以你說它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你如來藏那個地方來的，從我們每一個眾生的真心裏邊有的；具，具有的。這不單有水，而且還有火、還有風、還有地，都是在我們的心裏具足的。**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塵、識，這七大都具足的**。可是具足啊，它啊，並不混雜，並不啊，骯髒，並不啊，沒有塵垢。

所以說，叫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」：這種的水性是清淨本然的周徧法界。所以你在這裏頭啊，你就應該知道這是啊，真有個妙有！「真空」裏頭，

真有「妙有」。啊，這個道理呀，要用一點心機呀，才能研究的明白！

也就是啊，換一句話說，要你自己有了功夫。你呀，坐禪呢，有了定力，生出真正的智慧，喔！你才能明白這經上所講這個道理呀，啊，是真實不虛的道理！你現在啊，用這個識心呢，來揣測，不容易明白的。

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一處執珠，

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一處執珠」：隨隨眾生的，九法界的眾生這個心呢，你有什麼要求啊，都能隨心滿願。這種的你想要，誰要這個水，他就能得到；誰需要多少，就有多少！你需要飲一杯水，就有一杯水給你飲；兩杯水，就有兩杯茶給你飲。你這個隨眾生的需求啊，它滿你的這種的願力。

一處執珠，一處水出，徧法界執，滿法界生，生滿世間，寧有方所？

你說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啊！這告訴你了。

怎麼說是在如來藏裏頭呢？「一處執珠」：有一個人，你想要這個水，你拿這個珠子，就一個地方有水。「一處水出」：一個地方就有水出。「徧法界執」：你盡這個世界，每一個人執這種珠子，拿著這個珠來求這種水，啊，「滿法界生」：整個這個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都有水出；只要你有人來求水就有。「生滿世間」：這種的能力呀，是生滿世間，寧有方所，在滿世間都有，你說它從什麼地方來的？

如果它有一個地方來，能到我這，就不可以到你那；能到你那個地方，就不可以到我這。現在呀，什麼地方它都，你每一個人執這個珠子，它都有這個水出，你說它在什麼地方？所以這也就是啊，這個水性在如來藏裏無在、無不在的，什麼地方它都有；你什麼地方也可以說沒有。你沒有這個珠子，沒有用這個方法，也就沒有。好像那個火的那個性質一樣的。

循業發現，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，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，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

這和前邊那個講法都是一樣。

還有很少的時間，給你們講這個公案。在以前呢，有一個叫月光童子，修道的人。他名字叫月光童子啊，但是他並不是個小孩子；言其呀，他是童

身，沒有啊，沒有結婚的這個比丘，他的名字叫「月光」。有的人呢，就叫他叫「月光童子」。他就修習這個「水觀」。

修習水觀，怎麼修習水觀呢？他想他自己呀，這個身上也有水大！這佛講的這個「七大」。他想他自己變成水了！人呢，修道也很奇妙的，那麼久而久之，他果然就變成水了！他在這個房子裏頭打坐，就沒有這個身體了，就變成一房水。他有個徒弟，他這個徒弟也不知道他師父修這個，入這個水光定啊，這叫水光定。

開開門一看這個房裏很多水；這個小孩子，大約也很頑皮的，就拿了一塊石頭，掉這個水裏，把這水打的一響，然後這個小孩子就走了。

走了，等這個月光童子啊，出了這個水觀了，水觀定，出了這個定；就覺這肚裏頭啊，不自然；不自然呢，自己一觀察，哦！一塊石頭在這個自己肚裏頭。於是乎啊，他一看，知道是他那個小徒弟調皮呀，掉到這個水裏一塊石頭。那麼他就把他小徒弟叫到面前了，說，你頭先看見這房裏一房水是不是啊？這小徒弟說，是的！我看這房子裏水，我拿一塊石頭往那個掉水裏，我打那個水漂來玩呢，把那個水打的響了，然後我又走。

這個月光童子就告訴這個小徒弟，說你呀，等五分鐘之後，你還來；你來呀，你看你以前掉裏那塊石頭啊，你把它揀出去的，你拿出去，不要放到這水裏！那麼這個小徒弟聽師父教啊，過了五分鐘，一來，一看，這房裏果然又變成一房水。那麼這個小徒弟把這石頭拿出去了。這個月光童子，又從這個水光定又回來，那麼把這一塊石頭也沒有。

修道啊，這種妙用啊，說不出來！你只要你專一其心，你的心呢，變成一個，一個心修道。**你想什麼樣子，就會有什麼樣子！**有的修火光定、有的修水光定、有的修這個堅牢，像那個地那麼硬，那個定的。這七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塵、識啊，這都有定的。

所以你聽《楞嚴經》啊，你將來習哪一種定啊，你自己看著選擇！你願意空就空，願意有就有；願意啊，到火裏去，火也燒不死你；願意到水裏去，水也淹不死你，這個妙用無窮！所以現在講，不能講那麼多，講少少的，你慢慢的，你若啊，有長遠的時間呢，才能明白這個經典的道理的。

038. 卷三

阿難！風性無體，動靜不常。汝常整衣，入於大眾，僧伽黎角，動及傍人，

則有微風，拂彼人面。

現在是講這個「風大」。

「風性無體」：佛呀，叫一聲阿難，說，阿難呢！現在我給你講這個「風大」。風，它的本性沒有體相。「動靜不常」：它有的時候就動、有的時候又靜，所以動靜不常。「汝常整衣呀」：你呀，常常整頓你的衣服。「入於大眾」：到這個大眾的一起。

「僧伽黎角」：什麼叫僧伽黎呢？（上人指著自己所著的衣說）這個就是僧伽黎，這個衣，就是僧伽黎。僧伽黎呀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叫「雜碎衣」。因為這個衣啊，是很多的布啊，合到一起做成這個衣。這個衣呢，是「四長一短」，四個長的，一個短的，這叫，通通有一百零八塊，是二十五條，二十五條衣，一百零八塊。

這個衣呢，又叫「主衣」，又叫「大衣」。怎麼叫主衣呢？這是啊，說法主所穿的。什麼叫說法主呢？說法主，就是這講經說法的這一個法主，這叫說法主。那麼怎麼叫「大衣」呢？因為這個衣，有五衣、有七衣；這個呢，叫大衣。它是啊，最多的，最這個塊數最多的，所以呢，叫大衣。

又叫僧伽黎，僧伽黎是印度話，番意到中文呢，就叫雜碎衣。又叫「壞色衣」，壞色呀，它不是普通的那種顏色。

那麼這個僧伽黎角，就是這個衣的這一個角，一個角落。這個人若走路的時候，一動彈呢，「動及傍人」：你動彈這個衣服啊，就生出來風來。則有微風啊，動及傍人，則有微風，拂彼人面，在這個動彈的時候啊，就有很少的那個風，吹到啊，旁人的面上去。

此風為復出袈裟角？發於虛空，生彼人面？

這個袈裟呢，也就是這個僧伽黎。「此風」：說是啊，吹到那個人的面上那個風，是從這個袈裟的角上生出來的？還是啊，從虛空裏生出來這個風呢？或者是啊，「生彼人面」：是在那個其他人的面上生出這個風呢？

阿難！此風若復出袈裟角，汝乃披風，其衣飛搖，應離汝體，我今說法，會中垂衣，汝看我衣，風何所在？不應衣中有藏風地。

「阿難」：佛呀，又叫一聲阿難！「此風若復出袈裟角」：說是啊，這個

風如果是出在這個袈裟的角上；「汝乃披風」：你呀，披著風的；披呀，就是披著；披著這個風。你披著這個風，「其衣飛搖啊」：那麼你披著這個風啊，這個衣，會飛起來、會搖動；「應離汝體」：那麼應該呀，這個衣離開你的身體，這才是啊，從這個衣角生出來這個風。

「我今說法」：我啊，這是佛啊，自稱。說是我呀，現在給你說法，「會中垂衣」：我在呀，這個大眾會中啊，這個法會裏邊呢，這個衣呀，啊，垂到下邊，你看一看，「汝看我衣，風何所在」：你看看我這個在這垂著，這個風在什麼地方？有沒有風啊？啊，風何所在？是有沒有風啊？「不應衣中，有藏風地」：不應該啊，在我這個衣服裏邊呢，有一個地方啊，藏著這個風啊，裝著這個風在衣服裏邊呢，留著等它颳風。

若生虛空，汝衣不動，何因無拂？空性常住，風應常生；若無風時，虛空當滅，滅風可見，滅空何狀？

「若生虛空」：你若說這個風啊，從這個虛空中生出來的。「汝衣不動」：在虛空裏生出這個風來，可是在你這個衣服沒有搖動的時候，「何因無拂」：為什麼就沒有風吹呢？拂，為什麼就沒有風吹呢？你沒有感覺呢？「空性常住啊」：這個空性啊，是不變的，常住不變。「風應常生」：既然空性是常住而不變的，它這虛空裏有風，也應該啊，常常有這個風的；不應該有的時候就有風，有的時候又沒有風；應該啊，常常有風的。

所以呀，啊，「若無風時」：虛空裏生出風，虛空應該常常有風的；假設若沒有風的時候，「虛空當滅」：這個沒有風了，虛空也應該沒有了，虛空也當滅了。「滅風可見，滅空何狀」：這個風啊，要是不颳，它就靜了，你可以看得見；說，哦！現在是沒有風了，風停住了。這可以啊，人能有一種感覺，有一種啊，知覺，知道啊，這沒有風了。

「滅空何狀啊」：那麼這個虛空你若把它滅了，是什麼樣子的？虛空可以粉碎？可以把這個虛空滅了？虛空本來它就沒有形象，那麼你怎麼又可以滅呢？所以呀，滅空何狀？虛空滅了，那是什麼形狀？根本虛空就不能滅，所以佛啊，故意這麼設這個問難呢，來問這個阿難！

若有生滅，不名虛空；名為虛空，云何風出？

「若有生滅」：假設呀，若有生、有滅的，這個，它的名字就不叫虛空了，叫「色相」了！因為有生、有滅。好像這個風，能有動、有靜，這它也就是生滅；所以呀，這也是屬於一種色相，不屬於虛空，那麼不名虛空。「名

為虛空」：所以給這虛空啊，起個名叫做虛空。

「云何風出」：虛空裏什麼也沒有的，怎麼風會從虛空裏頭鑽出來？這個風從虛空裏出來，有沒有一個道路呢？這個道路又是什麼樣子的呢？是沒有的。所以這證明啊，**風不是從虛空裏出來的。**

若風自生被拂之面，從彼面生，當應拂汝，自汝整衣，云何倒拂？

「若風自生」：假設這個你說這個風啊，是自己生出來的。「被拂之面」：被這個風所吹的面，「從彼面生」：這個你說這個風是自己生出來的，那麼吹到人的面上啊，這個風啊，是從這個人的面上生出來的，從彼面生。

「當應拂汝」：這個從他的面生出來啊，應該這個風來吹你才對的。「自汝整衣」：你呀，整頓你的衣服；「云何倒拂」：怎麼你這一整頓衣服，吹到旁人的面上？要是從風自己生出來的，旁人面上覺得有風，它這個風啊，應該先吹你才對！怎麼因為你這整頓你的衣角，先吹到旁人的面上去？

汝審諦觀，整衣在汝，面屬彼人，虛空寂然，不參流動，風自誰方，鼓動來此？

阿難呢！你要審諦觀，「汝審諦觀」：就是啊，你要好好看一看。「整衣在汝」：整頓衣服啊，動這個衣服動彈呢，是在你自己這。「面屬彼人」：這個臉面呢，這個面部是啊，在旁人的面上。「虛空寂然」：這虛空啊，它什麼動靜也沒有；虛空啊，在那好像睡覺似的，睡的非常甜，什麼動靜也沒有，連呼吸都斷，也可以說等於死人一樣；但是死人呢，是有形相；這虛空啊，是沒有形相，它寂然不動，虛空寂然。

「不參流動」：這虛空寂然呢，它沒有一個動向啊，不參加啊，這個流動；這個風啊，來回吹，這是好像水在流動一樣。不參，這個參字，也可以當一個「加」字講，(參加的加)；不參加這個流動。也可以當一個「曾」字講，它不，未曾流動。也可以當啊，一個「預」字講；(預啊，就是預先準備那個預)；沒有參預這個流動的這個行列。它虛空，它那寂然，所以呀，沒有動的相貌，所以這些個流動的行列，它沒有參加。

「風自誰方，鼓動來此」：那麼這個風大呀，現在風大，現在講的是風大，不是講大風。大風把這個房子啊，樹木都會颳倒了，好像颳颳風，那是有形相的，誰都可以看得見的。這個「風大」，不是那種「大風」。這個風

大，風自誰方？在哪一個方向？這個誰方，就是哪一個方向？是哪一個地方來的？在什麼地方來的？這個風在什麼地方來到，「鼓動來此」：啊，鼓啊，就好像鼓吹呀，動來此，鼓吹，鼓啊，也就是一種吹的樣子。

風空性隔，非和非合，不應風性無從自有。

這又和前邊那個意思都是一樣的。「風空性隔」：這個風啊，和這空性，相隔，也是啊，不會合作的，風是風、空是空，它不會，非和非合。「不應風性無從自有」：可是這個風啊，這種的體性啊，雖然說沒有體性，這也就是假定它有個體性；風，本來沒有體性的，沒有自體的；那麼假設它有個體。

「不應風性」：不應該啊，這個風的體啊，「無從自有」：也沒有地方來，它就有個風。那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給你講了好多次，從如來藏裏邊來的，阿難！你還不明白？

汝宛不知如來藏中，性風真空，性空真風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，

阿難呢！你還宛然不知道，在如來藏裏邊，有這個性具的風，就是真空的一個體；那性具的空，也就是那個真實的風的來源。「清淨本然呢」：這裏邊是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的。

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阿難！如汝一人微動服衣，有微風出，徧法界拂，滿國土生，周徧世間，寧有方所？

這種周徧法界這種的性能啊，它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啊」：在九法界眾生的這種感應道交，各人有各人的這種的感覺，這種限度。阿難！「如汝一人」：好像你一個人呢，「微動服衣」：你微微的動彈你這個服衣。「有微風出」：就有啊，你這麼一動彈這個衣服，啊，這也就有風出了。

「徧法界拂」：徧法界這個人呢，若是動，通通都動他那個衣服，也就啊，「滿國土生」：這個所有的這個國土，也都有這風生。「周徧世間」：任何的地方、任何的人，你若是動這個衣服的話，都有這風發生出來。「寧有方所」：你說這個風它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從哪個地方來的呢？

循業發現，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，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，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

「循業發現」：每一個人呢，順著每一個人他這種的業報，發現這種的風。可是啊，世界上這個外道，無知的人，和這二乘的沒有智慧的人，「惑為因緣呢」：就啊，迷惑了；迷惑啊，說這個風的來源是由因緣而生的。這是啊，權乘啊，人，以為是因緣。等這個外道呢，惑為自然，就以為啊，這風是自然生出來的，自然生出來。

這種的想法，這種的測度，「皆是識心」：這都是啊，一種分別思量那種啊，心識的作用。「分別計度」：分別他，來呀，計度。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」：這個但有所言說的，都不正確。

那麼這個地方是不是說啊，離言說相呢？這是啊，說這個外道，和這個權乘，他們呢，但有言說，他們所說出來的，都無實義，都不是正確的。

阿難！空性無形，因色顯發。如室羅城去河遙處，諸刹利種。及婆羅門、毘舍、首陀，兼頗羅墮、旃陀羅等，新立安居，鑿井求水，出土一尺，於中則有一尺虛空；如是乃至出土一丈，中間還得一丈虛空，虛空淺深，隨出多少。

阿難！空性無形，因色顯發；佛啊，在說完了這個風大之後，現在又說這個「空大」。這個空，怎麼說它大呢？因為這空也是周徧法界，也是和前邊那個「地、水、火、風」是一樣。所以現在講這空大。

說啊，「空性無形」：它啊，沒有一個形質的，若有形質，就不是空了！那麼有形質的地方，有沒有空呢？那個空還是一樣有的。在有色質的地方啊，那空也沒有少一點；在沒有那個形質的地方，那空也沒有多一點。

說是啊，我們在這個地啊，挖出來一個大坑，這坑裏邊呢，就是虛空了，那麼這不就空多了嗎？你就沒有挖那個地的時候，那個地方，那個空也沒有少一點，也沒有少；就在那個地裏邊呢，那就是空。也就和那個冰就是水；水就是冰一樣的。那個水呀，那個冰雖然凝結了，但是那個冰裏頭就是水。我們這個土地呀，雖然這捉執虛空了，但是這個虛空啊，虛空就是你什麼地方有形質裏邊，也有虛空的，也是有虛空的，並不是沒有虛空了！

並不是啊，說這有一張這個桌子，這個地方就沒有這個虛空了，還是一樣有的。不過這個桌子，這個虛空在什麼？就是在這桌子裏，這個地方就是虛空。所以呢，虛空啊，它是便入一切處的，什麼地方都有。

「因色顯發」：那麼虛空沒有形相你看不見，是因為啊，這有一種形色，

才顯發出來啊，啊，這地方是虛空了；若沒有形色，你就看不見，不知道它是虛空？「如室羅城」：就像這個室羅城。「去河遙處」：離著河的地方啊，很遠，所以就不能吃那河的水了。「諸剎利種啊」：剎利種，就是王種，就是啊，貴族。「及婆羅門」：和這個淨智的這個種族。

「毘舍、首陀」：這個呢，毘舍，就是商賈，做生意這些個人。「兼頗羅墮、旃陀羅等」：這個都是啊，賤姓。這個旃陀羅呢，是印度的一種最賤的一種人。最賤的，他是做什麼呢？就是做屠戶的，做屠戶的。這種人呢，在印度啊，總要手裏拿這個旗，要喊！等走到街上去呢，一般的那個老百姓啊，都和他不在一起走的，不和他在一起走。

首陀，這個首陀呢，就是工人；這個毘舍呢，就是做生意的商人。那麼這種的印度啊，有這四種的這個種姓。那麼有，就是有做官的，有啊，這個婆羅門呢，就是一般有錢的人呢，這都屬於婆羅門種；還有做生意的；還有啊，做屠戶的；最賤的呢，就是旃陀羅這個做屠戶的。

那麼「新立安居」：他呢，新造一個房子；新造一個房子在那地方住啊，住，就要「鑿井啊」：鑿，就是用這個，本來這個鑿啊，就是叫鑿子；鑿子啊，鑿這個木頭，窟窿，那叫鑿。因為這個鑿井啊，在地下，也就一點一點的往那挖這土啊，所以也叫鑿，鑿井。這個鑿，就「穿鑿」，穿鑿這個井。「求水」：為什麼要鑿井呢？就因為啊，想要用這個水。

「出土一尺」：你呀，把這個土，在這個地下拿出一尺來。「於中則有一尺虛空」：這就有一尺的虛空啊，現出來。「如是乃至」：像這樣子去鑿這個井，乃至「出土一丈」：出這個土啊，這出土啊，就是把這個土啊，從這個挖這個井裏啊，拿出來它，一丈。

「中間還得一丈虛空」：就得到一丈的虛空。「虛空淺深」：這個虛空啊，淺、或者深。啊，「隨出多少」：你出多一點，這虛空就多一點；出少一點，那虛空就少一點；在這個井這個位置上，是這樣講。

此空為當因土所出？因鑿所有？無因自生？

現在我問阿難你，你說這個空由鑿井而發現出來這種空，你說這空是因為土而出現的這個空？是「因鑿所有」：是因為啊，鑿這個土才有這空呢？「無因自生」：是啊，什麼原因也沒有，它自己就生出這空？你說空是怎麼樣來的？

阿難！若復此空無因自生，未鑿土前何不無礙？唯見大地，迥無通達。

阿難！「若復此空」：假設若是這個空，「無因自生」：沒有什麼原因，也沒有什麼理由，它自己就生出來此空。「未鑿土前」：在沒有鑿這個土以前，「何不無礙」：為什麼它沒有障礙啊？在這土沒有鑿開的時候，這就有所鑿礙，就有東西啊，在這擋著這個虛空？

「唯見大地」：只啊，見這個大地，見到這個陸地。「迥無通達」：啊，沒有虛空的地方可以通達。迥然，這個迥啊，迥然而不通達，就是啊，不通達那個樣子。和那個宛然呢，宛然不知，也就是不知那個樣子。在這個迥然沒有通達那個樣子，就與通達那個樣子，兩樣；現在不通達，因為這個沒有鑿以前呢，它不通達。

若因土出，則土出時，應見空入，若土先出，無空入者，云何虛空因土而出？

「若因土出」：這個虛空若是啊，藉著土出來，它才有虛空出。「則土出時」：可是啊，這個土出的時候；「應見空入」：你應該看見那個空啊，怎麼樣進去的！你看，這空怎麼樣進去的？空根本沒有形相，你怎麼能看見呢？空是不生、不滅，不出、不入的。

「若土先出」：假設若是這個土啊，先出來；「無空入者」：也沒有看見呢，有這個虛空它進來，進去？「云何虛空因土而出」：如果你看不見這個虛空，這個土出來，看不見虛空進去，你怎麼能說這個虛空是因為土出，而有這個虛空出現的呢？這個理由不能這樣講，沒有這個道理的！

若無出入，則應空土元無異因；無異則同，則土出時，空何不出？

「若無出入」：你若說啊，這個空啊，它也沒有出入。這個佛呀，防著阿難呢，又有了理論了，說那個空，它就是空，沒有出入的。若無出入，「則應空土元無異因」：這空也不出、也不入，那麼你說這個道理呀，啊，我就算你對！但是啊，可應該啊，這空和土啊，元無異因，沒有兩樣了，沒有兩種的分別了，元無異因。

「無異則同」：若沒有兩樣的話，空就是土、土就是空；空、土啊，是一個的，啊，空土不二，就是一樣的了。那麼既然一樣，這個「則土出時」：這個土和空是一樣的，土出去了，那麼空怎麼不出去啊？「空何不出」：啊，你說一樣的嘛！一樣，那個土出去了，空為什麼不跟著那個土出去啊？

若因鑿出，則鑿出空，應非出土。不因鑿出，鑿自出土，云何見空？

你若說是啊，這個空啊，是因為鑿這個土而出現這空，也算你說這個有理由，算你說這個對！但是啊，「則鑿出空」：那麼這一鑿呀，就鑿出空來了！「應非出土」：這個應該呀，鑿這空，不應該呀，出這個土！怎麼藥啊，出這個土呢？

啊，「不因鑿出」：如果說不是因為這個鑿井而出這空，「鑿自出土」：這個鑿呀，是出土。那麼鑿，既然是出土了，「云何見空」：怎麼又看見空了呢？這空它怎麼又有了呢？哼哼！

汝更審諦，諦審諦觀，鑿從人手，隨方運轉，土因地移，如是虛空，因何所出？

佛叫阿難！「汝更審諦」：審，審查；諦，那麼詳細思惟一下。「諦審諦觀」：你呀，要實實在在的那麼審查，實實在在的來觀看一下。「鑿從人手」：這個鑿啊，土，這個鑿，是從人手裏呀，「隨方運轉」：隨著這個方向來運轉這個鑿。「土因地移」：這個土啊，就在這個地上而移動，由這個井裏邊呢，移出來。「如是虛空，因何所出」：那麼這個虛空是怎麼樣出來的呢？怎麼樣有了虛空呢？

鑿空虛實，不相為用，非和非合，不應虛空無從自出。

這個鑿呀，是實在的；空，是虛的；鑿，是實的；空是虛的。「不相為用」：這個鑿和空啊，互相它不能啊，有一種的力用。「非和非合」：所以呀，這裏邊也不是和、也不是合。「不應虛空，無從自出啊」：可是啊，那麼究竟這虛空是怎麼樣生出來的呢？可是不應該呀，虛空它自己生出來虛空的！也沒有一個因，也沒有個關係，無緣無故，就生出這個虛空來。

若此虛空性圓周徧，本不動搖，當知現前地水火風，均名五大，性真圓融，皆如來藏，本無生滅。

「若此虛空」：啊，這個虛空啊，「性圓周徧」：假設這個虛空是個性圓周徧的。「本不動搖」：本來也不動、不搖。「當知現前」：你要知道現前所說的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和這個空，這名叫五大。「性真圓融」：這個空性啊，也是一個真實不虛的，圓融無礙的，「皆如來藏」：為什麼它能這樣圓滿無礙呢？因為它也是由如來藏裏邊所生出來的。「本不生

滅」：所以也不生、不滅！

阿難！汝心昏迷，不悟四大元如來藏，當觀虛空，為出？為入？為非出入？

阿難！你「汝心昏迷呀」：你啊，太愚癡了！你的心呢，太不明白了！昏，就是昏暗；迷，迷就是無所明了，這叫迷，無所明了。為什麼你不明白呢？你「不悟四大，元如來藏」：我以前給你講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四大，你仍然呢，不明白？你仍然呢，是糊裏糊塗的，糊裏糊塗！

可是啊，你不明白這個四大本來都是如來藏性！你現在呀，可以呀，看一看這虛空，「為出、為入」：這個虛空究竟是出來、是進去呢？「為非出入」：是啊，沒有出、也沒有入呢？你看一看，你詳細審查一下！

汝全不知如來藏中，性覺真空，性空真覺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，

前邊呢，那是「汝猶不知」、「汝尚不知」、「汝宛不知」；現在這啊，變的「汝全不知了」：你啊，完全不知道了！不知道什麼呢？不知道啊，「如來藏中，性覺真空」：性具的這個覺體，就是這個真空的一個體性。

這個性具的真空，性具的這個真空的體性，也就是這個真正妙覺的這個體性。「清淨本然呢」：這種的樣子呢，就是清淨本然的，周徧法界的。所以這虛空，和以前所說的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四大，都是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的；既然周徧法界，清淨本然，它又怎麼能會有一個出、有一個入呢？

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

它隨著啊，九法界眾生的這個心，他應該知道啊，多少的數量，就知道多少！這個「大小」啊，「多少」；知道，應該知道多少，就知道多少！

阿難！如一井空，空生一井，十方虛空，亦復如是，圓滿十方，寧有方所？

阿難呢！我現在明白告訴你啊！就好像一個井裏邊呢，有虛空，「空生一井」：這個空啊，就在一個井裏生出來，生滿那一井。如果十方的虛空，所有的地方都有井啊，也就十方具足有這種虛空的體相。「亦復如是」：十方就一個井也有虛空，那麼每一個地方有井，也都有虛空。所以呀，亦復如是，這個虛空啊，也就像那個上邊所說這道理一樣。

「圓滿十方」：它是啊，圓滿十方的，到任何地方都有這虛空，任何地方

都有這個有井地方就會有虛空。「寧有方所」：那麼你說這個虛空它還有一個來的所在，和去的所在嗎？來的方向，和去的方向嗎？沒有的！

循業發現，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，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，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

所有的這個眾生，隨著眾生的業感，而發現他的這種果報，這是啊，由如來藏的妙用所成就的。可是啊，世界上，「世間無知啊」：有一些個權教無知的人，和凡夫無知的人，和這個外教啊，外道沒有智慧的這一些個人，「惑為因緣」：他就啊，迷惑這種的道理，說是因緣了。

那個外道就說啊，這種的道理是自然性。「皆是識心，分別計度」：這都是啊，用這種啊，思量、分別的識心，來分別計度。啊，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呀」：但有這個能所說出來的這個道理呀，都沒有實在的道理啊！他這個所說的，都是一種，啊，不正確的理论，是戲論法。

阿難！見覺無知，因色空有。如汝今者，在祇陀林，朝明夕昏；設居中宵，白月則光，黑月便暗，則明暗等，因見分析。

現在講這個「見大」。

阿難！「見覺無知」：這個見的感覺，它沒有什麼知識，沒有知覺；這見的本身呢，它沒有知覺；我們這個見，只是見！在這個見的本身呢，並沒有知覺。「因色空有啊」：因為這個色，和這空啊，它才能看見；看見呢，才有所知覺。可是啊，並不是它本身有知覺！因為啊，這個色、空，而顯出來它有這種的感覺。

「如汝今者」：像啊，阿難你現在，「在祇陀林」：在這個戰勝太子啊，這個林子。「朝明夕昏」：早起啊，就有光明；晚間，就昏暗。「設居中宵」：你要啊，假設你啊，在這個半夜的時候。「白月則光」：有白月的時候啊，就有光明。「黑月便暗」：黑月的晚上啊，就黑暗。「則明暗等啊」：現在那麼這個明，和暗這兩種的情形，「因見分析」：怎麼知道明暗呢？就因為啊，這個見來分析這個明暗。

此見為復與明暗相，并太虛空，為同一體？為非一體？或同非同？或異非異？

那麼這個見呢，你說它是啊，與這個明暗這兩種的相，「并太虛空」：和

這個太虛空，「為同一體，為非一體」：可是啊，這個見，和這虛空，是同一個體相啊？是不是一個體相呢？「或同非同，或異非異」：或者是同，而又不同；或者是啊，不一樣？是兩樣呢？那麼你阿難呢！現在你說一說，這虛空，和這個見，是一個？是兩個呢？

阿難！此見若復與明與暗，及與虛空，元一體者，則明與暗，二體相亡，暗時無明，明時無暗；若與暗一，明則見亡，必一於明，暗時當滅，滅則云何，見明見暗？若明暗殊，見無生滅，一云何成？

這個佛啊，又叫一聲阿難！說是啊，這個見，能看見這個見！「若復與明與暗，及與虛空」：和這個虛空，「元一體者」：原來啊，本來是一個體，沒有分別。「則明與暗」：那麼可是這個明和暗呢，「這二體相亡啊」：明，就不是暗；暗，就不是明；那麼明、暗，你說是一體，這怎麼可以的呢？那明、暗這兩種體性啊，都沒有了，都亡了！

「暗時無明」：暗的時候啊，就一定沒有光明。「明時無暗」：那麼光明的時候啊，也不會有黑暗的。「若與暗一」：假設你說這個見呢，和這個暗，是一個的，是一體的。「明則見亡」：你見明那個見呢，一定就會亡的。「必一於明」：你一定說啊，這個見呢，你這個見和明啊，是一個的，是一體的。

「暗時當滅」：那麼在暗的時候，你這個見呢，就應該滅了，應該沒有。「滅則云何，見明見暗」：那麼你見已經沒有了，你又怎麼可以說你見明啊，見暗呢？「若明暗殊」：若明、暗呢，這個兩樣是不同的，「見無生滅」：這個見呢，是不生、不滅的；明和暗，不同；這個見，是不生不滅。「一云何成」：那麼這和這個一，你說是一樣的，虛空啊，和這明暗呢，這也都是不能成一體了！

若此見精，與暗與明，非一體者，汝離明暗，及與虛空，分析見元，作何形相？

「若此見精」：假設這個見的這種的精，見精；「與暗與明」：和這個明，和這個暗；「非一體者」：不是一個的。「汝離明暗」：你離開這個明暗；「及與虛空」：和這個虛空。「分析見元」：你離開這個明暗，和這個虛空，你再分析分析這個見的本體；見，是個什麼樣子？「作何形相」：啊，它有一個形狀嗎？它有一個東西你可以看見嗎？

離明離暗，及離虛空，是見元同龜毛兔角；明、暗、虛空，三事俱異，從

何立見？

「離明離暗」：離開這個明，離開這個暗，和離開虛空。「是見元同」：這個見呢，本來就同於龜毛兔角一樣的；就好像龜生了毛，兔生了角，那麼沒有的。你離開這明暗和虛空啊，根本就顯不出來你這個見的相了。「明暗虛空，三事俱異」：這三種啊，和你這個見都不同。「從何立見」：你在什麼地方立出你這個見來？

明暗相背？云何或同？離三元無，云何或異？

你的明和這個暗，這兩種的體相啊，是相背的，相背拗的，有明，就沒有暗；有暗，就沒有明的；這互相不能並立的。你若明、暗對到一起；那除非啊，你自己就看自己的影；你自己身這邊就是明，身這邊就是暗，但是它也未能合成一個。所以這明、暗呢，是相違背的！

「云何或同」：既然是相違背的，怎麼又可以或者你說它是相同的呢？根本就不是相同的。那麼「離三元無」：你離開這個明、暗，和虛空，就沒有這個見。「云何或異」：你又怎麼說它不同呢？又怎麼可以說它不同呢？

分空分見，本無邊畔，云何非同？見暗見明，性非遷改，云何非異？

你分這個空，和分這個見，「本無邊畔呢」：也沒有邊際！你說哪個地方是見的邊際？哪個地方是這個空的邊際呢？沒有邊際！「云何非同」：你怎麼說它不同呢？它若不同，就應該有個邊際才不同呢！那麼「見暗見明，性非遷改」：你看見這個明，看見這個暗，可是這個見性沒遷改。「云何非異」：你怎麼又說它不兩樣呢？你怎麼又可以說它是一樣呢？

汝更細審，微細審詳，審諦審觀，明從太陽，暗隨黑月，通屬虛空，壅歸大地。如是見精，因何所出？

「汝更細審」：那麼阿難你呀！你再比以前呢，要詳細審查，「微細啊，審詳」：你用仔細啊，去考察去。「審諦審觀」：你觀看一下。「明從太陽」：這個明啊，是從太陽那有的明相。「暗隨黑月」：晚間呢，沒有月亮的時候，這就黑暗了。

「通屬虛空」：這個通啊，就屬於虛空的。「壅歸大地」：這個不通的地方，塞的地方啊；啊，牆壁也是塞，大地也是塞，也壅塞不通的。「如是見精」：你可是你找一找你這個能看見這個見精，「因何所出」：是從什

麼地方出來的這個見精呢？你找一找看！

見覺空頑，非和非合，不應見精，無從自出。

「見覺空頑」：見呢，是個有覺悟的；空啊，是個頑空；頑空啊，就是沒有知覺的。這一個有知覺，一個沒有知覺，「非和非合」：不能合到一起的，不能和合的。「不應見精，無從自出」：可是啊，也不應該這個見精啊，也沒有什麼因緣，它自己見，就出來了，啊，就出來一個見，這是沒有這個理由的！沒有這麼道理的！

039. 卷三

若見聞知，性圓周徧，本不動搖，當知無邊不動虛空，並其動搖地水火風，均名六大，性真圓融，皆如來藏，本無生滅。

「若見聞知」：假設這個見聞知，「性圓周徧」：這個性很圓融周遍法界。「本不動搖」：它也不動搖的。「當知無邊不動虛空」：你應該知道啊，這無邊無際的這個不動的虛空；「並其動搖地水火風」：和它這個動搖的，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。這虛空，和這個見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和這個見，「均名六大」：可以呀，均，同稱為啊，六大，六種大的性。

「性真圓融」：它這種性啊，是真實的，是圓融的。「皆如來藏」：這是啊，都是如來藏裏的藏性所表現。所表現本不生不滅，「本無生滅」：不生不滅的。

阿難！汝性沈淪，不悟汝之見聞覺知，本如來藏。汝當觀此見聞覺知，為生為滅？為同為異？為非生滅？為非同異？

佛啊，到這個地方，又責怪阿難了！

說，「阿難！汝性沈淪呢」：阿難呢！你這個人呢，你的性情啊，沈淪！就是啊，你不想往上走，你呀，盡向下，向下走！所謂：「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」。佛呀，這個地方就是罵阿難！說你呀！你這個人生性啊，太沒有志氣了！也就是說你啊，你最沒有出息了！

中國人呢，叫「有出息」。有出息，也就說這個人呢，將來有發達，前途很遠大的。「你沒有出息」，就說你這個人是個廢物，等於廢物一樣，不堪造就，沒有出息！

那麼佛啊，就說汝性沈淪呢，這就等於你沒有出息了！你這個人太沒有志氣了！就好像那個歡喜睡覺的人呢，啊，一有了時間他就想睡覺去，這也就是啊，也就是啊，這個沈淪的表現。

「不悟汝之見聞覺知」：你呀，不覺悟你這個見、聞、覺、知這裏邊呢，這個道理呀，「本如來藏」：都是如來藏性。那麼你既然沒有明白，現在啊，我再給你一個機會。「汝當觀此啊」：你現在看看這個，看看這個！

看看這個什麼呢？看看這個見、和這個聞，和這個覺、和這個知這種的性情。「為生為滅」：它是啊，這幾種的見精，和聞性，這個覺知性，它是生、是滅啊？是同、是不同呢？「為非生滅，為非同異」：為不是生滅呢？是、不是啊，同異呢？這個這種的情形，你仔細把它分辨一下！

汝曾不知，如來藏中，性見覺明，覺精明見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，

你呀！不知道在這個如來藏裏邊呢，性具之見呢，也就是那個覺悟的「明」的體。這個「覺精明見」：覺精啊，你覺悟到極點了，也就是那個光明的那個見。「清淨本然呢」：這個本性是清淨本然的，周徧法界的。

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如一見根，見周法界，聽嗅嘗觸，覺觸覺知，妙德瑩然，徧周法界，圓滿十虛，寧有方所？

這個見性啊，也是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的。「如一見根」：好像啊，就單單用這一個見精這個根；「見周法界」：這個見呢，也周法界的，這個見精也周徧法界的。至於那個「聽」和「嗅」、「嘗觸」，這個觸啊，上面這個觸就是這個嘗，舌啊，舌這個味啊，也叫嘗觸；「覺觸」：是身觸；「覺知」：是這個就是這個「意」。

「妙德瑩然呢」：這種的作用啊，非常微妙的；它的功德呀，也是不可思議的。瑩然，就好像那個玉呀，瑩然透明啊，那麼光明的樣子。「徧周法界」：這個見精也是周徧法界的。「圓滿十虛」：到這十方盡虛空界都有的。「寧有方所」：你說它這個還有什麼一定的地方嗎？所謂：「無在無不在」，它因為沒有一個地方，所以它就沒有不是它的地方，它是一個全體大用的。

循業發現，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，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，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

「循業發現」：隨著啊，眾生這個業，而啊，發現它的受用。「世間無知」：這個世間一些個權小，凡夫，和外道，有的就迷惑它是因緣，有的又迷惑它是自然。這種的想法呀，都是識心，這個思量的識心，「分別計度」：這個分別來計度啊！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」：他們所能說出這個道理呀，都不是真實的道理，不是第一義諦，也不是我現在所說這種的「實相的理體」。

阿難！識性無源，因於六種根塵妄出。汝今徧觀此會聖眾，用目循歷，其目周視，但如鏡中，無別分析，

前面所見的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」，這是「六大」，加上現在這一個「識」，這是「七大」。這個識，什麼叫識呢？（這個識，就是認識，不認識這個識）。認識什麼呢？不認識什麼呢？認識的，什麼也不是；不認識的，什麼都是。那麼認識這個識，怎麼叫「認識」？怎麼叫「不認識」？

這個識啊，就是以「了別」為義；了，就是「明了」；別，就是「分別」。怎麼說什麼都沒有認識？你說你認識個什麼？說，我認識張三、我認識李四、我認識啊，王五、我認識啊，趙六。你認識他又怎麼樣呢？說，我認識和他做朋友。就因為你和他做朋友，所以就把你拉去了；你認假為真了，認這個假朋友做你的真朋友，你的真朋友就忘了！

那麼張三、李四、王五、趙六，就沒有一個「七」，現在啊，因為這「識」就是老七了；所以呀，前邊所講的那「六種的大」，和這個「七識」，這等於七兄弟一樣。那麼可是啊，你一到外邊去認識朋友啊，把你自己這個七兄弟呀，都忘了！地也不認識了、是水也不認識了、火也不認識了、風也不認識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這是啊，四個不認識了；還空也不認識、這個見也不認識。

啊！不單你不認識啊，在阿難呢，他都不認識！所以呀，佛呀，就不怕麻煩，這一個一個都給找出來，把這七兄弟都給找出來。這是你真正的骨肉至親、你真正的法門的眷屬，可是都不認識了！就掛著張三、李四、王五、趙六，這一些個狐朋狗友，把自己真正的親兄弟都撇在家裏了！啊，沒有認識。

所以我說，你認識的是什麼？什麼也沒有認識。你沒有認識的，那什麼都是你的。這個如來藏裏頭本有的家珍，本地的風光，你都把它放棄了。可是啊，到外邊捨本逐末，捨近求遠，跑到外邊去啊，啊，和人拉攏社會的

關係去了。你說這是不是個顛倒？

啊，為什麼跑到外邊去交狐朋狗友，把自己的骨肉至親都不認識？就因為啊，認假作真，認賊做子；認這個土匪呀，做兒子去，認這個，這個也就是啊，認土匪做朋友。啊！盡在外邊呢，用這個識心來用事。說，那麼現在這也是個識心呢？不錯了，啊，你真聰明！嘿！你比我都聰明！我現在講經啊，都不知道它是識心！你現在這一講，我就明白了！我再講多一點！哈！

怎麼樣呢？這個識心，在小乘的時候，你因為認假為真的時候，用這個識心呢，就有害處！

在你現在明白呀，什麼是假的、什麼是真的，你呀，把自己的家裏的親兄弟找著了；哦！你現在它就是假的這個識心，啊，現在變了什麼呢？變了如來藏性了！

這是從如來藏裏呀，現出來的。你現在啊，這個叫啊，「誨相歸性」，以前呢，你盡著相，現在呀，你明白這個自性了；明白自性，你再要不捨近求遠、捨本逐末、認賊作子！啊！那你就是有辦法了，你就是個財主了。

啊，我講這個說，念〈楞嚴咒〉啊，你若會〈楞嚴咒〉，可以呀，七世都做好像這個世界上最有錢的那個人。這現在呀，你若是明白這個佛法了，現在你就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；你明白這個法寶了！這種法寶，你裝到你心裏，你說它誰能搶得去？無論他是什麼暴動，什麼樣子打劫的土匪，搶不去的。你這個法寶啊，在你自己自性裏邊呢，在你那個如來藏那個寶庫裏存著呢！任何人呢，沒有辦法到那去打劫的，到那去搶的。

你說這多麼妙啊！所以妙也就在這個地方。現在你若明白這個佛法了，你當下就是一個世界最有錢的一個人；但是你可暫時不能用！你不能說是啊，把我這個財產動用，因為你還沒有到這個繼承的年齡！你等你呀，什麼時候成佛了，啊，那這，都屬於你的了！現在不過在你的名下而已，你還沒有到合法的年齡，所以呀，暫時不能動用的。

「識性無源呢」：這個識啊，它沒有來源的；換一句話說，就是它沒有個根。啊，說那是什麼呢？

「因於六種根塵妄出啊」：它呀，藉著這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；這六種的根塵，六根和六塵，這個見分，這個相分，

而現出來的。這個相分，它這個所以就有一個見分，就有見。

「汝今徧觀呢」：阿難！你現在呀，觀察觀察，你普遍的觀察觀察。觀察什麼呢？「此會聖眾啊」：在這個楞嚴法會裏頭這些個聖眾；聖眾啊，就是有證聖果的，所以叫聖眾。「用目循歷」：你用你的眼睛啊，一個挨著一個這麼看一看，循歷，你很次第的去看。

「其目周視啊」：你用你的眼睛啊，看遍了。「但如鏡中，無別分析」：你看來看去啊，看，也就像那個鏡子裏邊現出來那個影像一樣的，有什麼分析呢？這就是啊，這講這個識的它一個作用！

汝識於中，次第標指：此是文殊，此富樓那，此目犍連，此須菩提，此舍利弗。

「汝識於中」：阿難呢！汝，你啊，現在你看一看，這個法會的大眾。「次第標指」：你一個一個的把他標指出來。怎麼樣呢？「此是文殊」：說這個，就是文殊，文殊師利菩薩，就是這個妙吉祥菩薩。這個呢，就是「富樓那」：是這個滿慈子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，就是滿慈子。這個呢，就是「目犍連」：就是採菽氏。這個呢，又是「須菩提」：空生。

這個須菩提，空生，你們記得他怎麼叫空生嗎？No see paper. No look paper(不要看筆記)！怎麼叫空生呢？因為他生的時候啊，倉庫裏所有的珠寶啊，就都空了，沒有了；沒有了，並不是叫被這個賊給偷去了；倉庫裏的珠寶沒有了，或者就被賊給偷去了？也不是。

這個庫房啊，窗門都封得嚴嚴的，鎖也鎖得堅堅固固，裏邊的寶貝都沒有了，所以呀，這就叫「空生」。那麼過了七天，這個所有的財寶又都現出來了，所以又叫「善現」，善現，現出來了。那麼他的父親呢，到那個算卦的地方去啊，給算一算卦呢！得到這個卦是既善且吉，又善又好嘛，又吉祥，所以又叫「善吉」，他有這麼三個名字。

你們應該記得一點；等或者不知道講到什麼地方，我還要問！再問呢，那第二，這第第一次，不及格不要緊，第二次都要考合格。不合格，就趕出門外去，再就不准聽了！你都不注意，我講的東西都忘了，這怎麼可以的！你小心一點！

「舍利弗」：這個是舍利弗。舍利弗啊，你知道就是誰呢？就是他舅舅給，在他母親肚子裏邊呢，和他舅舅辯論呢，舅舅就輸了，所以他舅舅就生了

一種恐懼心！哦！這將來這個外甥一降生出世了的時候，我做舅舅的被外甥一講，辯論！辯論如果不能勝過外甥，這多丟臉呢！於是乎就跑到印度啊，周遊列國，去學這個智經，學這個種種的智經，回來想和佛來鬥法！啊，他的外甥已經出家了，他想去給再搶回來，再給要回來！憑著他這三寸不爛之舌，到那個地方和佛去辯論去！孰不知，一個回合也沒有打成呢，完了，就敗了；敗了，把腦袋就輸了！就是這個舍利弗，舍利弗！

此識了知，為生於見？為生於相？為生虛空？為無所因，突然而出？

「此識了知」：這個識啊，是有個了知性，了知分別一切的相。可是這個識的本身是生在什麼地方呢？由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呢？啊，這個識的母親又是誰呢？喔！「為生於見」：這個見，是這個識的母親？能看見這個見，是識的母親？

「為生於相」：是這個相，這個有形相、有色相的東西，是這個識的母親呢？「為生虛空」：可是啊，這個虛空是這個識的母親呢？究竟誰是它的母親呢？「為無所因，突然而出」：是它沒有母親，突然間就生出來了？世界上有沒有母親的東西，就突然間生出來的嗎？這個識，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

阿難！若汝識性，生於見中，如無明暗，及與色空，四種必無，元無汝見；見性尚無，從何發識？

阿難！「若汝識性」：你這個識的性啊，體性，它的這種來源，啊，「生於見中」：是在見裏頭生出來的，這個見就是它的母親。可是我們現在再研究研究它這個母親的問題。「如無明暗」：假如若沒有明、暗這兩種的色相；「及與色空」：和這個有形質可見的東西，和這個虛空；這四種啊，「四種必無」：沒有這四種的因緣；「元無汝見」：你這個見也沒有；沒有明暗，和這個色空，你沒有見的。

那麼你見都沒有，啊，元無汝見，你這個見性都沒有，「見性尚無，從何發識」：你這個母親都沒有了，你這個兒子從什麼地方可以生出來呢？生兒子要有媽媽，這個媽媽都沒有，你說這個兒子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你看，他連個母親都沒有，怎麼會生兒子？所以呀，這個識，不是從「見」中生出來的。

若汝識性，生於相中，不從見生，既不見明，亦不見暗，明暗不矚，即無色空；彼相尚無，識從何發？

你若說，假設你這個識性啊，「生於相中」：這個有個形相裏頭生出來的這個識。「不從見生」：不是從啊，這個見生出來的。

好了！就算你說從相生出來的，就算從相生出來的；啊，就算從相生出來的，不從見生，「既不見明，亦不見暗」：也看不見這個明的，也看不見暗的。喔！是這樣子！明的也沒有，暗的也沒有！

「明暗不矚」：看不見明、暗；「即無色空」：明暗沒有了，也沒有有形色，也沒有一個空。「彼相尚無，識從何發」：那個相都沒有，這個相的媽媽也沒有，這個識的兒子從什麼地方生出來？你說！

若生於空，非相非見，非見無辨，自不能知明暗色空。非相滅緣，見聞覺知，無處安立。

你若說這個識啊，生於空，也不生於相了，也不生於見了，生於空了。好！就算你生於空。這回你說這個識的媽媽就是空，啊，「非相非見」：也沒有相，也沒有一個見。「非見無辨」：辨，辨別；沒有相，就沒有辨別，什麼辨別的。

「自不能知」：沒有辨別，根本就不知道，「明暗色空」：明，和這個暗，和這個有色相的，和這空。「非相滅緣」：沒有相，這個緣也滅了，什麼都沒有了。「見聞覺知，無處安立」：見、聞、覺、知都沒有地方給它安立上；那麼既然沒有見、聞、覺、知，你這個識又在什麼地方來？也是沒有母親根本就沒有這個兒子生出來！

處此二非，空則同無，有非同物，縱發汝識，欲何分別？

「處此二非」：你在這個有相的上也不對，在這空上也不對。這個色、相兩種，你能看見的，也沒有識生出來；你看不見的，更你什麼都看不見，分別都沒有，怎麼會有識？所以呀，處此二非。「空則同無」：你若是空，你說空，從空生出，空就是沒有嘛！沒有，你怎麼又會跑出一個識來？

「有非同物」：你說若有，從有生出來，又不是像那物的樣子，你又看不見！那麼你說這是個什麼？啊，有非同物。「縱發汝識」：縱然在這個裏頭啊，你發生你這個識。「欲何分別」：你怎麼樣分別出來你知道你有識呢？啊，欲何分別，你怎麼樣想法子？你怎麼分別法？你講啊！

若無所因，突然而出，何不日中，別識明月？

你說，喔！這個識啊，他是突然出來的，「若無所因」：什麼因為也沒有，就是啊，它突然間就出生了，「突然而出」。「何不日中，別識明月」：你怎麼不在白天裏頭，你再看見一個月，明月呢？在太陽正中的時候，你看見明月呢？那它明月怎麼不會突然出來呢？明月既然不會突然出來，你這個識也不會在日間就看見明月；那你說它突然間會出來，這也是錯誤的，也不對的。

你看，佛就是不講道理，根本沒有這個理由，他立這個理由來問阿難，把阿難呢，也搞的不知道怎麼樣好了？

汝更細詳，微細詳審，見託汝睛，相推前境，可狀成有，不相成無，如是識緣，因何所出？

阿難呢！你呀，現在再細詳啊，汝更細詳啊！「微細詳審呢」：在那個極微、極細的那個地方啊，你再詳細來審察審察，看一看，找一找！你這個見，「託汝睛」：見呢，寄託在你眼睛上。「相推前境」：這有形相的，是在你眼睛前邊這是一種塵境。

「可狀成有」：有形狀的，這就叫「有」。可有形狀可狀的，可啊，有狀貌的，這成「有」。「不相成無」：沒有形相的，這就叫「沒有」。「如是識緣」：你這個識的這種因緣，「因何所出」：從什麼地方來的？

識動見澄，非和非合，聞聽覺知，亦復如是，不應識緣無從自出。

「識動見澄」：這個識啊，它是有分別；有分別的，它的這種體性是個動的；見呢，見，只是「看見」，就是見；而啊，它這個性，是澄清的，是不動。「非和非合」：所以你若說是它能和合，這也是不可以的。

「聞聽覺知啊」：這種的聞性，和聽覺，這種覺知性；「亦復如是」：也呢，都是像上邊所說的這個道理，不是和合的。「不應識緣，無從自出」：那麼這個識精啊，既然沒有人和它和合；可是啊，它不應該，這種識緣呢，不應該也沒有所來的地方，它自己就出來，自己就生出來。也就是啊，它沒有一個母親，怎麼就會生出這個小孩子來呢？也是這個道理。

若此識心，本無所從，當知了別，見聞覺知，圓滿湛然，性非從所，兼彼虛空，地水火風，均名七大，性真圓融，皆如來藏，本無生滅。

「若此識心」：假設這個了別這個識心，分別這個識心。「本無所從」：它啊，根本就沒有所從來的地方，無所從來。「當知了別」：你應該要知道，這一種了別的心，「見聞覺知」：和這個見覺、聞覺、嗅覺、知覺，見聞嗅嘗覺知，這種的知覺啊！

「圓滿湛然呢」：都是圓滿湛然，很清淨的。「性非從所」：這個性啊，它這個本性，都不是啊，有什麼地方啊，有所從來，和到什麼地方去。「兼彼虛空啊」：再兼著虛空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和這個見；「均名七大」：這啊，是七種的大。「性真圓融啊」：這種性具的這個真性啊，是圓融不變的。「皆如來藏」：它是啊，從如來藏那生出來的。「本無生滅」：所以也就不生不滅。

阿難！汝心麤浮，不悟見聞，發明了知，本如來藏。汝應觀此六處識心，為同為異？為空為有？為非同異？為非空有？

阿難呢！「汝心麤浮啊」：佛啊，又責怪阿難了！說你的心呢，太麤了！太浮了！麤，就是不細；麤，是對細而言粗。就是啊，他不仔細呀，考慮一下，也不仔細呀，來啊，看一看，來研究啊，一研究。所以啊，就很粗心的，粗心大意。

粗心大意呀，這個意思啊，就是做事情啊，太荒唐了！荒唐，慌慌張張的，馬馬虎虎的。浮，就是啊，浮淺，淺浮，就是啊，往上浮，就是不深。浮心呢，就不是深心。阿難不說，「將此深心奉塵刹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」，那麼現在他浮心，這個浮心，就是不深了；就言其呀，什麼事情不太注意。

「不悟見聞」：你啊，不明白這個「見、聞、嗅、嘗、覺、知」，這種的性能；也啊，不明白啊，這個所講的這個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呢」這種種的道理。「發明了知啊」：發明而了知這種的功用。「本如來藏啊」：都是在如來藏裏的作用。

「汝應觀此啊」：你阿難呢！現在你應當啊，看一看這個；什麼呢？看看這「六處識心」：這個六處識心呢，就是講的那個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。這六處啊，這六種的識心，「為同、為異」：是一樣？還是不一樣？

啊，「為空、為有」：是空的呢？還是有的呢？「為非同異」：是啊，不是它一樣，不是同樣的；又不是呢，不同樣的？「為非空有」：又不是啊，空、又不是有？你說這個，這個六種啊，的識，你說這個識是個什麼樣子

的？

汝元不知如來藏中，性識明知，覺明真識，妙覺湛然，徧周法界，

你呀，阿難！你不知道，在這個如來藏裏邊呢，這「性識明知」：性的識啊，性俱的識，它是光明而覺悟的。「覺明真識啊」：這種啊，覺悟而又光明這種真正的識，「妙覺湛然呢」：妙覺，妙，不可思議的這種覺體，這種覺悟的這個體；湛然，它是清淨而湛然的，徧周法界。

這個湛然呢，和前邊那個清淨本然那個意思，妙覺湛然呢，和前邊那個意思都是相同的。

含吐十虛，寧有方所？

這種的這個識啊，「含吐十虛」：含，就是「包含」；吐，又是啊，就是「流露」。它包含而流露到啊，十方，這個虛空，裏邊都有這個識。「寧有方所」：那麼它豈能有一定的方向和所在地呢？

循業發現，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，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，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

這隨順著啊，眾生這個業感，而發現這種種的這個報。那麼世間呢，無知的人，就是這個外道的，和權乘的小乘人，和這個凡夫；這些無知的人，沒有智慧的人。「惑為因緣呢」：他就啊，懷疑這種的道理是因緣了，迷惑，他認不清楚；以為啊，這種道理是因緣的。

「及自然性」：和這個一種自然的，那個外道所講的那個自然性。「皆是識心呢」：這個完全是一種識心；識，分別的識心。「分別計度」：啊，在這個分別，和計度這種的作用。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啊」：但是啊，有所言說的，啊，這種啊，因緣、自然呢，這個道理，有所言說的，都無實義，都沒有實在的這個意思，沒有實在的道理。

爾時阿難，及諸大眾，蒙佛如來微妙開示，

「爾時」：就當爾之時，就是啊，說完了這個七大這個時候。「阿難及諸大眾」：及在啊，這個法會這個大菩薩摩訶薩，大阿羅漢，這無漏聖眾，大比丘僧等，在這會裏。「蒙佛如來」：承蒙啊，佛、如來！「微妙開示」：這種啊，最微妙的，最不可思議的這種境界、這種的道理、這種的法，來

啊，開示給大眾。

身心蕩然，得無罣礙。是諸大眾，各各自知，心徧十方；見十方空，如觀手中所持葉物；

這一些個大眾，得到世尊的微妙的開示，「身心蕩然」：這個身，和這個心，蕩然。怎麼叫蕩然呢？本來啊，蕩然呢，就什麼也沒有了，空了；就好像啊，用那個水呀，把這個塵垢都洗去了；這現在啊，就剩這個光明的佛性了，所以呀，就蕩然，蕩然無存，什麼也沒有了，啊，什麼都空了！

「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」，內裏邊身心也沒有了，外邊世界也空了，啊，證到這個境界上，這就蕩然了；蕩然，什麼都沒有了。我們為什麼沒有蕩然呢？就因為我們內裏頭啊，還執著我們這個身，喔！誰若說我一句，當堂就生煩惱！誰若啊，對我顏色有一點不好看，這隨時啊，就放不下了！隨時就放不下了，也就沒有蕩然。Demons(魔)，demons call。

「得無罣礙」：因為他蕩然了，所以就不罣礙了。不罣，啊，就不罣這個身心了，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，所以也就不罣礙了。為什麼你罣礙？啊，好像這個Loni，有個男朋友在越南，一天到晚掛著男朋友有沒有信來？或者又忙裏偷閒，也要寫封信給男朋友，這都是罣礙嘛！這就是罣礙。

為什麼要這樣子？就因為沒有身心蕩然，啊，有所罣礙，所以呀，就放不下。I say you have boyfriend in 越南。Everyday thinking if I have mails coming? Every time like very busy, make a mail to your boyfriend. 啊！這就是有罣礙！你若無罣礙啊，你掛著他也有什麼益處？你說！你天天記著他，啊，把你頭髮都白了，眼睛都花了，啊，很快就老了。哎！沒有什麼益處！

我現在什麼也不罣，所以我以前頭髮都白了，修廟修的頭髮都白了！現在又變成黑的，就因為什麼也不罣。我現在給你們講經啊，就是講經，講完經啊，看看書啊，這也我也不用心，就這麼看過去就算了！不怎麼樣啊，用這種執著心。有什麼困難的問題，當時啊，想法子把它辦了；辦過去，也就不管它了，都忘了！不是故意忘，它自然就不想它了！

為什麼呢？你就把一切看的重要，哦！這個事情啊，very important（很重要）！啊，這麼放不下了。你看什麼事情都沒有什麼關係，什麼事情都很平常的，很平常的，不要緊，什麼事情也沒有。

泰山崩前而不驚！就是這個有什麼大的災難，甚至於這個房子倒了，啊！不管它！你能以不管它，它就倒了，也對你沒有不會有損傷的。為什麼對你有損傷？就因為你放不下，你掛著，你害怕；你害怕，所以就有損傷；你若不害怕，你那個靈性啊，是完整的，在什麼地方也不要緊的！

啊，「是諸大眾啊，各各自知」：每一個人都知道；啊，我們現在這些個大眾，不知道知道、不知道呢？「心徧十方」：這個心呢，周徧法界的，識徧滿十方的。哦，「見十方空」：見著十方啊，都是虛空。

你看見沒有？哈哈！怎麼樣呢？十方虛空啊，並不大；有多大呢？就像啊，在掌上拿這個葉物似的，啊，所持葉物，如觀手中所持葉物，就像啊，看手裏頭所持這個葉物似的。葉，這個「葉」，這個它註解說是「貝葉」；這個「葉」，不一定是貝葉；或者樹葉，或者花葉，或者什麼葉都可以的，總而言之，你手上拿一個葉子就是了，這是個比喻，也並不是實在。物，物是什麼呢？有說是「菴摩羅果」。菴摩羅果，印度有，那麼中國沒有那個東西，菴摩羅果。

總而言之啊，在這個時候，這個法會大眾啊，他啊，領悟到這個十方的這個世界虛空啊，這種的理呀，這種的境界，都是在自己的心裏呀，沒出現前這一念心，所以這個心法就是妙嘛！心法是最妙的。它啊，喔！盡虛空徧法界，沒有一個地方它不是的。

那麼因為啊，這個心是這樣大，所以呀，縮大為小！你看這十方虛空，也和看自己掌上的東西一樣那麼清楚，一樣那麼清楚。

這是為什麼呢？我再告訴你們，這時候啊，這個法會大眾啊，都得到天眼通了，都得到啊，智慧眼了；所以呀，他能領略到這種境界，啊，領略到啊，「萬法唯心，心包萬法」，這心呢，心包十虛啊，這個含吐十虛是什麼？就是我們這個真心！

我們這個真心呢，含吐十虛啊，寧有方所，它是盡虛空徧法界，你說它是在什麼地方？它是無在，無不在的。所以呀，心包萬法，萬法也是唯心；萬法都是從心生出來的。啊！「諸法從心生，諸法從心滅」，心生，種種法生；心滅，種種法滅。所以你這個真心呢，是不生滅的，所以這法也就是不生滅的。

啊！你說，這一個法會的大眾都開了悟！我們講經講到這個地方，你說我們若不開悟，是不是應該生慚愧心！啊，不是啊，和你們講笑話，現在要

你們開悟的！誰再不開悟啊，看見我這個沒有？要打的！這硬要逼著你們開悟！誰不開悟，我就不客氣了！

一切世間，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元心，心精徧圓，含裹十方。

我還有一句，你還沒有給我翻譯出來。我問問大家，這個當時法會啊，每一個都知道啊，這個心徧十方，見十方空了；我們現在這個法會有沒有見著十方空的？

「一切世間」：在當時啊，這一些個法會的大眾啊，覺得他因為看見十方空啊，好像手中所拿著這個葉物一樣。那麼又覺得一切世間呢，「諸所有物」：所有的一切的東西，「皆即菩提」：都是啊，這個菩提妙明元心呢，都是菩提心裏頭的東西。

啊，「心精徧圓，含裹十方」：含裹十方，這個心，就是這個菩提心；徧圓呢，心精徧圓，這個菩提心，這種微妙的道理呀，徧圓呢，沒有一個地方不圓的，啊，一點缺陷也沒有，所以叫徧圓。

無欠無餘，也不會多一點，你若多了一點，也不算圓；也不會少一點，少了一點，也不算圓了；就應該有這麼多，就是這麼多！所以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啊，這就徧圓。

含裹十方啊，這個字讀(ㄍㄨㄛˋㄩㄥ)；裹呀，就是包裹；含呢，就包含；裹呀，就把它包起來。怎麼叫裹呢？中國人呢，講包裹，你好像那個行旅，那個旅行袋，那個在中國人叫包裹，這就是這個裹。你把它用，中國有那個四方布，把東西包到這四方布裏頭，結幾個疙瘩，這就叫裹，包裹。好像那個誰的你寄來的東西，大的這也叫包裹，這是這個裹。

這個心呢，含裹十方啊；這個十方，不過也是個名稱，根本呢，就是不只十方，這是徧一切處。

反觀父母所生之身，猶彼十方虛空之中，吹一微塵，若存若亡，

「反觀呢」：以前呢，他是向外觀的；向外觀呢，看不著自己的眼睛。這回啊，反觀；反觀呢，大約是看見自己的眼睛了。為什麼看見自己眼睛啊？佛說是自己的眼睛看不見；自己的見，看不見自己的面，現在怎麼又看見自己眼睛呢？因為他有天眼了。

有這個天眼呢，你不單可以往外看，又可以往裏看；你這個身體呀，一看你這身體就像玻璃，就像這個玻璃杯一樣；這玻璃杯裏頭，哦，這個水是有顏色的，看的見。你若得天眼通啊，或者智慧眼、佛眼呢，你這身裏頭啊，哪一部份有什麼東西，都可以看的見；有什麼毛病，也可以看的見；有什麼氣血不流通，都可以看得見的。所以外邊也可以看，裏邊也可以看的！

那麼當時這一些個大眾啊，看十方如觀掌上，又看自己的肚皮，看自己得裏邊，自己這個身體；自己這個身體，也和十方虛空那麼一樣的大！說是那怎麼又說父母這個身是像一粒微塵呢？

我現在所說這個身呢，是個**法身**！這個法身呢，和十方虛空一樣大的。這個肉身呢，是這個報身；這個報身呢，就好像在十方虛空裏頭啊，那麼一粒微塵那麼多。你說這是不是少到極點了呢！

所以說，反觀「父母所生之身」：反觀呢，父母給這個不乾淨的身體，所生之身。啊，「猶彼十方虛空之中」：猶啊，就好像啊，猶之浮啊，好像這個彼，就那個似的，彼那個十方的虛空之中，在那虛空裏邊。「吹一微塵」：吹起來那麼一粒的微塵。

啊，「若存若亡」：啊！忽然就好像存著，又好像要亡了。啊，就好像這個燈，要滅，它又沒滅；沒滅，它又沒有多少光。所以呀，這個生滅的身，是啊，終究會啊，亡的！現在雖然存著呢，將來一定會亡的！這若存若亡。

那麼又是好像存在著，又好像不存在，這也是這個身體。這個身體呀，渺小的不得了！所以呀，我們每一個人呢，你不要被你這個假的，父母這個很不潔淨的，不清淨這個身體呀，你那麼樣啊，執著它，那麼樣貪著它，那麼樣貪愛這個身體，啊，放不下這個身體，對這個身體，哦！那看的不知幾寶貴了！

實際上啊，哎！我有個弟子講，說傻瓜！真是傻瓜！這真是傻瓜！把自己這個身體放不下，那就是最大的傻瓜！誰放不下這個身體呀，誰就是傻瓜！願意做傻瓜，就放不下；不願意做傻瓜，就把這個身體放下它！

如湛巨海，流一浮漚，起滅無從。了然自知，獲本妙心，常住不滅，

「如湛巨海呀」：就好像那很清淨的一個大海。「流一浮漚」：好像啊，漂流一個浮，那麼泡，水泡的樣子。「起滅無從」：啊，也不能起，也不

能滅，起滅無從。你說它從什麼地方起來的？又滅到什麼地方去呢？也是無從。「了然自知啊」：啊，每一個人呢，都非常的了然自知！「獲本妙心」：那麼都得到啊，這本來固有的那個妙明的心，本妙明心！「常住不滅」：它是啊，不生不滅的，永遠常住，而沒有生滅的。

040. 卷三

禮佛合掌，得未曾有，於如來前，說偈讚佛：

不怪得，世界每一個人都歡喜人家讚歎自己，說自己好！啊，佛的弟子也讚歎佛呢！所以呀，這個世界好名的人呢，或者，啊，說，你真好啊！你是第一啊！喔！他抱著這個第一，就歡喜的不得了！

這現在佛的弟子也讚佛，「禮佛合掌」：所以我的弟子讚歎我，我也歡喜！禮佛合掌，合起掌來，向佛叩頭。「得未曾有」：聽見這個法呀，從來都沒聽見過的。「於如來前」：在這個佛的面前呢，「說偈讚佛呀」：就啊，寫出幾句偈頌，作出偈頌啊，來讚歎佛！

這是啊，這阿難呢，他又顯露顯露他的文學，啊，他這個多聞，這個文學這麼久都沒有用著了，現在所以要說出幾句偈頌來讚歎佛了！

妙湛總持不動尊。首楞嚴王世希有。

這兩句偈頌，是阿難呢，以他多聞這種非常的學問，來做出來呀，這偈頌。這個偈頌，是讚歎佛、讚歎法、讚歎僧！

這個「妙湛總持不動尊」：這是這一句啊，是讚佛的！這個讚佛，妙湛，是啊，讚佛的這個法身；佛的法身，是徧滿一切處。那麼這個妙湛，這種的境界，就是這個法身的境界。總持，總持啊，就是讚佛這個報身。佛的報身呢，是猶如陀羅尼。陀羅尼就是梵語，叫陀羅尼，此云叫「總持」。這是啊，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」。佛這個報身呢，是圓滿的；因為這個圓滿，這個意思啊，就屬於總持，所以這個總持就是讚佛的報身。

跟這個不動呢，是讚佛的應身。說啊，佛這個應身呢，雖然是應以什麼身得度者，佛啊，就現什麼身去為他說法；就是啊，應以佛身得度這種的眾生，佛呀，就現佛身，去度這個眾生，教化這個眾生。應以辟支佛身得度的，佛就現一個辟支佛身，去度這個眾生。他這種因緣，應該啊，以大富長者身得度的，佛呀，就現大富長者身去教化他。

可是雖然佛現出這麼多的應身，但是本體是不動的，本體是不動。他不動道場，而教化眾生，這是佛這個應身。尊，尊呢，就是佛的一個名稱，佛啊，叫「世尊」！那麼這個妙湛總持不動尊這是讚佛的！這一句。

「首楞嚴王世希有」：這個首楞嚴王這一句是讚法的。世希有這三個字呢，是讚佛，和讚法兼而有之。佛也是世間希有的，這個法也是世界希有的，所以首楞嚴王。首，就是第一，就是頭一樣，首者頭也，就是頭一樣。

第一義，就是第一種。那麼第一種究竟是什麼呢？楞嚴王嘛！就是啊，這個究竟堅固三昧之王，楞嚴大定。楞嚴，就是「究竟堅固」。這個究竟堅固這種的定啊，在諸定之中啊，是一個王，為定王。這個定王啊，並不是說國家這個王叫定王啊，這就是啊，我們修定力，修這種定力裏邊的一個王，**王於三昧**；這三昧，就正定、正受啊！

這個楞嚴定啊，是在這個正定，正受之中的一個法王，法中之王。世希有啊，這個世間上啊，是沒有的。這個世間呢，也就是有情世間，器世間。在這個世間呢，最稀有不過了！很少很少的！

銷我億劫顛倒想。不歷僧祇獲法身。

「銷」：就是消除了。「億劫」：億劫呀，百萬曰億，一百萬叫一億，億劫。我前幾天曾經講過這個劫。一個劫呢，十三萬九千六百年。那麼積到一千個十三萬九千六百年，這算一個「小劫」；二十個小劫，算一個「中劫」；四個中劫，是個「大劫」。

那麼這個億劫，銷我億劫，這個億劫，就是從無始以來到現在呀，不知道有多長的時間了？所以銷我億劫。銷我億劫什麼東西啊？顛倒想！這種顛倒想啊，不是從今天有的，也不是從昨天有的，是從什麼時候有的？從無量無量劫以前，一點一點的積累而成的。

所謂：「習氣」，（習呀，就是子曰：學而時習之那個習；氣，就是啊，我們人這呼吸氣的氣）。這種習氣呀，就是這個顛倒想的一個母體。這顛倒想啊，就是由這個習染而養成的，養成這種顛顛倒倒；以「是」他就為「非」；以「非」又為「是」；啊，以「黑」，他當做「白」；以「白」他當做「黑」；你叫它叫白的，他說我叫它叫黑。

譬如，說這現在有白文天；有這麼一個人呢，就叫他叫老黑，不叫他叫老

白；你看這就是啊，給他倒叫，顛倒過來，這就叫顛倒想。這舉這一樣啊，現在沒有這麼個人，這是舉出來這麼個比喻，你就容易明白，這叫顛倒想。人家想這樣子，他一定想那樣子，總要有一個特別樣子，做一個特別的這個境界給人看，這樣子呢，就是顛倒想。

「不歷僧祇獲法身」：歷呢，是「經歷」。僧祇，這個僧祇呀，是梵語，翻到啊，中文叫「無量數」。**三大阿僧祇劫**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才能修成佛！由這個初發心，到這個初地，這算呢，要經過一個阿僧祇劫這麼長的時間。由初地呀，再到七地，這又要經過一個阿僧祇劫的時間。由八地，到這個妙覺，就成佛了！由八地到妙覺，這又要經過一個阿僧祇劫。因為這個三個阿僧祇劫，這三個無量數，究竟是多少呢？這個數目啊，是一個大的數目。

那麼這個阿難呢，聽見因為佛說這種微妙的法門，微妙的開示，就啊，令阿難呢，現在開悟了。開悟，他啊，不需要經歷這個三大阿僧祇劫這麼長的時間，他就可以得到法身。得到法身，這個得到，獲法身，獲呀，就是得到。這個得到啊，並不是證得的得，這個是悟，他是「悟得」！悟得的法身這個理。那麼若是正式證得這個法身呢？還要修去！還要啊，再往前去啊，用功。

所以呀，他說現在我不歷僧祇獲法身，他知道啊，他自己不需要啊，經歷到啊，三大阿僧祇劫那麼長才成佛！他現在知道他自己呀，明白這個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了；知道自己呀，和這個所有的這一切的外邊的色相，**都是如來藏中的那個妙明的心**。所以呀，他明白這一點了，所以他知道他很快就要成佛了！所以說不歷僧祇獲法身。

願今得果成寶王。還度如是恆沙眾。將此深心奉塵刹。是則名為報佛恩。

「願」：這個願呢，「願今得果成寶王」：什麼叫「寶王」呢？寶王，就是「佛」！什麼叫「果」呢？這果，也就是個「佛果」。願今得果成寶王，還度如是恆沙眾，這兩句偈頌啊，就包括這個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這包括這四弘誓願。

願今得果成寶王，就是啊，這個佛道無上誓願成，和這個法門無量誓願學，包括這兩種願。還度如是恆沙眾呢，就包括這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。因為什麼說這一句包括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呢？頭一句就包括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？

因為你願今得果成寶王，你願意成佛，要明白佛法，所以呀，這法門無量誓願學在先，然後啊，就佛道無上誓願成，就成佛了！

眾生無邊誓願度，這還度如是恆沙眾，這啊，包括度眾生。煩惱無盡誓願斷，那麼你度眾生啊，你要先斷煩惱；若不斷煩惱啊，你不是度眾生，而你是啊，被眾生度，你是被眾生度。為什麼呢？這個眾生啊，各有個性，每一個眾生都不同的。有的非常剛強的，啊，你和他說什麼，他都硬梆梆的；硬梆梆的，就是很硬，軟呢，硬啊，哎，這個硬，很強硬的，就是很強硬，你給他講什麼法，他也不聽的。

本來應該你度他，但是他不聽你教化；這時候你若煩惱不斷呢，你也生了煩惱了！哦，你剛強，我比你更剛強！這個煩惱生出來，就不能教化眾生了；這就叫被眾生度了，不是度眾生了。所以呀，你想度眾生，一定要啊，把煩惱斷了。啊，看見一切眾生啊，都像小孩子似。

啊，惡性的眾生，你也不要怪他！那善性眾生，當然你要對他攝受他了！就是惡性的眾生，也不要生煩惱。這所以呀，想要教化眾生，一定要斷煩惱的。

煩惱無盡誓願斷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這是啊，願今，我願意現在啊，得到這個佛果，成啊，成佛道！願今得果成寶王。還度如是恆沙眾，我再啊，啊，我再去教化眾生。得了果，我做什麼呢？我預備還教化眾生的，所以說還度如是恆沙眾，恆河沙數那麼多的眾生啊，我都要去度去！

「將此深心奉塵刹」：我呀，現在呀，把我這個深心，不是淺心。這個深心呢，怎麼叫身心呢？深心，就是發大乘菩薩心，這叫深心。奉塵刹，我呀，奉獻給呀，微塵刹土那些個佛，啊，那些個眾生。不單我要奉獻給佛呀，我也要奉獻給眾生，把我這個深心呢，啊，給這一切的眾生。

一切眾生啊，令他遂心滿願；令他求什麼，就都遂心滿願，這叫奉塵刹國土的諸佛和眾生。不是單單呢，就是供養佛，不供養眾生；因為眾生啊，就是佛。眾生啊，就是佛啊，那麼還要修他幹什麼？好像某某人說，哦！我們都是佛！我們都是佛了！不錯，你是佛，但是你要修才是佛；若不修啊，你就一天到晚念我是佛、我是佛、我是佛，那也沒有用的。

這要有真功夫才算！我不是問他，我說你是佛，啊，佛要啊，有三身、四智、五眼、六通，你有幾身？你有幾智？你有幾個眼睛？你有幾通？這是啊，他不能冒充的！

「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」：這才是我報佛恩的一個機會，這才表示我啊，對這個佛啊，是真真的盡上我這一點的義務了！

伏請世尊為證明。五濁惡世誓先入。如一眾生未成佛。終不於此取泥洹。

「伏請」：伏啊，就是五體投地，趴到地下，這叫伏。「請」：請，就是祈請；祈請世尊給他證明。他說啊，他要用這個深心來奉塵刹，來報佛恩！那麼就光自己這麼講一講，沒有人給做證，給證明，這是不成立。那麼一定啊，要有人來做一個保證！這就請啊，佛呀，來給他做一個保證人！他將來呀，一定要這樣做去。所以這叫啊，伏請世尊為證明，給我做一個證人，證明的人。

證明我怎麼樣呢？「五濁惡世誓先入」：這個五濁呀，惡世，是人壽啊，到兩萬歲的時候，啊，什麼時候人到過兩萬歲呢？哎，就兩萬歲那個時候的人就到過兩萬歲。你若不相信的話，你就走到兩萬歲那個時候去看一看！你就知道啊，有人兩萬歲。

到兩萬歲，那時候啊，每一百年壽命減去一歲；這個身量的高度呢，減去一寸，減到啊，人壽命到一百歲那個時候。這個時候啊，就是五濁惡世開始的時候。在人的壽命啊，一百歲以前呢，那時候不叫「五濁惡世」。那個時候，那個世界，也很清淨，不濁。這個濁啊，就是「染污」義，就是「不潔淨」。在這個沒有叫五濁惡世以前呢，就是清淨世界。

好像現在啊，那個五台山呢；五台山呢，叫「清涼世界」；這是現在叫清涼世界，將來呀，這個時局轉變呢，變來變去變的，或者幾萬年之後啊，不叫清涼了，或者叫熱惱的世界也不一定。

那麼這個五濁是什麼呢？第一的，就是「劫濁」。這個劫呢，就是個「時分」；梵語叫「劫波」，翻到中文，就是時分，就是一個時的分段，一個時候的分開，一個時候，這個時分。（時，就是時候的那個時；分呢，就分別的那個分）；叫時分。與其他的時候有分別，所以這叫時分。

這個劫濁，劫怎麼濁了呢？因為到五濁惡世的時候，這個劫運呢，由眾生啊，這種惡業造成的，這個劫，就是混濁了；混濁了，啊，這叫「劫濁」。那麼若講多了，太多了！第一是劫濁。

第二呢，是「見濁」。以前的人呢，見什麼都是清淨。那麼到這個劫濁的

時候啊，人所看見的，都是一種污濁的東西。這個見濁呀，以這個五利使啊，做它的體性。

五利使，客爾康，知不知道什麼叫五利？哦，不知道！這是真妙！不知道就是妙！誰不知道我就給他起個名字叫妙！五利使，為什麼叫它利呢？利，就是啊，來得很鋒利的，很快。這**五利使**是什麼呢？果普，你可以給他們寫到黑板上，「**身、邊、戒、見、邪**」。

身呢，就身體這個身。邊呢，就是邊際的那個邊。戒，就是受戒的這個戒。見，就是看見這個見。邪，就是邪正的那個邪。身、邊、戒、見、邪。邊，是邊際的邊；兩邊的邊；旁邊的邊。

怎麼這五利使啊，眾生啊，都執著他有個身體，執著有這個身體呀，就愛著不捨，對這個身體呀，喔！生出一種愛欲的心呢，啊，我啊，我一定要幫著我自己，吃一點虧也不可以的！對自己這個身體看的特別重！穿也要穿好的、吃也要吃好的、住的地方也要好，啊！總把這個身體呀，看的成一個無價寶珠一樣。

不錯！你看的對，這個身體是個無價寶珠！可是啊，用錯了，你無價寶珠變成了一個，你自己用錯了這個無價寶珠啊，變成一堆糞了，糞土都不值了！為什麼呢？你盡啊，在這個皮毛上用功夫，你自己呀，真正自性那種寶珠啊，你沒有把它發現！所以呀，只知道啊，執著這個身是我所有的，我所有；啊，也放不下它，一天到晚呢，味這個身體忙忙碌碌，都是啊，為這個身體，這身，身使。

邊，這個邊呢，就是邊見。怎麼叫邊見呢？這個頭一個是身見，第二個是邊見。這邊見呢，就偏於一邊，不是偏於「空」，它再不就偏於「有」，總而言之啊，不合乎中道，這就叫偏，偏見。偏見，就是這個邊見。他落於兩邊了，不是偏於空，就是偏於有，他不合乎中道，這是這個邊見。

第三呢，第三個利使就是這個「戒」。那麼戒怎麼還變成了一個不好的東西了呢？因為他這個戒呀，「非因計因」，非因計因，它不合乎這種的因的，啊，他說我做這個就好，就是修這無益的苦行。以前我講過，啊，持牛戒、持狗戒，他學牛、學狗，啊，又學這個睡釘床，做種種無益的苦行，這啊，他有這種戒見。他心裏呀，啊，你看，我是一個持戒的人！我是一個守戒的人！你們都不行的，你們都不能比我！總有這種貢高我慢的心，在心裏頭，這就叫啊，戒，「戒見」。

那麼第四呢，是「見」；(看見那個見)。見取，見取怎麼樣呢？他「非果計果」。那個戒見呢，是非因計因。他這是非果計果，不能得到這個果，啊，他認為他會得到這個果；這是一個見取。

第五呢，是「邪」。(邪，就是邪正的那個邪)。不正當，邪了。這個邪呀，就是邪見，邪知邪見；邪知邪見，他啊，總想的那種東西啊，想的不正確，邪見。這叫「五利使」。

這個見濁啊，以這個五利使做它的體性，這個見濁。

第三呢，就是「煩惱濁」。這煩惱濁呢，以「五鈍使」做它的這個體性。什麼叫「五鈍使」呢？前邊那是「五利使」；這個「利」，就是來得快。這個「鈍」呢，它就遲鈍；遲鈍呢，這種什麼事情都來的遲鈍。這五鈍使是什麼呢？這在佛教啊，都常常啊，用的這個名詞，人人都應該記得。好像這個四弘誓願，這每一個佛教徒應該是記得這四弘誓願，這很要緊！

跟這五鈍使識什麼呢？就是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」這五種，這五個字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。

貪，是對著順境，生一種貪而無厭的心，這是貪。就是啊，歡喜的事情，你所歡喜的事情，就生出一種貪而無厭的心。

瞋，瞋就是對於啊，違情，違你這個，違背你歡喜的事情，就是不歡喜的事情啊，就生一種瞋恨心。

癡，癡啊，就是盡打一些個癡心妄想，打妄想，這是癡。

慢，慢就是啊，我慢呢，我慢，貢高我慢；啊，就覺得，啊，我是一個最大的，你們誰都不如我！這我慢。慢，對人沒有禮貌，這也是一個慢。

疑，疑呀，就是對真正的法，他懷疑；對不正確的法，他反而啊，認為是對的。他疑是疑非，這個對真正的法他不認識，他生出一種懷疑；對這個不正當的法，啊，他又信了，所以呀，這疑。疑正法而信邪法。這五種呢，就叫「五鈍使」。這是第三煩惱濁。因為有這五鈍使啊，就造成啊，很多的煩惱，所以這五鈍使做它的體性。

第四，是「眾生濁」。眾生啊，這個名稱啊，不要提它！為什麼不要提它呢？這眾生啊，太骯髒！你說，這個眾生，生的，都在一起生，生這麼多，

太不潔淨，不清淨！所以這個名稱啊，在菩薩，一提起這個眾生，這個名稱啊，那就認為很污濁的，所以這「眾生濁」。這個眾生啊，是不乾淨的東西，你不要以為自己了不起了！啊，污濁邈邈，你說哪個地方是，沒有什麼好的地方！所以這眾生啊，自己以為自己還，啊，很了不起！實際上啊，都在眾生濁裏頭，不清淨。

第五，是「命濁」。命濁啊，我們這一切的命運，都是很不乾淨的，在這個世界上。這五濁啊，也就講個大概，若詳細講啊，也是要很多時間的。

五濁惡世誓先入啊，這五濁的惡世啊，這個不好的，不乾淨的世界啊，我要先去教化眾生去。因為釋迦牟尼佛，就是啊，到這五濁惡世來教化眾生。這阿難呢，大約也要學他的師父這樣偉大的精神，來呀，到五濁惡世，不怕這一切的五濁啊，來染污，所以到這五濁惡世來教化眾生。

「如一眾生未成佛呀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」：如果呀，有一個眾生沒有成佛，我啊，也不成佛，我也不證果；這個泥洹呢，有的翻作涅槃，就不入涅槃。有一個眾生不成佛，他也不成佛。

這就好像啊，地藏菩薩的願力，說是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」，度盡，盡，就是一個眾生都沒有了，所以他才啊，成佛。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，這個他地藏王菩薩在地獄裏，同這些餓鬼呀，在一起。他說這個地獄啊，什麼時候不空啊，什麼時候他不成佛；一定要等到地獄空了，他才成佛！

那麼地獄什麼時候空呢？你不要替他擔心，空的時候就空了！不到空的時候，你怎麼擔心呢，地藏王菩薩也是不會成佛的；等到地獄空的時候，他成佛了！這是啊，終不於此取泥洹呢，就是我有一個眾生沒有度成佛的時候，我也不入涅槃，我也不去成佛去！

大雄大力大慈悲。希更審除微細惑。

「大雄」：在佛教裏那個大殿上啊，都稱「大雄寶殿」。什麼叫大雄呢？這個大雄，也就是一個「大英雄」，所以呀，叫大雄。這個大雄，它能以呀，破一切眾生的微細的這個惑。這個惑字，有讀(ㄉㄨㄛˋ)的，有讀(ㄉㄨㄛˋ)。就是啊，能破除一切眾生最微細，最微細這種的迷惑，也就是啊，「無明」。能破除啊，一切眾生的根本的無明，從根本上來解決，叫大雄。「大力呢」：能拔除啊，一切眾生的這個煩惱的根，把這個煩惱的根給拔出來了，這叫大力。煩惱根本，也就是無明。總而言之啊，這個大雄、大力呀，都把這個人的無明給破除而拔掉了它！大雄大力。

「大慈悲」：這種的慈悲，是啊，平等的慈悲，是無緣的慈悲，啊，是啊，普遍的慈悲。這個平等，在一切眾生，這個佛啊，以平等這個大慈，來啊，給一切的眾生的樂；又用這個同體的大悲，拔除眾生一切苦，把眾生的苦惱也都給拔出來了。那麼這個「拔」的意思啊，就是連這個根呢，苦的根都給拔出來。給這個樂呢，是給究竟的快樂，不是暫時的樂；究竟的快樂，令你呀，令一切眾生都明白本來的面目。這叫啊，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。

這個無緣呢，一切的菩薩，要度有緣的眾生；佛呢，是慈悲度無緣的眾生。菩薩，說誰和我有緣呢，我就度誰，有所選擇。跟這佛呢，他不選擇，無論哪一個眾生，和他有緣、沒有緣都度。無緣，因為沒有緣，他越要度！為什麼呢？你沒有緣，如果要度他，始終也是沒有緣呢！為什麼有的緣呢？就因為啊，你想要和他結緣，他才有緣。那麼最初都是沒有緣來著，所以呀，佛是運「無緣大慈啊」，他對任何一類的眾生，都去教化去，所以呀，這叫「大慈悲」。

「希更審除微細惑」：我希望啊，世尊用這個大雄大力大慈悲這種的力量啊，來審除我的，我自己所覺察不到的，我自己呀，所不明白的這種疑惑，這種啊，的煩惱，這種的無明。請佛呀，給我審除，給我看一看呢，如果有這種的細惑的時候啊，就給我除掉它！

令我早登無上覺啊。於十方界坐道場。

「令啊」：就使令；使令我阿難呢，早成佛道！「於十方界坐道場」：我也啊，到十方世界去教化眾生去，而建立道場，坐道場，我到那去啊，轉法輪教化眾生去。

舜若多性可銷亡。爍迦羅(ㄉㄩ)心無動轉。

什麼叫「舜若多」呢？前邊講一個叫「舜若多」的，不過前邊那個舜若多啊，翻譯中文，叫「解本際」，又叫「最初解」。在這呢，這個舜若多，就不那樣子翻譯，叫什麼呢？就叫一個「空」。舜若多，就是個虛空；舜若多性，就是這個「空性」。

「可銷亡」：可以沒有了。你說這個虛空會沒有嗎？虛空本來就沒有的，它還怎麼會再沒有？那麼這個阿難呢，舉出這麼一個比喻，說這個虛空本來不會沒有的，但是啊，假設虛空它會沒有，它會沒有的，舜若多性，舜若多，這是個空；性，就是那個空性。這個空性可以銷亡了；銷亡，就是

滅了、沒有了；你說空，這虛空怎麼還會消滅呢？你這個虛空怎麼把它填滿了？怎麼填法？沒有法子填滿的。但是啊，本來不能銷亡，可是啊，假如它會銷亡的。

「爍迦羅心無動轉」：這個爍迦羅呢，也就是這個「楞嚴王」，又叫爍迦羅。說啊，我這個堅固心，爍迦羅心，我這個堅固心，無動轉，我不會動的。我這個現在信這個佛啊，這個法，得到我的真心了！真心，就是我這個堅固的定心，也就是我這個決定的成佛的一個心。無動轉，永遠都不會動轉的！